

# 元明南戲攷略



趙景深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 元明南戏考略

赵景深 著



212021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北京

1202184



责任编辑：降 云  
封面题字：沈尹默  
封面设计：古 干

**元明南戏考略**

Yuanming Nanxi Kaolue

---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40,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3}{4}$  插页2

1990年10月北京新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1,460

---

ISBN 7-02-000854-2/I·855 定价 2.75 元

## 重印说明

《元明南戏考略》是赵景深先生的重要戏曲论著之一，自一九五八年出版后，一直没有重印。这次重印，作了一些文字订正，并补入了作者近撰《谈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与有关的两个剧本》一文。一九三四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宋元戏文本事》，是我国第一部辑佚宋元南戏的著作，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但初版印数不多，以后也没有再版过，趁这次重印《考略》，也一并将此书收入，作为附录。

本书重印，承周锡山同志协助作了一些工作，谨致谢忱。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序

这本小书里所收的十六篇有关元明南戏的短论都是我在一九三七——一九四九年这十二年间陆续写成的，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间又作了一些修订，就辑集出版作为我在一九五六年科学研究的细微成绩。这些短论的大意也曾在一九五四年复旦大学的科学报告会上报告过，题目是“关于南戏辑逸的问题”。

过去一向有一种错误的看法，认为先有元朝的北杂剧，然后才有明初的南传奇，好像先有北曲，后有南曲，宋元就没有南戏似的。这种错误的看法，连明朝的戏曲专家都不能免。如沈德符的《顾曲杂言》云：“北有《西厢》，南有《拜月》，杂剧变为戏文。”沈宠绥《度曲须知》云：“明兴，风声所被，北化为南。”吕天成《曲品》云：“金元创名杂剧，国初演作传奇。”王骥德《曲律》云：“胡语南人不习，我明又变而为南曲。”这种错误的看法，直到王国维的《宋元戏曲考》于一九一二年底和一九一三年初在上海《东方杂志》九、十卷连载（一九一五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时改名为《宋元戏曲史》），方才得到纠正。一九二〇年叶恭绰在英国伦敦小古玩铺发现《永乐大典》卷一三九九一的戏文三种，一九三一年影印出来，我们才能看到宋元戏文的全本。后来一九三二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出版，我们才知道宋元南戏的残文还有不少保留在各种曲谱和曲选里面。

由于郑振铎这书的启示，我就在一九三四年九月间出版了

《宋元戏文本事》，辑录了一些南戏的残文。接着三个月后钱南扬又出版了《宋元南戏百一录》，我们俩一共辑得残文五十六种。一九三六年影印的《南曲九宫正始》出版，陆侃如、冯沅君又出版了《南戏拾遗》，在我们所辑的以外，又增辑了七十二种。前后宋元南戏共得一百二十八种（其中有极少数是不可靠的或散曲被误收的）。大致南戏辑逸的工作已止于此。

但是，这工作是非常细致复杂的，因此，我们四个人也就难免没有错误。从一九三六年到我编定这本书的时候，又过了整整的二十年。在这二十年里面，新的材料陆续被发现，因此，曲文虽不能增加多少，“本事”是更加清楚了。由于《醉翁谈录》在日本的发现，《张资鸳鸯灯》和《吴舜英》的故事是更明白了，我就写了一篇《张资鸳鸯灯》。戴望舒在《岁时广记》和《绿窗新语》里发现《崔怀宝月夜闻筝》，我又写了一篇《崔怀宝月夜闻筝》。新近《古本戏曲丛刊》影印了抄本《黄孝子》，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藏有周明泰捐献的《江流记》，又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在《宋元戏文本事》上，这两个同题材的戏都写有专节，借此机会，我就重温了旧业。今本的《黄孝子》已经不是宋元南戏的本来面目，大约经过了一些删改，因此，曲谱中所收的一些曲子，颇有为《黄孝子》抄本所不载的，也有曲文多少有差异的，这样，对于抄本《黄孝子》和曲谱残文的比勘工作就相当重要，因此，我又改写了《黄孝子寻亲记》。《江流记》虽是承袭《西游记杂剧》的地方较多，但它有连带说白的第九出《掠人色胆包天大》，与曲谱残文相合的有八支之多，使我们对于本事有更明晰的了解，对曲文前后的安排获得更坚强的证据，这种比勘也还是不可少的，因此我又重写了《陈光蕊江流和尚》。与《黄孝子》理由相同，由于《古本戏

曲丛刊》影印了《重校金印记》，我又比勘了《合纵记》和《九宫正始》，重写了《苏秦衣锦还乡》。最近钱南扬汇合前出的三本南戏辑逸，新编成一本《宋元戏文辑佚》出版，舍弃《黄孝子》和《苏秦衣锦还乡》是对的（因为已有全本），但是这两种都不是本来面目，因此在我这本论文集里，辑录今本所没有的佚曲，比勘另一些与今本相异的残曲，使我们能够大致了解到一些原来的样子，也还是有必要的。

辑录宋元南戏，有时也会误收明人的传奇：宋元南戏有《太平钱》，明代传奇也有李玉的《太平钱》，一不小心，就会把李玉的《太平钱》也当作宋元南戏；《王祥卧冰》南戏是孝子故事，沈璟的《十孝记》也是孝子故事，这两个剧本也容易缠错。因此，我又写了《太平钱戏文和传奇》和《王祥卧冰和十孝记》，来作详细的辨别。另外一些优点和错误，我又写了一篇《过去南戏研究的成就和缺点》。我所高兴的是，我们四个人的缺点，钱南扬的新本《宋元戏文辑佚》差不多已经完全改正过来了。但我仍旧保留了这三篇文章，显示这二十年来我们是在怎样地辛勤考订，细心爬梳，克服了不少的困难。钱南扬在新本中《宋文太平钱》篇认为“这里的鬼乃是假托的”，那是上了福建戏油印本的当。恐怕福建戏的原本确是真鬼上场，那是被戏改工作改掉了。

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虽然相当重要，这曲谱所注的一些话却不一定完全可靠。我写了一篇《元明南戏的新资料》，大部分抱的是存疑的态度。但看这书错把沈璟《十孝记》写韩伯俞和王祥的故事三曲也当作南戏《王祥卧冰》，便可知道这曲谱并不完全“语必有徵”。

钱南扬、陆侃如、冯沅君和我自己都还只辑录宋元南戏，

不曾辑录明初南戏，对于“《荆》、《刘》、《拜》、《蔡》、《杀》”又把它们当作已有传本来看。实际上，这五种戏是不能算作明初传奇的。把《荆钗记》归之朱权，《杀狗记》归之徐岷，最多只能说这两位明初的戏曲家参加了改编的工作。高等教育部综合大学的“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把这五种戏划归“宋元”实是非常恰当的处理。《九宫正始》保留了一些残曲，在今本的这五种里找不到。我就陆续写了《王十朋荆钗记》、《刘智远白兔记》、《王瑞兰拜月亭》、《杀狗记》以及《蔡伯喈琵琶记》。例如，残曲中有一整出“误接丝鞭”就是通行本《拜月亭》里所没有的；元刊本《琵琶记》第四十一出全出，亦为通行本《琵琶记》所未收。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两全出思想性都比较强：前者斥责男子的负心，自己有了爱人，又要接受王丞相女儿的婚姻；后者暴露官场中人的贪婪。也许这两出为当时统治阶级所不容，方才删去的吧？明初的南戏是第一次辑集在我这本书里的。我从《九宫正始》里一共搜集了十九种。这十九种是任何文学史、戏剧史、曲话……里所不曾谈到的。我这本书最重要的，恐怕也就是在新本《宋元戏文辑佚》以外，能够搜辑到《荆》、《刘》、《拜》、《蔡》、《杀》、《黄孝子》、《金印》通行本里所看不到的残文以及明初南戏的残文。张大复《寒山堂曲谱》对于元明南戏的研究关系极大，我也作了系统的介绍。最后收录了《秋夜月》，其中谈到《王祥卧冰》、《苏武牧羊记》、《孟姜女送寒衣》等南戏的改本。

这本小书在整理的过程中，曾经得到胡忌先生的协助，谨此致谢。希望这本小书能够引起中国古典戏曲爱好者们以及戏剧史专家们的兴趣，并且诚恳地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指正。

赵景深 一九五七年二月。



## 目 次

过去对南戏研究的成就和缺点·····	1
王十朋荆钗记·····	13
刘智远白兔记·····	27
王瑞兰拜月亭·····	33
杀狗记·····	44
蔡伯喈琵琶记·····	49
黄孝子寻亲记·····	60
陈光蕊江流和尚·····	68
张资鸳鸯灯·····	78
崔怀宝月夜闻筝·····	82
王祥卧冰和十孝记·····	87
太平钱戏文和传奇·····	93
苏秦衣锦还乡·····	100
元明南戏的新资料·····	107
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	114
秋夜月·····	121
谈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与有关的两个剧本·····	123

附 录

宋元戏文本事

序 .....	143
一 王焕和王魁 .....	144
二 陈巡检梅岭失妻 .....	150
三 四种恋爱戏文 .....	156
四 王祥卧冰 .....	168
五 周黄两孝子 .....	178
六 江流和尚陈光蕊 .....	185
七 仅存三五曲的元代戏文 .....	190
八 仅存两曲的元代戏文 .....	196
九 仅存一曲的元代戏文 .....	202

## 过去对南戏研究的成就和缺点

过去我们对南戏的专题研究有专书刊行的，是下列三种：抽编的《宋元戏文本事》、钱南扬先生的《宋元南戏百一录》以及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先生合编的《南戏拾遗》。我的那本是一九三四年九月发行的，钱著比《本事》仅迟三月，而陆冯合著的却是由于《九宫正始》的发现才在一九三六年“拾遗”补充的。总的说来，这三书大都是从佚文的搜录、本事的考证、曲文的安排三方面着手的。因此，都忽略了南戏产生和发展的时代背景分析，故事演变的时代背景及其现实意义的说明——而这两点，恰恰也是研讨南戏极其首要的部份。

现在，本书所收的第一组短文，像《蔡伯喈》、《王十朋》、《刘智远》、《拜月亭》等篇，就希望补充地谈到故事演变的现实意义，从而也可约略看到南戏发展成为传奇的大致“规律”。虽然在这些短篇中所谈的也不过是极小的一部分，但我却认为，像《琵琶》、《白兔》、《荆钗》、《拜月》等剧的演变是可以代表南戏发展的主要方面的作品的。它们不论在文学内容上、音律上、舞台演出上，都是站在南戏演变为传奇的主导地位的。

解放后的今天，我们必须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整个南戏。由于种种原因，宋元南戏传留到现在的资料比起北曲杂剧来真是太少了；不过，我们已经可以肯定，它是一直为人民群众所爱好的戏剧。南戏在我国戏剧史上，也应占有极其重要的

地位。

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就会产生种种“猜测”和“推论”,这也能变成危险的论断。即就现今所见的三书而言,就都存在过这种缺点。大都是因为研究的精益求精和新资料的提供,才使我们发现从前的错误的推论,而且这里面有些事实,在今天看来,不免有当时幼稚可笑的感觉。先就我个人对《宋元戏文本事》的缺点来加以批评吧。

这本书收录的剧曲计五十种。其中的《周孝子》和《破窑记》两剧当时已有全本,却还不自觉地当作“辑佚”来收录(《拜月亭》是以附记形式出现的,姑且不论),这是粗枝大叶的作风,会给予读者不好的印象。此其一。

第二、当时在小序中曾提到:“为了恐怕专载佚文太枯燥,断简残篇凑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刚之感,于是也附一点本事,把残文贯串起来,使得读者看这一本书不像是掌掌古董,而像是在读几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说。”这样,虽然有本事连贯的长处,但原曲的次序却多有任意安排的缺点,并且这个缺点也不算太小。现在证明,像《黄孝子》剧就是错简得很厉害的。

第三、是运用资料的疏漏。当时只引用到《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这四部书来辑录逸文,撇去了其他可以为据的像《九宫谱定》、《南词定律》等书;并且就单从这四书来说,也有遗漏的曲文,如《黄孝子》的“三嘱咐”“喜还京”两曲原见《南九宫谱》是。此外,对于本事还有叙述不够充实的部份;《王祥卧冰》和《太平钱》还有错误。

《宋元戏文本事》出版以后,我曾经把这书和同时编就的《元人杂剧辑逸》寄给南京的吴梅先生请教,得到他的覆信,对于戏

地位。

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就会产生种种“猜测”和“推论”,这也能变成危险的论断。即就现今所见的三书而言,就都存在过这种缺点。大都是因为研究的精益求精和新资料的提供,才使我们发现从前的错误的推论,而且这里面有些事实,在今天看来,不免有当时幼稚可笑的感觉。先就我个人对《宋元戏文本事》的缺点来加以批评吧。

这本书收录的剧曲计五十种。其中的《周孝子》和《破窑记》两剧当时已有全本,却还不自觉地当作“辑佚”来收录(《拜月亭》是以附记形式出现的,姑且不论),这是粗枝大叶的作风,会给予读者不好的印象。此其一。

第二、当时在小序中曾提到:“为了恐怕专载佚文太枯燥,断简残篇凑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刚之感,于是也附一点本事,把残文贯串起来,使得读者看这一本书不像是掌掌古董,而像是在读几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说。”这样,虽然有本事连贯的长处,但原曲的次序却多有任意安排的缺点,并且这个缺点也不算太小。现在证明,像《黄孝子》剧就是错简得很厉害的。

第三、是运用资料的疏漏。当时只引用到《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这四部书来辑录逸文,撇去了其他可以为据的像《九宫谱定》、《南词定律》等书;并且就单从这四书来说,也有遗漏的曲文,如《黄孝子》的“三嘱咐”“喜还京”两曲原见《南九宫谱》是。此外,对于本事还有叙述不够充实的部份;《王祥卧冰》和《太平钱》还有错误。

《宋元戏文本事》出版以后,我曾经把这书和同时编就的《元人杂剧辑逸》寄给南京的吴梅先生请教,得到他的覆信,对于戏

地位。

没有足够的研究资料,就会产生种种“猜测”和“推论”,这也能变成危险的论断。即就现今所见的三书而言,就都存在过这种缺点。大都是因为研究的精益求精和新资料的提供,才使我们发现从前的错误的推论,而且这里面有些事实,在今天看来,不免有当时幼稚可笑的感觉。先就我个人对《宋元戏文本事》的缺点来加以批评吧。

这本书收录的剧曲计五十种。其中的《周孝子》和《破窑记》两剧当时已有全本,却还不自觉地当作“辑佚”来收录(《拜月亭》是以附记形式出现的,姑且不论),这是粗枝大叶的作风,会给予读者不好的印象。此其一。

第二、当时在小序中曾提到:“为了恐怕专载佚文太枯燥,断简残篇凑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刚之感,于是也附一点本事,把残文贯串起来,使得读者看这一本书不像是掌掌古董,而像是在读几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说。”这样,虽然有本事连贯的长处,但原曲的次序却多有任意安排的缺点,并且这个缺点也不算太小。现在证明,像《黄孝子》剧就是错简得很厉害的。

第三、是运用资料的疏漏。当时只引用到《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九宫大成谱》这四部书来辑录逸文,撇去了其他可以为据的像《九宫谱定》、《南词定律》等书;并且就单从这四书来说,也有遗漏的曲文,如《黄孝子》的“三嘱咐”“喜还京”两曲原见《南九宫谱》是。此外,对于本事还有叙述不够充实的部份;《王祥卧冰》和《太平钱》还有错误。

《宋元戏文本事》出版以后,我曾经把这书和同时编就的《元人杂剧辑逸》寄给南京的吴梅先生请教,得到他的覆信,对于戏

《拜月亭》第二十六出“皇华悲遇”联套：

上马踢 月儿高 套江令 狼草虫 前腔 罗带儿  
前腔 前腔 灞陵桥 前腔 前腔 新水令 销金帐  
前腔 前腔 前腔 前腔 前腔 思园春 粉孩儿  
福马郎 红芍药 红衫儿 会河阳 缕缕金 越恁好  
红绣鞋 尾声

可见古剧中不一定四支联用。《杀狗》缺“雌雄画眉”和“山东刘袞”，《拜月》仅用“灞陵桥”，且连用三曲；今再回看《卧冰记》中四支，“雌雄画眉”和“山东刘袞”同写雪地，确有可以连接的痕迹。但“灞陵桥”写毒计，“叠字锦”写推车出外，均为后事，时间不相及，断不可连。——最多只可能说是别有“灞陵桥”“叠字锦”俱佚而已。

《太平钱》有两种：一种是元南戏《朱文鬼赠太平钱》，另一种是明李玄玉的《太平钱》。我所收的“小措大”曲实是明传奇，在《戏文本事》中是错收的，也就更不应该录全套了。现本书有短文《太平钱戏文和传奇》专及此事。

吴梅先生故世后不久，就发现了脉望馆《孤本元明杂剧》：这是由于抗战，他无从一见。又信中所说的《赤壁赋》，收入“元明杂剧”者和《贬黄州》实是两剧；《贬黄州》今存《孤本元明杂剧》中，不再是“辑逸”的元曲了。我近来重新修改《元人杂剧辑逸》为《元人杂剧钩沈》，凡前有错误之处，或因新资料的发现可删去的部份，均已一一改正。王古鲁先生译著的《中国近世戏曲史》也已有了新版和增补的篇幅。

钱南扬先生的《百一录》，它所收录的南戏残文比我的《本

事》要多出不少。虽然有不少曲文也有错收的情形，但他的毅力和细心显然是超过了我的。我和他两书辑录的时间是极相近的，可是他运用的参考资料有许多是我所不曾触及的。《百一录》卷首“总说”的部份，分成“名称”“起原和沿革”“结构”“曲律”“文章”“名目”六章，对南戏作了概括的分析和介绍，也是很有意义的。

以下就个人的所得，把《百一录》中的错误说出来，虽然是比较琐碎的意见：

一、面六十九说：“《玉月英月下留鞋》，此戏疑即《情史》引《怪林续记》‘张蔭’事。”按，情节殊不相类。它当与《元曲选》的《玉月英元夜留鞋记》和京剧的《卖胭脂》同为一事。来源是刘义庆的《幽明录》“买粉儿”，见《太平广记》卷二七四，并见郑振铎先生的《痴庵集》，“古本戏曲丛刊”本《胭脂记》也是同类的故事。

二、面一一二的《苏小卿月夜贩茶船》，同题材的作品很多。除《百一录》已举外，尚有元杂剧纪君祥的《信安王断复贩茶船》，无名氏的《豫章城人月两团圆》。元人散曲咏及此故事的更多，不一一列举。我的《小说戏曲新考》中有《双渐和苏卿》篇，且有明人所记故事的梗概。

三、面一四一言及“西厢”故事有睢景臣《莺莺牡丹记》一本，实误，《莺莺牡丹记》中莺莺非《西厢记》的崔莺莺，本事可看宋刘斧的《青琐高议》“张浩”篇，小题是“花下与李氏结婚”。《警世通言》第二十九卷的《宿香亭张浩遇莺莺》几乎就全用刘斧的原文。元南戏另有《张浩》，见《九宫正始》残曲所引，本事亦应同此。《醉翁谈录》有宋人平话《牡丹记》。

四、面一四三的《张资鸳鸯灯》，“玩仙灯”曲文的推论，已可



肯定，本事亦可增加。详见本书《张资鸳鸯灯》篇。

五、面一五〇《朱文鬼赠太平钱》的叙述及误用的曲文，亦有本书另篇《太平钱戏文和传奇》可资改正的地方。

六、面一五四“杨文魁《王魁不负心》”句，第一“魁”字应作“奎”。

七、面一六二《陈光蕊江流和尚》，引《雍熙乐府》“拗芝麻”曲，不分段落，误。可据《九宫正始》卷十所收的“应时明近”“双赤子”“画眉儿”诸曲改正。

八、面一七二《苏秦衣锦还乡》，今存“暖红室”本《金印记》及“古本戏曲丛刊”本的《金印记》，可作比勘。详见本书的《苏秦衣锦还乡》篇。

九、面一七七《王孝子寻母》，应即《黄孝子寻亲记》。本书有专篇谈及。钱先生过于拘泥，以致阙失过多。注云：“元明北剧有无名氏《认金梳孤儿寻母》，见《也是园书目》，恐怕也演此事。”《认金梳》剧今存《孤本元明杂剧》中，与《王孝子》南戏无关。

十、面一七九《苏武牧羊记》，今存“古本戏曲丛刊”本傅藏抄本，共计二十五出。《百一录》所收的九出和残文，都可以比勘。可另作一文以明《苏武牧羊记》南戏的演变及其内容介绍。

十一、面二一四《林招得三负心》引“金犯令”，亦见《南音三籁》，“金犯令”系集曲，由“四块金”“五马江儿水”“摊破金字令”集合而成。

十二、面二一五《百花亭》，原说云：“惟《南词叙录》并收《贺怜怜烟花怨》与《百花亭》，明是两本，未敢遽行并合。”其论甚是。但元南戏又有《风流合》及《风流合三十》、《王焕》三名，钱先生却未提及。综上所述，咏“风流王焕百花亭”（女主角名贺怜怜）故

事的剧名已有混称如此，推想该戏的演变情况也颇为复杂。

至于面二一九和二二〇《生死夫妻》，误收明末范香令所作的同名传奇“金蓼朝元歌”一曲和“重叠金水令”一曲，已经隋树森兄指出。《王祥行孝》和《十孝记》的错误部分也有专文《王祥卧冰和十孝记》叙述了。

最后要谈到的是陆冯合作的《南戏拾遗》。

《南戏拾遗》可以说是专门在《九宫正始》抄本出现影印后，搜录《宋元戏文本事》和《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未收的宋元南戏部份。所以名为“拾遗”，其实主要也是新资料的搜录。在序例导言中分为六小节，那就是：“曲的辑逸”“九宫正始”“钮少雅”“徐迎庆”“骷髏格”以及“元传奇”；对于“元传奇”来说，卷上所收的七十二种剧曲是完全新增的，卷下的四十三种剧曲是补我的《本事》和“钱录”的不足的。为了节省篇幅起见，新增的七十二种剧目和《本事》及“钱录”总收的一百馀目皆不备列（有的不能确定是元是明的）。这里就《南戏拾遗》上下两卷剧曲部分的优缺点指出如下。

卷上七十二种剧目和卷下四十三种是依笔划次序排列的，这是比较好的办法，“钱录”的次序排列的确找起来不很方便。另一方面，虽然剧目依笔划为序，但有的剧目名称不能统一，像《张资》即《鸳鸯灯》，《百花亭》即《王焕》，《留鞋记》即《郭华》……等，使用起来，也会感到些许麻烦。不过就总的说，好处到底较多。这是对南戏名目以笔划排列的较早试行，是值得称赞的。

其次是每剧汇录的次序：先本事，次出处，次推测是何角色在何时何地所唱，最后殿以曲文。——这样的做法也比较客

观。既不像我那样的“武断”安排，也比“钱录”的稍加说明者来得详尽些（钱录有的竟不加说明）。对于曲文卷次出处也注得最分明。也收只剩一二句的残文。

以上都是《南戏拾遗》值得提出的优点。其他琐碎的缺点也有一些，今作说明如后：（与前说有相同的诸条，不重叙。）

一、十孝记 此剧是明代末叶沈璟的作品，并非元传奇，不应收入。我首先写《王祥卧冰和十孝记》一文（收入本书），后来有隋树森先生的短评和傅惜华先生的《十孝记逸文》（皆见《俗文学》），均可为证。

二、王仙客 《九宫正始》卷九收“婆罗门赚”和“换头”两曲虽题“元传奇”，但卷二的三曲“双鸂鶒”题的却是“无双传”。《王仙客》故事情节虽同《无双传》，但这两个不同的名称是否即为一剧实在可疑。若《南戏拾遗》同收卷二和卷九的曲文，则在《王仙客》下应在括号内附注“无双传”字样。又据《正始》卷一的“滴滴金”曲原注云：

按此《明珠记》，元时先有佚名氏《王仙客》本；后又有平原白寿之之《无双传》。今此“金卮泛菡绿”套即其词也。今被陆天池窃用于《明珠记》耳。

可见《王仙客》、《无双传》、《明珠记》之剧虽有一定的因袭成份，却未必是相同的一剧。故收《王仙客》涉及“双鸂鶒”曲者，应注“无双传”字样，至少也应有一段说明。

三、朱夫人 原注“本事未详”，但元杂剧有无名氏的《还牢旦》，《续录鬼簿》题作“镇山夫人还守（牢）旦”，可补。

四、吴舜英 疑即“黄舜英”，“吴”“黄”形似。本事见宋罗烨《醉翁谈录》壬集卷二“崔木因妓得家室”。与《南戏拾遗》所推测

的“妓女与公子恋爱剧”内容正合。如“越恁好”曲有“和伊填词和曲吟咏诗”，醉翁谈录也叙及此事。大意是崔木遇妓赛赛，赛赛复介绍她的邻居黄舜英和他成为配偶。

五、浣纱女 原注：“《太和正音谱》有赵明远杂剧《范蠡归湖》，今不传。”按，今存一折，收入《雍熙乐府》，我已收入《元人杂剧钩沈》。又，这里的“浣纱女”恐怕不是西施，而是伍子胥所遇见的浣纱女。

六、高汉卿 此剧应即是《南词叙录》列入本(明)朝的《高汉卿罗囊记》，似非元人剧本。郑振铎《中国文学史》第四册记邱濬《罗囊记》条云：“胡文焕《群音类选》存‘相赠罗囊’‘春游锡山’‘刘公赏菊’‘罗囊重会’四出，叙的是以一个罗囊为姻缘的线串之恋爱剧。”《南音三籁》卷上有《罗囊记》“春游”，当即“春游锡山”。今《南戏拾遗》所录的“惜奴娇序”及“换头”，应是“刘公赏菊”里的。

七、“现团圆桂轮”《南戏拾遗》原说：“但是我们总猜疑‘现团圆桂轮’是散套而不是传奇。第二册录下列三曲，注作‘遏云奇选’，元散套，而第一句就是这五个字，可证。”又：“同册又录二曲，却作‘明散套’。”综观前后所录八曲，全描写元宵景致，也全是散曲口气，确不应作剧目残曲收录。

八、郑信 原云：“本事无考。”按，此即《红白蜘蛛记》，散曲“刷子序”套咏古传奇有“郑将军红白蜘蛛”，即指此。《醒世恒言》有“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全叙该事，甚详。

九、“郑琼”应作“郑琼英”。《九宫正始》收“红林擒”曲残句原如此名。

十、“玩灯时”应是散套名而不是剧名。《九宫正始》于仙吕入

双调“五韵美带香罗带”注云“正合元散调玩灯时体”，可为确证。今所收“掉角儿”一曲全合玩灯的叙述。

以下为卷下部分。这部分原以《九宫正始》的元传奇曲补正我《戏文本事》及钱著的不足，但《南戏拾遗》在《九宫正始》曲文搜辑时，偶有收错的，如《冻苏秦》的“簇杖”，应是《崔君瑞江天暮雪》里的。

十一、子母冤家 隋树森先生在《东方杂志》上作有“关于南戏子母冤家”一文，认为《子母冤家》和《张翠莲》为一剧，恐不妥当。《南戏拾遗》列《张翠莲》在卷上，另作一剧是对的，但应说明二者的关系。《新编南九宫词》错把《张翠莲》的曲子并到《子母冤家》里面去了。

十二、冻苏秦 《九宫正始》均作“明传奇”，又收《金印记》曲。关于此戏的复杂内容和变化，本书另有《苏秦衣锦还乡》一文专及，不再详述。

十三、崔君瑞 《九宫正始》也作“明传奇”。此戏本事煞费讨论，如与元杂剧《潇湘夜雨》的类同内容，与明代传奇《江天》雪的关系，《江雪舟》的关系等等，非作详尽的研究不可。单就《南词叙录》的全名《崔君瑞江天暮雪》来看，即使由于和《潇湘夜雨》内容相似，但不敢由此肯定就是摹拟的作品。《南戏拾遗》又漏引《九宫正始》第三册的“紫苏丸”。

十四、诈妮子 现在仅能见到的南戏残曲三支，似不能贸然加以论定说：“不过从南戏残曲看来，其情节与关汉卿杂剧《诈妮子调风月》不尽同。”即如“绣停针”曲内容，虽然是小千户与一女子游春相会事，但该女子恐非关剧之燕燕，或许是关剧中“正末，外旦郊外一折”的“外旦”，那末内容就正自相合。

根据以上对于过去研究南戏三书批评的结果，我的结论和希望是：现在我们先必需依据现有的资料，作出南戏发展历史的具体而可靠的结论。比如像过去曾存在过的“《琵琶》为南戏之祖”的错误看法，南戏比北曲杂剧“文辞幼稚”的看法都必须大力纠正。从元代南戏剧本不多见的情况，更足以说明它是接近人民的产品。（北曲杂剧在元时有政治势力的支持，情形和南戏不同。）其次，现存的南戏资料虽则不多，但根据这些，我们也已可得到不少概念，从而对明代戏剧（明传奇）的因袭性和更改旧作的地方也可作一研究，尤其是文人作品的产生和它与现实脱离这方面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对于我国整个戏剧史的发展上说，也是极重要的一环。

## 王十朋荆钗记

自从明代相沿的“荆、刘、拜、杀”的称谓盛行以来，就可以看出《荆钗记》在南戏中的地位了。直到今天，在昆剧中所保存的《荆钗记》剧目，还有三十出左右，于此，也可知它在舞台上的成就是超过其他戏曲的。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在论及南戏时，主张《荆钗记》是明朱权（别号丹邱）的作品，近人多遵循其说，只有青木正儿和蒋瑞藻取怀疑态度。在《元明南戏新资料》一文中，另有“吴门学究敬仙书会柯丹邱”一说。我们也略略分析过柯丹邱可能是柯九思外另一人，他是书会的编剧者。虽然这些都不能成为定论，但可以推想现传的《荆钗记》决不是一人的创作，而是多人改编过后的本子。这个“推想”的论断是否成立，我们只要比较一下《南曲九宫正始》、影印抄本《王状元荆钗记》以及汲古阁“六十种曲”《荆钗记》的曲文异同就可以知道。

《九宫正始》全称是《汇纂元谱南曲九宫正始》，卷首“臆论”中说：

词曲始于大元，兹选俱集天历至正间诸名人所著传奇、套数原文古调，以为章程，故宁质毋文。

虽然不能确证它所收的是元曲，但以现存南戏目录和残曲而论，《九宫正始》确是拥有最多的资料。并且比较它和蒋孝《旧南宫

谱》的相同曲文，也足见它所录的元剧残曲极为可靠。

《九宫正始》录《王十朋》曲文为《荆钗记》所无者有：

〔武陵春〕白首奔波，便不荒凉滋味索。盼庐陵何处，几点断云依约，笑衰年还更傍谁倚托，笑衰年还更傍谁倚托，渐寒风中人衣袂薄。兀自前途去，恁悠悠，经历尽水上孤村山外郭，景物销铄。买得香醪三四酌，把我愁肠洗荡著，洗荡著。想人心人面怎猜度，这一个禁持，那一个做作，似枪锋剑锷。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兀的不气杀人也么哥！都将摆落。惟有好人情分浑如昨，不比寻常世态恶。

〔前腔〕自分沟壑，百岁光阴一梦若。我如今到彼，沾伊禄养，岂不差作？难道伊不言时我不觉，伊不言时我不觉？怕相逢两下犹惊愕。若把往事重提起，怎迟却！当时恩眷也有十分渥，曾借我小堂栖泊，曾受我黄金与伊壮行囊。岂可伊家不领略，不领略？又何苦离家直恁少思索！自斟酌，只待合六州生铁铸一错。眼见斜阳下，怕见斜阳下，拖一条竹杖，一量芒屨。投宿前村莫担阁。

这两曲，看曲意相当于《荆钗记》（指“六十种曲”本，下同）第四十一出“晤婿”，但今本有此行路“八声甘州”曲文，却是从另一本南戏《锦香亭》借用的。《九宫正始》卷三收“八声甘州”题“元传奇”《孟月梅》（即《锦香亭》）词二支：

春深离故家，叹倦客旅邸，游子天涯。一鞭行色，遥指剩水残霞。墙头嫩柳篱上花，望古树枯藤栖暮鸦。嗟呀，遍长途触目桑麻。

〔前腔〕呀呀，幽禽聚远沙。对芳菲禾黍，宛似蒹葭。江山如画，无限野草闲花。旗亭小桥景最佳，见竹锁桥边三两家。渔艇，弄新腔一笛堪夸。

于首曲有注云：“此本为今改本《荆钗记》所窃。况《荆钗记》此折



之引子亦窃元传奇《郑元和》者也。”此外《南九宫谱》和《南词新谱》也都说是改本《荆钗记》借用的，可见此出原词正是上面的“武陵春”。从曲文比较，“武陵春”二支，心理描写极好，句法生动。或许是词句过长的缘故，太加重了演唱者的负担，故而改用“八声甘州”也未可知。“八声甘州”曲文颇似元人散曲，有优美的景致描写，但生动处不及原作。

还有第十六出“赴试”，古本《五十期》恐怕也不是用“水花鱼”三支、“甘州歌”四支和“尾”的。因为我们在《九宫正始》卷二的“念奴娇”和卷三的“小措大”“长拍”三曲中可另外钩稽出能够适应《荆钗记》“赴试”情节的曲文。并稍作排比次序如后：

〔念奴娇〕极目长安，云尽处，几点雁行明灭。一片澄江，映带柳花如雪。举案情深，趋庭训远，无奈肠千结。依依游侣，偏逢春暮时节。

〔小措大〕人生如梦，何须苦恋京华？见一片钓台，俯瞰汀沙。想当日被羊裘，坐峻岩下，渔竿三尺轻把，怎倒与云台同入画？今尚夸，汉代功臣孰似他？奈微名使人萦挂，等闲负却烟霞。

〔长拍〕汹汹长江，茫茫大水，小艇怎生禁驾？鸬鹚鹈鹕，看参差飞落蒹葭。岩树郁槎牙，渐斜光欲隐，牛羊争下。霏霏苍烟横似织，带几点暮归鸦。来往橹声，咿唔哑哑，正暗潮拍岸，风扫芦花。

“念奴娇”原注云：“此乃古本《五十期》登程引子之原文。”今看曲文“举案情深，趋庭训远”，当是王十朋别妻和母后赶路所唱，即在今本“分别”别家以后。倘使认为第三十三出“赴任”，那是他和母亲同行，不再是“趋庭训远”的了。照一般南曲惯例，“长拍”后必接“短拍”，惜《正始》未录。又就“小措大”曲辞看，像是经过严子陵七里滩遗址的。《正始》在“小措大”曲后亦有原注：

此“小措大”一调，自来传奇，散套用之者实少，止于古本《五十期》见有

此调全套。向被改本《荆钗记》删去之，致今人无有识者。

“长拍”和“小措大”韵同意同，白属“全套”中两支无疑；可惜其他的曲文无从获见，因而也不能同“赴试”作详细比较了。

其他像第九出“绣房”，今本的“一江风”曲是：

绣房中，袅袅香烟喷，翦翦轻风送。但晨昏问寝高堂，须把椿萱奉。忙梳早整容，忙梳早整容，惟勤针指功，怕窗外花影日移动。

《九宫正始》第五册有类同的“一江风”：

瑞烟浓，翦翦轻风送，日照香奁永。向高堂问寝归来，慢把金针弄。何事不为容，何事不为容？留心在女工，绣花枝怕绣出双飞凤。

原注云：“今时唱‘绣房中’是其次曲。”我却以为并非今本删去此曲，而是今本掉换、偷改古曲，有重复意义的曲句如“翦翦轻风送”“向高堂问寝归来”“留心在女工”诸句可证，细心的读者一定能觉察出来的。而且就曲牌惯例，“一江风”较少连用，如《牡丹亭》“学堂”、《西楼记》“拆书”均是。（《秋夜月》收“钱玉莲绣房议婚”，前二曲“一江风”颇似《荆钗记》，但此后完全不同，且以“一江风”连用到底，另作别论。）

第二十六出“投江”，《荆钗记》的“糖多令”是：

无奈祸临头，今朝拚死休，如痴似醉任飘流。不想舟人捞救，我身出丑，脸惭羞。

《九宫正始》“元传奇”《玉十朋》却是：

匹妇丧沟渠，今朝妾亦如。且浮且没任为鱼。不想舟人救取，身出丑，口长吁。

按《荆钗记》“投江”出“糖多令”后接“玉交枝”四支皆用鱼模韵，故《正始》所录的应是原文。

第三十二出“遣音”，《荆钗记》的“榴花泣”曲是：

守官如水，胸次莹无瑕。薄税敛，省刑罚，抚安民庶禁行猎。幸喜词清讼简，无事早休衙。依条按法，想绳一戒百谁不怕！待三年任满期瓜，诏书来早晚迁加。

《九宫正始》的“榴花泣”和此大不相同：

我一官清白，为国不于家。无别事，早休衙。但寻常修下一书札，有甚余钱闲钞为你厚赍发。待他时及瓜，倘天恩重召还都下，忍教他玉貌花容，流落在海角天涯。

这支曲文意义极为重要，他道出了剧作家的愿望。“一官清白，为国不于家”的想法是当时一般人对“清官”的理想愿望。改本的词句，尤为明显。“薄税敛，省刑罚，抚安民庶禁行猎”，岂不是“包公”型人物的形象么？

还有第二十八出的“胜如花”曲，沈璟《南九宫谱》和沈自晋《南词新谱》俱题为“新荆钗”。《南音三籁》引词隐生（即沈璟）说：“此曲不知何人所增，其调不知何所本。但腔甚可爱，不可不录。”似此曲“胜如花”为明人所增。可是《九宫正始》引此一曲，注云：“此曲按古本《王十朋》，原止一阙，今之《荆钗记》添为四曲……。”验之汲古阁本，果为四曲。则今本四曲“胜如花”，其首曲似是古本。沈璟所怀疑者，未有他据，只得存疑了。

第三十三出“赴任”，通称“梅岭”，有“朝元歌”四支。《九宫正始》“朝元歌”作“朝元令”，所收四曲，前两曲和今本大不同：

山程水程，举目苍烟迥；长亭短亭，回首遥天暝。只为功名，远离乡非。趲到潮阳任所，带月披星。车尘马足不暂停，牧笛陇头鸣，渔舟江上横。(合)漫劳追省，终有日再图家庆，再图家庆。

过得危巖绝顶，野花开又馨，溪涧水冷飗。丛林掩映，哀猿谁忍听！若不是卑人薄命，媳妇犹生，我和他双双御輿无限情。且自趲程行，休将往事萦。(合前)

并有注云：

此调按古本《王十朋》仅此二阙。后至改本《荆钗记》，增为四曲。且第一、第二之章句，皆相似；但词文与此绝不同。

可见“六十种曲”的《荆钗记》也是以古本的两曲改成四曲的那一系统的本子。

第四十三出“执柯”的“三段子”，也像“一江风”和“糖多令”的改动情况。我们试先看今本的曲子：

事当隐忍，未可便一时怒嗔。你再不娶亲，我只愁你断子绝孙谁拜坟！言激心恼空怀忿，我今纵不谐秦晋，也不会家中绝后昆。

《九宫正始》卷一收的是：

事当自尽，怎如他辜情负恩。若不再婚，只愁伊断子绝孙。人生百岁如朝露，弃螟蛉一子承宗胤，也不苦身终无人上坟。

此外值得一提的仅是十二出的“合套”。此出今本连用“惜奴娇”两支，《九宫正始》也收“惜奴娇序”两支，相互比较的结果，第一支有改动的痕迹，第二支就完全不像了。现在也附录于后。和前例相同，先录今本，后录《正始》。

〔惜奴娇〕只为家道贫穷，守荆钗裙布，谨身节用。今为姻眷，惟恐玷辱亲家门风。空空，愧乏房奩来陪奉，望高堂垂怜宠。(合)喜气浓，悄

似仙郎仙女，会合仙宫。

〔前腔〕忻逢，夫婿宽洪，可留心遵守，四德三从。勤攻诗赋，休得要效学飘蓬。重重，命蹇时乖长如梦。谢良言，开愚蒙。（合前）（以上今本）

〔惜奴娇序〕只为家道贫穷，不曾整备，一物相供。忝为姻眷，只愁咱玷辱亲翁。囡囡，有甚妆奁来陪奉，谢慈颜厮知重。（合）喜气浓，悄一似仙郎仙女，会合仙宫。

〔换头〕难逢，倾国芳容，惯描花挑绣，习学针工。更留心书史，能遵四德三从。和司。菽水高堂相承奉。谢冰人，借光宠。（合前）（以上《正始》）

除曲文有大更动外，其次，稍有更改的部分也值得注意。在这里我们可以见到曲文由“俗”到“雅”的演变过程。

南戏本是用极通俗的口语写作的，我们往往称之为“本色”。他们的作者也往往全是不得意的人：或许是学究型的潦倒文人，略通文笔的书会编纂人，——但是，他们是接近人民群众的，和“雅士”有基本的差别。所以，不论是那一个剧本。它一到了文人学士的手中就会变了样。曲文修改得既高深，又合律，又藻丽，可是原来的基本精神，豪爽、自然、粗犷的优点就被摧残了，难得复原了。例如第二出“玉芙蓉”曲，今本首三句仅“朝野”《正始》作“天府”，末二句与古本全同；中间就略有差异。如以《九宫正始》代表古本，是“闲中岁月莫虚度，窗下图书可诵读。时不遇，且藏珍赜医。”汲古阁本是：“窗前岁月莫虚度，灯下简编可卷舒。时不遇，且藏诸赜医。”两下比较，“图书可诵读”，和“简编可卷舒”，俗、雅一看即知。又如第六出“簇御林”：

亲师范，近友朋，把诗书勤讲明。聚萤凿壁真堪敬。他们都显父母，

扬名姓；奋鹏程名题雁塔，白屋显公卿。

《九宫正始》卷六收此，除首字“亲”作“尊”外，前三句全同；它所录的是：“趁禹门浪激桃花映，只图个耀父母，扬名姓；奋鹏程扶摇九万，白屋显公卿。”为凑字数，在“扶摇九万”下割去“里”字，但比“名题雁塔”，意义仍浅露得多。更可见后者是成熟的语句。第七出“秋夜月”曲，今本是：

家富豪，少甚财和宝。未毕姻亲，紫牵怀抱。思量命犯孤星照，没一个老瓢。

古本是：

家富豪，有的珍和宝。只少个妖娆，将他搂抱。思量命犯孤星照，吃时不饱，睡时不著。

这个例子极好。从两曲的差异来说，古本是多么的浅显明白，而曲文又是多么的豪辣爽快。今本却改动得“文雅”多了。他让孙汝权那样的人物居然也装扮得“温文尔雅”起来了！

还有第十五出的“疏影”，《九宫正始》原作：

光阴荏苒，叹孩儿去后，愁病相兼。为念穷亲，迎归别院，忙看苦尽回甜。粗衣糲食心无歉，借口居怕恚憎嫌。欲赴春闈，暂抛亲舍，吉凶难占。

《荆钗记》却改成：

韶光荏苒，叹桑榆暮景，贫困相兼。半载忧愁，一家艰苦，未知何日回甜。粗衣糲食心无歉，为亲老常怀凄惨。安人贤会，秀才儒雅，小姐贞洁。

主要的区别在末三句。前者似为生唱，后者为末唱，意义文句自应改异。但改本“贞洁”的“洁”字竟至失韵（《王状元》本作“坚”，较是），大为不妥。

诸如此类的改动处，我们已可见古本与改本的差异了。上面所举几例是比较显著的。

《九宫正始》共录“元传奇”《王十朋》曲文七十五支，在它们与《荆钗记》中有同曲收录的比较下，极大多数是曾经作了由“俗”到“雅”、由粗豪到细致的修改的。为了避免琐碎的叙述和麻烦，不再一一比勘。《王状元》本和《荆钗记》同一曲的差异极小，也可从略。

最后还应该附带提到的是，《九宫正始》偶也录有明改本《荆钗记》曲文，如卷五的“琐窗寒”和卷九的“迎仙客”。“迎仙客”一曲原注“明改本《王十朋》”，且为今本《荆钗记》所无。照录如下：

论婚嫁，笑呵呵，男有室，女有家。看明年生下小娃娃，便请姑婆吃碗秃秃茶。

从曲意看，此曲应为第十二出“合巹”时媒婆所唱。按，此出今本有“花心动”曲，仅前三句，而《九宫正始》所录原共六句。

适遣囡囡，奈眉山慵画，鬓云羞笼。月满风台，星渡鹊桥，喜和气一门填拥。

并有注云：“此调按古本《王十朋》，原文止有此前六句，今之改本《荆钗记》仍续其后五句，毕此全章，亦可。今从。其备此庶免不终。”后五句见下。《南九宫谱》和《南词新谱》也有著录。

淡妆浓抹千娇种，看承似珠擎璧捧。喜气浓，似仙郎仙女，会合仙宫。

果如《九宫正始》所说，则古本《王十朋》固不同今“六十种曲”的《荆钗记》，也还有改本《荆钗记》和汲古阁的歧异。至少，我们已可看到现存“合套”出的曲文是曾有不少改动的。《南音三籁》卷下有一段短跋对《荆钗记》的说明，颇有意思：

近见臧晋叔新订本，此套（即指“合套”出曲文）大有异同。（臧晋叔）以为得柯丹丘真本，然恐骇观听，不以易此。

我们看汲古阁本此出曲套是：

风马儿 “琐寒窗”（同琐窗寒） 前腔 “前腔” 宝鼎  
儿 “花心动” “惜奴娇” “前腔” 斗黑麻 前腔  
“锦衣香” “浆水令” 尾

其十三曲中，加括号的七曲为《九宫正始》收录，是此出中曲文的主要曲子。于此可见臧晋叔改本“以为得柯丹丘真本”“大有异同”者，正是他冒托古制的欺人之说。由此亦可旁推《正始》所谓改本《荆钗记》，或即是类同臧本者亦未可知！

末后，附录不能确知在何出的曲文。这些曲文，当然也是各种《荆钗记》的现存逸文了。

《九宫正始》卷二注文残句：（二十七出“忆母”雁鱼锦曲似分为两句）

〔二犯渔家傲〕……论早晚论寒暑……。

《南九宫谱》卷十二：

〔哭相思〕人死家空情黯，奈气力都消减。自问别心中常惨惨，今见了



越伤感。(《王状元》本四十八出有类此曲句)

《南词定律》三曲：

【芍药挂雁灯】伊和我何处分形，听惊鸣孤鸿远灯。只见江声摆断寒庐影，恰正是月落潮来天地青。

【品令】三年为儿，夫妻异床。行行止止，何曾离却几傍。深思痛想，忍令儿长往？留别计休常撇漾。传言问，莫惜雁杳鱼沉，山遥路长。

【供养江水】伊休谦让，你安心尽职黄堂。到边三月外，有信到君旁。恨吾无子女，赖你续世芳。我夫妇好凄惶，最苦是非亲父娘！

《吴歈萃雅》和《词林逸响》另收通行本《荆钗记》以外的戏一出，曲牌联套是：“白练序”“前腔”“赚”“前腔”“红芍药”“前腔”“尾声”七支；前者题名“相别”，后者题“别任”。《秋夜月》收“十朋母官亭遇雪”“孙汝权假装卖花”二出，悉是明人增出者，以词文过长，不备录。

“古本戏曲丛刊”有《原本王状元荆钗记》抄本，题下注“温泉子編集，梦仙子校正”字样，那末《荆钗记》除丹邱外，又有温泉子一说，温泉子可能是柯丹邱的别号，但亦无确证可查。为便于说明起见，我们不妨称此本为《王状元》本。

《王状元》本共四十八出，无出名，如果把剧中所收诸曲校“六十种曲”本和《九宫正始》残曲，可知《王状元》本是相近“六十种曲”的。再就《王状元》和《荆钗记》比较的结果，其显著的区别有下列两点：

一、出数的差异 《荆钗记》和《王状元》虽则都是四十八出，但编排的先后却大有不同；综说之如下：

《荆钗》第三出“庆诞”，《王状元》为第四出。

《荆钗》第四出“堂试”，《王状元》为第三出。

《荆钗》第五出“启媒”至第十六出“赴试”，《王状元》本同。

《荆钗》第十七出“春科”第十八出“闺念”，《王状元》本内容同，曲文全异。

《荆钗》第十九出“参相”至第二十五出“发水”，《王状元》本同。

《王状元》本第二十六、二十七出两出为《荆钗记》所无。其第二十七出即是《吴歙萃雅》和《词林逸响》所收的那套。此后因增出两出的缘故，《荆钗》第二十六出“投江”即相当于《王状元》本的二十八出。此后类推。

《荆钗》第二十七出“忆母”、二十八出“哭鞋”、二十九出“抢亲”及三十出“祭江”，《王状元》本曲文与之极有异处，但内容仍属相似。

《王状元》第三十三出曲文合《荆钗》第三十一出“见母”和第三十三出“赴任”。“见母”“赴任”即昆剧场上著名的“见娘”“梅岭”两出，在演出上的确是紧连在一处的。因《王状元》本把《荆钗》这两出合并的结果，故《荆钗》第二十六出是《王状元》第二十八出的两出差距递减为一出。

《荆钗》第三十四出“误讞”，《王状元》作三十六出。

《荆钗》第三十五出“时祀”，《王状元》作三十五出。此后出数异处更多。更立一表：

《荆钗》第三十六出“夜香”	《王状元》第三十九出
三十七 “民戴”	三十七
三十八 “意旨”	四十

三十九	“就禄”	四十一
四十	“奸诘”	三十八
四十一	“暗婿”	无
四十二	“亲叙”	四十四
四十三	“执柯”	四十六
四十四	“续姻”	四十二
四十五	“荐亡”	无
四十六	“责妇”	无
四十七	“疑会”	无
四十八	“团圆”	四十七(大异)

《荆钗》四十一、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等四出为《王状元》所无，《王状元》另有四十三出(曲牌联套为“称人心”“一秤金”“忆多娇”“黑麻序”“意不尽”“忆莺儿”)四十五出(“望远行”“皂罗袍”)四十八出(“卜算子”“园林好”“江儿水”“伍供养”“玉交枝”“川拨棹”“嘉庆子”“尾”“哭相思”“一剪梅”“哭相思”“玉交枝”“大圣乐”“解三醒”“粉蝶儿”“山花子”“尾声”)三出是《荆钗记》所没有的。

如果我们把《王状元》和《荆钗记》合看，就共有五十三出了。若再把这两本内容相同而曲文全异或大异的七出并起来看，那末可算是六十出的曲本了。

二、词句的更易 上节已经说到，像《荆钗》十八出“闺念”、二十七出“忆母”，《王状元》关目全同，曲牌名亦同，但曲文却全然不似。这是很奇怪的。试举“闺念”为例，两书的联套均是旦唱“破阵子”和“四朝元”(四曲)“尾声”，共六曲，只有末三句的

“尾声”相同。这里且比较其“四朝元”的第一曲,《荆钗》本是:

云程思奋,迢迢赴玉京。为策名仙籍,献赋金门,一旦成孤另。自骊驹唱断,自骊驹唱断,空忆草碧河梁,柳绿长亭;一骑天迤,正是百花风景。到此春将尽。嗟,寂寞度芳辰,凤帐鸳衾,翠减兰香冷。君行万里程,妾怀万般恨。别离太急,思思念念,是奴薄命。

《王状元》本是:

结发夫妇,奴奴不暂离。想春闈择士,丈夫呵,只为名利,要图登高第。望身荣发迹,望身荣发迹,把我鸳鸯,拆散东西。何日团圆,甚时完聚,免使相思忆?嗟,默默自嗟吁。举案齐眉,怎奉频繁礼?重重闷怎除?恹恹没憔悴。难忘恩义,扑簌簌珠泪湿袂,扑簌簌珠泪湿袂。

我们若以《荆钗记》的其他刊本,如继志斋本、李卓吾评本、暖红室刻本和此对照的结果,可见这出曲文,在明代末叶所流行的都是像“六十种曲”本那样的唱句,同样,《王状元》本第二十九出(即“六十种曲”二十七出“忆母”)的五段“雁鱼锦”也是和上举继志斋等三种的“雁鱼锦”不同,从这里我们可看到《王状元荆钗记》应该是较早的本子。沈璟《南九宫谱》卷十二收有“步蟾宫”曲一支,此曲除《王状元》本第十七出独有以外,他本均无,也是很可靠的例证。——但如果以此和《九宫正始》所称的《王十朋》元传奇的曲文相比较,也还是有不少的距离的。

## 刘智远白兔记

刘智远是五代时后汉的创建人，在历史上的名位也不算太小。就现在所知，戏曲小说方面以他作为主角的，多牵涉到他的妻子李三娘的故事。关于这类故事的创作，现存有金代的《刘智远诸宫调》残本，元人《新编五代史平话》，《白兔记》南戏以及遗佚的杂剧《李三娘麻地捧印》。

我们就上面所说的金元诸宫调、平话和南戏三种资料印证的结果，可以看到，刘智远和李三娘的故事梗概在金元时是没有什么大差异的。《白兔记》南戏根据《南词叙录》的全称是《刘智远白兔记》，《寒山堂曲谱》更称为《刘智远重会白兔记》，都说明了“白兔”是这本戏中的一个主要关节所在。正像《荆钗记》中的“荆钗”是全剧的主要线索一样。

《九宫正始》收录的“元传奇”《刘智远》曲文五十九曲，散见于“六十种曲”本《白兔记》中的计有五十七曲；除两曲是《白兔记》未收外，所收诸曲，大半是语句上的差异。所以“六十种曲”本的《白兔记》很可能是改动得较少的南戏之一。

《白兔记》未收的两曲，是《九宫正始》卷四的“红绣鞋”和卷八的“月上海棠”，接次录下：

〔红绣鞋〕兄嫂用计施谋，休忧！孩儿拚命则休，何愁？你丈夫在并州，将儿去，与爹收，免教祸临头，免教祸临头。

〔月上海棠〕听诉剖，免教他又遭毒手。恐怕每日夜暗使机谋。他爹行

有子难收，我孩儿有娘难守。思前后，早商量莫待又不久。

从这两支曲子的口气看来，当是李三娘养子以后，与窦老的谈话，即应属于第二十一出“送子”。

其次要谈到的是改动得厉害的曲子，如第二出“访友”，《九宫正始》所收的“狮子序”：

年乖运蹇，枉有冲天气宇。最苦堂堂七尺躯，受无限嗟吁。争似我英雄俊杰，问天道五行何如？一似饿虎岩前睡也，困龙失却明珠。

原注云：“坊本题作瑞云浓，第五句下不似。”但《白兔记》也不题“瑞云浓”而作“绛都春引”。前四句全同，少第五、六两句及第七句首“一”字。除首出按例是“开宗”（通作“家门”）外，此为全剧第一曲，删去两句，或是改编者标新立异的意图。

第五出有“七娘子”曲：

孩儿美貌体天然，似洛浦神仙，荏苒芳年。凛烈寒风垂幕，喜得晴明天气。

《九宫正始》有“梁州令”，或是“七娘子”的原词：

孩儿一貌本天然，似洛浦神仙。遇天得遇好姻缘，凭媒氏，逢佳婿，做姻眷。

可以看到原来的“梁州令”曲是老旦独自唱的，改本“七娘子”为了旦上场也可接场念引子，就成了“凛烈寒风”两句文雅的词句。同出的“缠枝花”改得更多，《白兔记》“缠枝花”连用三曲：

休得把他相轻贱，此汉身强健。春种秋收休辞倦，自然不用愁衣饭。

(合)记得买臣未遇挑薪卖,后来发迹何难。公公既要行方便,何劳我心多执见。只怕他命乖福分浅,在我家中不常远。(合前)

上告公公见怜,再告婆婆听言,这恩德铭心镂肝。若是收留在宅上,大凡事自当向前。(合前)

《九宫正始》收“缠枝花”是:

休得把他相轻贱,此汉身强健。春种秋收休辞倦,自然不用愁衣饭。只愁他福分浅,枉了行方便。记得买臣未遇挑薪卖,后来发迹何难。

又“贺新郎袞”曲:

上告公公见怜,再告婆婆听言。这恩德铭心肺腑,大凡事自当向前。……(原注:“减去末三句”)

从这两曲和《白兔记》比较的结果,可见《九宫正始》的原词并不如何高明。

《白兔记》第十出的曲文联套次序是:

临江仙 山坡羊 “玉交枝” “前腔” 前腔 “石榴花” 前腔 前腔 “前腔”

加引号的四曲亦见《九宫正始》所引,字句出入不多,不另校。可是《正始》所引的末曲有注云:“此即上调(石榴花)第五阙。”而今本《白兔记》“石榴花”仅四曲,可知还有一曲是被删略的了。

最后是第二十九出的“绵搭絮”。《九宫正始》是:

哥哥直恁不思惟,和你共乳同胞,番得恶面皮。泪双重,两泪如珠。时常打骂,讨是寻非。朝夕难捱,未知刘郎知不知!

《白兔记》该出有“绵搭絮”三曲,其第二曲(井深干旱)和《正

始》另收的大致相同，惟第一曲尚存“恶面皮”“想我爹娘知未知”，第三曲有“讨是寻非”，其余字面完全不同。

综合上述，从《九宫正始》所引曲文和《白兔记》的比较下，其改动的地方约有如下二点：

一、曲文的删去 计“红绣鞋”“月下海棠”及“石榴花”三曲，前两曲尚有遗文，后曲连遗文都无可查见。

二、曲文的修改 除出入较少的字句不计外，大的方面如承袭改换原曲段落，“狮子序”（即“绛都春引”）“梁州令”（改“七娘子”）“缠枝花”等曲是。有更改后仅存数句者，像“绵搭絮”。由于曲文的修改，也连带影响到曲牌的订正，尤其是集曲名称的更易。这种例子，在曲本和曲谱中极普遍，无甚深意，也不再一一说明了。

此外还有两个应该讨论的问题，这就是南戏的分段问题和刊本问题，从《白兔记》的例子来说明是十分适当的。

一般习知南戏和传奇的分段是以“出”来计算的。明代以来的戏本大都如此（《永乐大典》南戏三种就不分出）。虽然有些本子，“齣”字也以“折”或“出”来代替，这仅不过是字面的不同，在意义上，并无区别。“六十种曲”本《白兔记》共有三十二出，每出以二字标题，如“开宗”“访友”“报社”……等，惟第十二出的标题是“看瓜”“分别”，第二十九出缺标题，比较特殊。《暖红室汇刻传奇》第八种的《白兔记》因“看瓜”“分别”分明表示两出戏，就把十二出分成十二、十三两出，因而“六十种曲”本的三十二出就成了三十三出。

如果说《九宫正始》所引曲文是“元传奇”原本可靠的话，那末元代戏文也应是分“折”的了。因为它所引“元传奇”《刘智



远》“剔银灯”曲残句中有注：“十二折”（闲时节三言两语，从此后一笔勾除）“十三折”（当答谢瓜园中土地，劳守着宝剑兵书）字样，而这些残文在“六十种曲”《白兔记》中，散见于十一出“说计”和十二出“看瓜”（以“分别”为十三出，从暖红室本）。可见在“六十种曲”本的十一出前，《九宫正始》所依据的《白兔记》是多了一出的。——也可能是像“看瓜”“分别”一样，把其中的一出分为二出。总之，戏文的分段情形，是没有硬性的规格的。这样，我们就可附带了解，有许多剧本为什么有了增减出数的活动性了。这种增减原作出数的剧本，最显著的像《硕园改本还魂记》和汤显祖原作《牡丹亭》的差异，各本《琵琶记》的差异等。此后要叙述到的《拜月亭》，其例也很显著。

明白了上述理由以后，更进一步，可知明代流行的选本，所收剧本的节目有出于原作的內容也不是十分希奇的事了。《秋夜月》中像《琵琶记》的“托梦”，《荆钗记》的“官亭遇雪”“孙汝权假装卖花”，《玉簪记》的“娇莲女空门思母”“陈妙常拜月忆人”等全是具体的增出例子。

剧情相同，曲白大不相同的改编本，例子也颇多。《秋夜月》中对《白兔记》所收的三出是“汲水遇兔”“小将军打猎遇母”和“夫妻磨房重会”，本事相当于“六十种曲”本的“汲水”和“私会”，因无从比附，我们只得以“另本”看待了。其他如比较难见的富春堂本《白兔记》，也全和“六十种曲”的有异（《远山堂剧品》著录有《咬脐记》，别设科目，不论），这就是三本各各不同的《白兔记》了。

由此，我们可推想：即使在明代，编演同一故事的剧本也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本子产生。这些不同的本子，也应是适应地

方戏剧种的需要而形成的。因而，像“弋腔”“余姚腔”“海盐腔”“青阳腔”……等，它们演唱的本子是并不像通常想像的一致性。——这情形，正像现代我们熟知的《西厢》故事、《白蛇传》、梁祝故事……有各各不同剧种的剧本一样。

明末所刊的“六十种曲”本子，因为当时太湖地区盛行“昆腔”的缘故，所以它所选择的本子自然也是“昆腔”所演唱的脚本了。从现在上演的昆剧脚本和“六十种曲”本的比较下，虽然也有曲文改动和省略的地方，但基本上还是完全一致的，可见一斑。

末了，有一条值得引录的曲文资料，见《白兔记》第十一出“一江风”曲：

旦：你后生家，说这般过头话！神鬼谁不怕，怕不五行乖。（官人，奴家有个古人，比与你听。）不记得梅岭陈辛，季宝遇着金神，此事无虚诈。……

“梅岭陈辛”是指的“陈巡检梅岭失妻”故事，有南戏《陈巡检》（一作《梅岭记》），残存曲文多支，本事并见《清平山堂话本》。“季宝遇着金神”，“季宝”应作“李宝”，也有南戏残曲留存。此剧故事，迄今未详。散曲“刷子序”咏古传奇名有“陈留李宝，银猫智伏金天神”，《永乐大典》残文名有“金鼠银猫李宝”，今得此可知“金神”即是“金天神”的省称；并可确定：陈辛和李宝的故事在元代正是非常流行的。从“金鼠银猫”推想，“李宝”这个故事有强烈的神话传说也是很显然的了。

## 王瑞兰拜月亭

《拜月亭》故事题材的时代背景是金末，因而它不可能是宋代的南戏。不过至少在元初，伟大杂剧作者关汉卿就以这个题材创作成戏剧了；同时又有王实甫的《拜月亭》剧，惜不传。所以就这个故事的时地来说，南戏《拜月亭》的产生应是较杂剧来得晚的。这样，也可以说是，南戏《拜月亭》是根据此剧而改编的作品，并且在现存剧本中，有好多处显露了这样改编的痕迹。

普通我们只知道《拜月亭》是元末的剧作，其作者有说是施惠的，却不甚可信。但是就现在通行的“六十种曲”本的内容说，它是明代南戏的改动本，和早期的《拜月亭》有出入是无疑的事。古本《拜月亭》（明中叶以前的）今虽不可获见，但在零星的些许资料中还保留了一部分今本《拜月亭》所没有的曲文和说白，现在我试图比较一下它们的不同点。这不但是古典的一番辑逸工作的补充，并希望在这比较的结果，说明《拜月亭》剧的历史演变面貌。

最早记录南戏《拜月亭》剧的资料是《永乐大典》戏文名，它的全称是《王瑞兰闺怨拜月亭》，稍后的《南词叙录》另题有《蒋世隆拜月亭》，一以女主角为名，一以男主角为名，至于《拜月亭》的关目是完全一样的。“六十种曲”改称《幽闺记》，显然已经含着文士改过的气息了。事实上，在现在的一般称呼或地方戏的遗留剧目上，还是以《拜月亭》为名的，采用《幽闺记》的却很少。

这里先来举出古本《拜月亭》曲为《幽闺记》未收的；也是最值得首先注意的部分。大约元代戏文《拜月亭》逸文最完全的要算是“误接丝鞭”那一套。

“误接丝鞭”又称“递丝鞭”，凌濛初在《南音三籁》戏曲下第一篇就引用了这一套曲辞，开端有注云：

此套时本所无。曾见先辈云：“《拜月亭》自‘拜月’之后，皆非施君美原本。”今稽旧谱所留，止此套并二引子耳。然并此套后“尾声”亦缺矣。可胜叹哉！

又在套末补注：

余曾于白下，会江右龙仲房，出所得沈伯英抄《拜月亭》不全旧本，皆错讹零落，至不能读。大约后数折与时本绝异。犹可读者，惟“递丝鞭”一折及此套耳。尔时惜不录之。幸此套为谱中所收，故得复表出之。其曲中应答情节，盖因递鞭时，二人皆受。而“团圆”折，王反怒蒋之违盟受盟，故复有如许委婉。惜无白填之，不可施之演场耳。末折生波，所谓至尾回头一掉也。元戏皆然，不可不晓。

这里凌濛初的叙述颇详，可知原《拜月亭》的剧尾尚有如许一段波折。《幽闺记》大约即是此中所称的“时本”，剧尾正自不同。但因有了《秋夜月》的出现，我们就能见到一部分带有说白的“误接丝鞭”情事。《秋夜月》收“误接丝鞭”目录上虽标“拜月”，页的内部却另标“奇逢记”，或许是故意的“标新立异”花样。

下面就先把这一套曲文录出。这套曲文的根据是从各种曲谱上转录而成的。

〔正宫引子喜迁莺〕纱窗清晓，睡觉起伤心，有恨无言。泪眼空悬，愁

眉难展，还又度日如年。他那里相思无限，我这里烦恼无边，是怎生梦魂中欲见无由得见。《南曲谱》卷四、《南词新谱》卷四均注云，“今无此曲，可恨。”

〔越调引子杏花天〕曲江赐罢琼林宴，称蓝袍官花帽偏。玉鞭袅袅如龙骑，簇拥着传呼状元。《九宫正始》卷七，《南曲谱》卷十五，《南词新谱》卷十六有注云：“今刻本无此词。”

〔越调过曲小桃红〕状元执盏与婵娟，满捧着金杯劝也，厚意殷勤，到此身边，何异遇神仙。轻轻将袖儿掀，露春纤，盏儿拈，低娇面也，真个似柳如花，柳和花斗争妍。

〔下山虎〕大人家体面委实多般，有眼何曾见。懒能向前。他那里弄盏传杯，恁般腴腆。我这里新人忒煞虔，待推恁地展。争奈主婚人不见怜，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恶姻缘都在天。

〔二犯排歌〕文官状元，武官状元。〔江神子〕两姨处相回劝。不想这儿里重会再见，久别你前夫是谁过愆？早忘了当初嘱咐言。〔园林杵歌〕你言偏，我意坚，方才及第，如何便接了丝鞭？有的话儿，但只问你妹子瑞莲。

〔五般宜〕他为你昼忘餐，夜无眠；他为你凄惨惨，泪涟涟。天教你重完聚，续断弦。这夫妻非同偶然。尊嫂别来康健，夫妻每再圆。伏望相公夫人，作个周全。这佳期争不远。《九宫正始》少末句，并注云“有末句者误”。

〔本宫赚〕若说武人，前程万里功名远。儒人秀才，一个个穷似范丹和原宪。看奴面，不肯嫁人怎趁钱？坏人道业心不善。福分浅，弃嫌我怎与他成姻眷，事成生变。

〔斗蛤蟆〕古质汉，村情性，事有万千，说的话没些儿款曲宛转。只好再等三年后，嫁一个风流俏的状元。休记先，休记冤，欲配姻亲，未敢自专。

〔五韵美〕兄妹间，苦难劝，媒人议说须再三，说教他事体重完善。你

好随机应变，看待我十分轻鲜。看我虎符金牌向腰内悬，没一个因由，告人劝勉。

〔罗帐里坐〕佯呆着尽教他推我展，教文武两全，将相双权。不依从事，抗救违宣。少年夫妇两团圆，拜月亭前谢天。此曲据旧编《南九宫谱》补，此外他处未见。由末句可证为此套残文无疑。

〔江头送别〕天台路，当日里降临二仙；桃花岸，武陵溪赚入刘阮。不争再把程途践，仙凡自此隔远。

《秋夜月》所收此节，剧情相似，但曲文有异，用韵既杂，调名又不同；虽然如此，但仍能看到与前套曲子有密切的关系存在。亦有此，可知明末戏中尚有《拜月亭》的较古面目存在，全词如下：

〔月儿高〕(旦)文官状元郎，武官状元郎，两下皆欢扬。既读孔圣书，必达周公礼。怎的不思一二，喜得是奴家丝鞭，若是妹妹丝鞭，你也受了不成？(生)

不记得旷野奇逢，招商旅店，我道蒋世隆誓不重婚，王瑞兰情愿终身守节。(旦)

你的话儿偏偏记得，我的话儿今在那里！看将来你是负心人，歹心偏，奴意坚，你若不肯信，有甚话儿，有甚话儿，可问你家妹妹瑞莲。自从那日分别后，奴为你昼忘餐，夜无眠；情切切，泪涟涟。今日相逢，今日相逢，三生有缘，文兄武弟双桂联，乔公二女正芳年，孙策周瑜深整弦，夫荣耀，妻贵显，宫花斜插帽檐边。风流婿，职并肩，夫妻谐老到百年。

两相比较的结果，有不少的词句是类同的。就整体看，《秋夜月》录的似减省了前面的误接丝鞭事实。至于蒋世隆、王瑞兰的互相奚落是相同的。更就前套曲辞看，不但蒋、王如此，即蒋的盟弟陀满兴福(武状元)和他的妹妹蒋瑞兰也有一番装模作

样的情节。可见《南音三籁》中凌氏所说的“至尾回头一掉”不过是末尾的附作“一场虚惊”而已，谈不上有什么意义深长的表演内容。

“六十种曲”本的《幽闺记》，完全是以顺利的结婚收场的。有众人所唱的“排歌”一曲为例。且此“排歌”和《秋夜月》的词句也有相同处。

〔排歌〕今日相逢，三生有缘，文兄武弟襟联。乔公二女正芳年，孙策周瑜德并贤。妻贵显，宫花似锦酒如泉。风流事，著简编，传奇留与后人传。

这样我们就可看出：第一套所录的曲文是完善的，较古的；《幽闺记》的改动已和原来不一致（主要因为剧情有了些出入）；选本《秋夜月》中所录的那出却是拼凑而成的东西。由此，也间接说明了《秋夜月》是一部不十分严格的选本。因为不论是《拜月亭》旧套曲辞和《幽闺记》新的曲辞，它们的曲文都是前后相接一气连贯的。

《幽闺记》和《拜月亭》的不同处，上面已经指出一套；以下再从《九宫正始》中录出的“元传奇”《拜月亭》曲文而不入于《幽闺记》者，亦可得到佐证。这样的“残曲”共有十二支：

〔黄钟归朝欢〕不须恁，不须恁见差，到此间除非因为酒茶。我承朝命，承朝命判合，肯不肯回奏禁闼！故违帝敕非作耍，丝鞭早早收留下，便意转心回成就么？

〔尚绕梁煞〕娇容才俊两堪夸，不枉了姻缘配合，早赴佳期仙郎等甚么！

〔正宫四边静〕今朝岂比寻常日，华筵动清引，仙子转桃源，佳期共欢

宴，不须恁迟。既传与知，转却丝鞭，夫妻两随。

〔仙吕紫苏丸〕侯门宴饮来催赴，临青聽径临庭宇。蒙君不弃到蜗居，森森光彩生门户。

〔仙吕误佳期〕泪染胸襟溅，家尊去程远。默想何时见，万苦千辛念。曾记分离，祝付去时言。天翻地覆，黎民遭贱。自离家乡千般受劳倦。天！何时再团圆，脱离灾危？问道穹苍肯方便？

〔南吕太师引〕路正侧，坡前后，往来寻心不自由。更也无些踪迹，真个教破咽喉。年老力乏身倦，便死也无人搭救。停怎住，欲去怎走？好教我去住难留。

〔仙吕入双调被金歌〕青包巾上野花儿插，白布衫肩绵套压；山间路中若撞见咱，客商家，买路金珠多留下！

〔仙吕入双调伍供养〕定睛，多半晌，听得人言，喧闹惊慌。遥观巡捕卒，他都是棒和枪。东、西看了，更无处将身避炕。见一舍村庄舍，矮围墙，暂时权向此中藏。

〔黄钟近词团圆旋〕谢皇恩！念小臣，陋室变贵门。亲至尊，殿堦试，文武状元及第，骤受开封府尹。惟凭英勇，讲武朝君见紫宸。中大魁虎符掌军。奉旨成亲，招赘将为秦晋。五花诰驷马高车，享荣华夫人封郡。拜官颁赏，圣德吾王敬旧勋。尽意欣，美满夫妻厮称。来往媒劳顿。且如今，都转意，诸心顺，令酬谢皆交无吝。

〔前腔〕燕尔婚，值令辰，配合美眷姻。记那时店中受窘，凤拆鸾分，怎想今朝之分。英雄万里，受尽苦辛，遇救恩，幸得进身。地乱天翻，散失逃亡谁问！经离合事事休论，玳筵开幸得识认。才子佳人成对，两两筵前捧寿樽。谢玉倾金休吝。少年青春，万岁永结同心，双双共喜欣。

〔仙吕近词青歌〕我是媒婆媒婆，两只脚疾走如梭；生得来不矮又不媠。我子要男多，子要银多；一一折莫男丑似阎罗，女老似姚婆，把臂来拖，借手多多。管要谐和，便教成合，若是轻我，欺我，骂我，唤我，



口若悬河，舌若风荷，便做男赛潘安女姮娥，教独自过！

〔不知宫调回回舞〕东来东来东里东，东边诸处朝水宗。扶桑日出海波红，东夷归化仰皇风。仰皇风，万国同，圣人德化先海东，先海东。

因为我们熟知《拜月亭》故事的缘故，这十二支曲的原来地位，也大致可作出一个推论：“归朝欢”“尚绕梁煞”两曲当是使命送丝鞭到文状元蒋世隆处，蒋世隆考虑到对原先爱人王瑞兰的情形，犹豫不决时，使命和蒋世隆对唱的；“四边静”曲描写结亲排筵时景致；“紫苏丸”曲是王瑞兰父亲亲自来召催蒋世隆的曲子；“团圆旋”两曲描写“团圆”，名符其实。这五曲都是原本《拜月亭》末后所有的，《幽闺记》中无可见。“误佳期”曲是兵乱后，王瑞兰逃亡时忆父所唱；“太师引”时地同“误佳期”，是王母寻女时所唱；皆相当于《幽闺记》十六出“违离兵火”。“破金歌”是强人所唱，在陀满兴福“落草”前后；“伍供养”则是陀满兴福被金统治者所迫，慌忙逃躲发现蒋世隆住家时唱。《幽闺记》第七出的“油葫芦”曲前半可资比较：

则见几个巡捕弓兵如虎狼，赶得俺荒上荒，忙上忙。天哪，这场灾祸无可提防。见那厮恶眸眸手里拿着的都是枪和棒，唬得俺战兢兢小鹿儿在心头撞。这壁厢无处隐藏。

接，《幽闺记》此出曲牌套次是“金珑璁”“北绛都春”“混江龙”“油葫芦”“旋风子”“北雁儿落带过得胜令”“混江龙后”“六么令”（以下从略）此中的第五、六两曲为末太白星唱，用韵亦不同，可剔出别论外，余六曲文句和曲牌不相称，显有更动痕迹。今从“伍供养”的遗曲来看，古本应有全用南曲的可能。此外，余下的“青歌”像是三十五出“普贤歌”（媒婆终日脚奔波）的前身，

“回回舞”是插曲，往往随演出以资增减。就剧情推想，似乎是二十三出“和寇还朝”里的。

凌延喜刊本《拜月亭》末尾录了“误接丝鞭”套曲，又录了“伍供养”一支，见前。在“伍供养”前尚有另外一曲：

〔江儿水〕忙把衣装改，将灰变了庞，扑簌簌小鹿儿心头撞，战兢兢脚软行不上，无人处重泪回头望，望我妻儿爹娘，生死安危，平白地祸从天降。

从现知“拜月亭”故事中，无人能适合此中“望我妻儿爹娘”句意。或许《拜月亭》成为《幽闺记》本事已有出入，或许此曲为凌氏误录。不得已只得暂时存疑。不过从曲牌联接情形看，“江儿水”是可与“伍供养”在一起的，而且这两支曲也同韵，可从“伍供养”的解释，应属兴福逃难时曲文。但兴福这时已有了妻儿，岂非怪事！

《南词定律》卷一只有“黄钟归朝欢”一曲，和《九宫正始》所录的“归朝欢”（不须恁，不须恁见差）同调同韵，当是同出曲文：

朝廷旨，朝廷旨爱咱，感皇恩即当领纳。这姻缘，这姻缘宠加，愧此心无能上答。状元请接丝鞭罢！展开美人真容画。是后易先，难成就么？

《南曲谱》及《南词新谱》所引的“玉绛画眉序”（一作“漏春眉”）虽注是《拜月亭》曲，但据《九宫正始》所收“绛玉序”（字句全同），题为《黄孝子》，且曲意亦不类《拜月亭》，故删去。全曲已载“黄孝子寻亲记”篇，可以参阅。

《雍熙乐府》卷十六题《王瑞兰》南戏收有“山坡羊”“水红花”

及“皂罗袍”三支，前二支为《幽闺记》十九出“偷儿挡路”所有，仅曲文稍有异字；后一支却是被删略了。原文是：

〔皂罗袍〕对景游人堪爱，喜今朝重会，共赏开怀。母亲不见泪盈腮，多蒙你个秀才相耽待。双双厮共，两情意谐；今生相聚，前生命该，合伊火欠风流债。

综上所述，得今“六十种曲”和《幽闺记》未收之前《拜月亭》剧曲二十六曲。（《秋夜月》的“月儿高”尚未收计，因此曲不能以一调视之。《秋夜月》类此情形者极多）。从这二十六曲分析的结果，以原剧末尾的曲文所占比重为，最大约有二十支。所以，我们再回看一下凌氏在《南音三籁》所说的：“《拜月亭》自‘拜月’之后，皆非施君美原本。”虽然他是承认原作者是施君美，但自“拜月”后非旧作一说却于此得到一个旁证。

接着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极为明确的资料，以证明《拜月亭》原本的后部是不同于《幽闺记》现存的原文。

《九宫正始》共录“元传奇”《拜月亭》曲文一百四十八首，其中被今本《幽闺记》采用的占一百二十五曲。由于戏剧上演的随时改动的可能性，我们且不计较每曲字面的变更（这是常有的事），以《九宫正始》而论，到底《幽闺记》是吸收了古剧《拜月亭》曲文的十之八、九。一百余曲的提供给我们的资料是十分可靠的，——问题的症结也正在这上面。《幽闺记》分成四十出，“拜月”出是第三十二出（原不标题，今依通称增上）；接着的第三十三出无曲、无白，仅标“照例开科”四字，实是蒋世隆和陀满兴福考取文武状元的通场，也不去管它；第三十四出的“秋蕊香”及“二犯孝顺歌”，《九宫正始》亦收录，稍有异字；此后直至剧尾。

被《正始》收录的只有第三十八出中的“懒朝天”一支(原题“二红郎”)。也就可以说,从第三十五出起就很少有“元传奇”曲的遗迹,恰巧(?)这段剧情是正有《九宫正始》遗曲像“归朝欢”“尚绕梁煞”……等补此不足;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一百多支曲子分散在其他各出中真是有密集的情形,如第二十六、二十七、二十九、三十诸出都是,为什么在第三十五出后就绝迹了,岂不可怪!

第二、《幽闺记》明“六十种曲”刻本,自第一出“开场始末”起到第三十一出“英雄应辟”,全有出名,但在三十二出起出名就残缺了。第三十二出就是“拜月”,这难道又可以说是偶然的改动或遗略么?

我以为以上二点理由是颇可信的,因而也可证实:今存《幽闺记》自“拜月”以后确是明人的改作。

其次,再来讨论“拜月”以前的部分明人的《幽闺记》和原来的《拜月亭》又有些什么差异的地方。

值得怀疑的是《秋夜月》中收有《拜月亭》的“蒋世隆旷野期逢”(“期”为“奇”字误),相当于《幽闺记》第十七出曲文,《幽闺记》此出联套是:

金莲子 前腔 菊花新 古轮台 前腔 扑灯蛾 前腔 尾

《秋夜月》中所收此八曲全似,可是在“尾”后另有“皂罗袍”两支增出。以《秋夜月》曲文和《九宫正始》、凌本《拜月亭》的比较结果,它的词句多半是更近于古调的。由此,这里两支“皂罗袍”就也可能是原有的了。正像《雍熙乐府》的那支“皂罗袍”一样,是被《幽闺记》删去的。从《九宫正始》的遗曲“太师引”同咏离乱

时的情形看来,《幽闺记》在这方面也可能有较多的更动。

本来想对《拜月亭》被《幽闺记》所修改的内容作一分析,可是正像《南音三籁》所指出的:而“团圆”折,王反怒蒋之违盟受盟,故复有如许委婉。不过加强了王瑞兰对秀才蒋世隆的动摇性的批判,作一小小波折;但结果仍免不了“不依从事,抗救违宣”而“少年夫妇两团圆”

## 杀狗记

以“荆刘拜杀”四种南戏来说，不论是剧本的内容，文句的生动以及排场的妥贴，《杀狗》都是居于最末的。但是它却列居四大南戏，恐怕是渊源较早且有全本的缘故吧！

《杀狗记》全名据《永乐大典》戏目所录是《杨德贤妇杀狗劝夫》，一般也简称做《杀狗劝夫》；在元代晚期的杂剧中，也有同一题材的萧德祥《王傴然断杀狗劝夫》，从南戏和杂剧本事的对照中，是没有多大差异的，并且我们在曲辞的创作上，也看不出是谁先谁后。这不像《拜月亭》南戏，是可以看到它因袭元初关汉卿同名杂剧词句的痕迹。

《杀狗记》的作者，一般认为是明初徐睨。此说源出朱竹垞《静志居诗话》。《宋元戏曲史》转录之：

睨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年秀才，至藩省辞归。则其人至明初尚存，其制作之时，在元在明，已不可考矣！

固亦承认朱说，定为徐睨作。朱竹垞是清初人，所说未必可靠。我们现有一条具体的反证，见于《宦门子弟错立身》南戏。该戏曲文中有列举当时传奇(南戏)名目，其中有“杀狗劝夫婿”一名，定为《杀狗劝夫》南戏无疑。《错立身》南戏公认是元人的作品，那末，《杀狗记》是元代南戏也确然可见，退一步说，徐睨如果对《杀狗记》有大贡献，也只能算是改编者罢了！

“六十种曲”本的《杀狗记》，内署“龙子犹订定”字样。龙子犹即是明末民间文学家冯梦龙（犹龙）的别名，根据他改编过多种戏曲——如“墨憨斋定本”《新灌园》、《女丈夫》、《梦磊记》、《洒雪堂》、《精忠旗》、《量江记》、《风流梦》、《邯郸梦》……以及编纂“三言”话本，民间小曲、《谭概》等种看来，可以知道冯梦龙改编戏曲或其他作品时，往往加以他自己具体的见解而重新组织过。所以，今存《杀狗记》，大约是由徐暉、冯梦龙一改再改的本子了。

根据《九宫正始》，可以找到两个具体的例子。

《九宫正始》收“元传奇”《杀狗记》“普天乐”曲残句“念小叔真狼狈”，原注第十六折，而今本此曲文却在第十七出，又“普天乐”残句“曾吠犬被磨勒恨也”，原注第三十六折，而今本此句在第三十五出，作“曾吠月被磨勒恨”；（折、出二字差异，无关大要）可见《九宫正始》所采《杀狗记》定和“六十种曲”本不同，——至少有两出的编排是不同的。

此外，九宫正始所引的《杀狗记》曲为今本所无者，有“奈子花”：

小官人是白面书生，他日里要改换门庭。东人念取同胞义，休教人说上梁不正。警呵，不知他是甚日和顺。

今本二十出的“古针线箱”与此相近：

劝解不听，未审东人却怎生！只听结义相调引，割舍背义忘恩。小官人从来本分，平白地赶出门庭。（合）若得劝回心，取回兄弟永远和顺。

但《九宫正始》的“古针线箱”也有此曲是：

劝解不听，未审东人待怎生！只听两个乔男女，割舍得背义忘恩。小

官人从来本分，平白地赶打他出门，若得劝回心，取回兄弟，日远非亲。

由上三曲的征引结果，可见今本《杀狗记》某些地方不是单纯的词句更移，而是有大事修改的成份的。更就第二出今本引子“挂真儿”来说，现作：

积善之家庆有余，传留下万卷诗书。性禀刚贞，胸怀仁义，更喜门庭豪贵。

《九宫正始》原是“菊花新”，除第一句外字句大异：

积善之家庆有余，鸡窗下勤读诗书。学成文艺貌魁梧，赖祖宗福荫，世传豪富。

接着如第三出的“丹凤吟”，《九宫正始》引录的是：

行过柳堤，步入园内，那一位解元何处？他随后便来，兀的是！请吃酒，请吃食，欢喜，怎不见孙员外来至？去接取，说道我们两个都来至。恁悬望着不见至。

今本字句虽相差不多，但从《正始》原注“时谱所收者”附文相比，仅差一字看来，可见《正始》所称的“时本”，基本上与“六十种曲”本相同。类比例子，尚有十二出的“园林杵歌”曲及二十五出的“光光乍”，皆不另详。

第四出今本的“杜韦娘”曲和《正始》所收者一字无异（他例亦有），第五出《正始》收的“伍供养”曲原注：“《杀狗》此折，仅此二曲。”按之今本，亦然。凡此，可见今本《杀狗记》沿袭《九宫正始》所引古本《杀狗记》者也正不少。



《九宫正始》共引“元传奇”《杀狗记》曲八十支，除前举之“奈子花”为今本所无外，他曲今本皆收，惟大多是词句的改动，曲牌名的更换，这些，我们只能认定是时代先后的必然因素，它不可能是每一小异点都是冯梦龙所任意改动的。

我不预备对这些曲子一一详校，但是从这许多曲子相互比勘的结果，可以肯定：今本《杀狗记》是取材于古本的；更改的地方也不顶多。

《杀狗记》早就丧失了它在舞台上的生命，因而也不为一般人所熟知。封建卫道式的礼教是永远得不到人民的信仰的，而《杀狗记》的基本思想却建立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只要看篇末的诗句：

奸邪簸弄祸相随，孙氏全家福祿齐。

奉劝世人行孝顺，天公报应不差移。

就会感到那种十分难受的酸溜溜味道。事实上，《杀狗记》除了“孝顺”以外，简直也没有其他比较健康的东西了。

其次，《杀狗记》运用了很多的典故，也应是它的缺点。譬如：全剧中看到的“关张结义”词句真是不胜其多，令人索然无味；“管鲍”的也不少，由意义重复进而到繁冗重沓。第六出引用唐太宗和建成的故事，第十七出差不多是整出描写楚王伍员申包胥的，简直是元杂剧《疏者下船》的摘要了。第二十三出又几乎是一篇“四真泣树”故事的改写。这般拙劣的手法，还表现在个别的曲子中，随举两例：

十二出“雪中救兄”：

〔小桃红〕子猷乘兴去访戴，还乡兴尽回船去也，闭门的袁安卧高堂，

映雪的是孙康。吕蒙正绕街坊，谒朱门九不开无承望也，满头风雪恹惶。运来时理朝纲。

十八出“窑中拒奸”：

〔风入松〕岂不闻伊尹未逢时，向莘野锄耜。漂母进食哀韩信。吕蒙正把寒炉拨尽。姜子牙八十钓于渭滨，时来后故公卿。

在现存元代南戏中，《杀狗》的确是一本最坏的作品。

## 蔡伯喈琵琶记

在没有对《琵琶记》作全面评介之前，我们首先应说明两点，这就是：第一，《琵琶记》并不是南戏之祖；第二，高则诚是《琵琶记》的改编者。

我先说第一点。这本来是极自然的。凡是一种新的文体的形成和产生，决不是个人的努力所能达到的。可是由于明代推崇高则诚《琵琶记》，又由于明初以来北曲杂剧的衰落，这两个条件相对照下，就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曲解。

现在再说第二点。高则诚是《琵琶记》的改编者一说，现在我们所得到的证据有下列诸条：

一、《南词叙录》载“宋元旧编”的南戏有《蔡伯喈琵琶记》和《赵贞女蔡二郎》二本。后者有注：“即蔡伯喈弃亲背妇，为暴雷震死，里俗妄作也。”可见“里俗妄作”之本是和今传本大不相同的。

二、流传到现在的小戏和民间传说中，赵五娘故事有的虽和《琵琶记》相同，但也有不同的，说明蔡伯喈的背叛和忘旧，这些不同的传说，可能也有悠久的历史。（参看周贻白先生《中国戏剧史》和《文学遗产》五十三期王文琛《关于琵琶记》一文。）

三、高则诚《琵琶记》中有他自相矛盾的地方。例如第一出称蔡伯喈“一举鳌头，再婚牛氏，利绾名牵竟不归。”但全剧经高则诚改作后，就变成“逼试”，而不是“利绾名牵”了。清代毛序

始也曾指出：“全忠全孝蔡伯喈，予窃疑焉，生不能养，死不能葬，何谓孝乎？辞官不得，日日思乡，将国而忘家之谓何？而名之曰忠也？”其他琐碎的例证还有，不再列举。

由此可见，高则诚是《琵琶记》的改编者；他改编的主观企图是：把“王魁型”的蔡伯喈负心故事改成动摇分子；他一方面就婚牛府，一方面又想念他的父母和赵五娘。

此外，高则诚也有一些优点，例如：描写人物个性的生动形象，运用语言的自然、活泼，暴露当政者的黑暗、腐朽面貌，并且在不少的篇幅上，都保存原来的传说精神，同情贫困穷苦的人民。这就是《琵琶记》还是珍贵的文学遗产的基本原因。

如果说《荆钗记》中的女主角钱玉莲是反抗旧社会不合理制度女性的具体形象的话，那末，《琵琶记》中的赵五娘恰恰是她的相对的牺牲者了。现在我们只要一提到赵五娘，她的整个的面貌就会显现出来：“逆来顺受”型的古代妇女，她们受到时代的残酷的迫害情况是多么深刻地印在我们的心胸间呵！

一般我们都熟知《琵琶记》的“吃糠”，有十分感人的曲词描写，可是，如果我们一读整本《琵琶记》，就不难发现有更多的地方是值得介绍的。这里随录如下两段，可见一斑：

### 祝发买葬

〔香柳娘〕看青丝细发，看青丝细发，剪来堪爱，如何卖也没人买！若论这饥荒死丧，这饥荒死丧，怎教我女裙钗，当得这狼狈！况我连朝受饿，况我连朝受饿，我的脚儿难抬，其实难捱。

〔前腔〕望前街后街，望前街后街，并无人在。我待叫一声，咽喉气噎，无如之奈！苦，我如今便死，我如今便死，暴露我尸骸，谁人与遮盖？

将头发去卖，将头发去卖。卖了把公婆葬埋，便死何害！

### 乞丐寻夫

〔三仙桥〕一从他每死后，要相逢不能够。除非梦里暂时略聚首。苦，要描描不就；暗想像，教我未描先泪流。描不出他苦心头，描不出他饥症候，描不出他望孩儿的睁睁两眸。只画得他发飏飏，和那衣衫敝垢。休休！若画做好容颜，须不是赵五娘的姑舅。

〔前腔〕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带厚，他可又饥荒消瘦；我待要画他个庞儿展舒，他自来长恁而皱。若画出来真是丑！那更我心忧，也做不出他欢容笑口。只见他两月稍优游，其余都是愁。我只记形衰貌朽，这真容呵，便做他孩儿收，也认不得是当初父母。休休！纵认不得是蔡伯喈当初爹娘，须认得是赵五娘近日来的姑舅！

从这些曲子中，我们自然会被作者丰富的想像力吸引住；同时，赵五娘当时的真情实感也就很明白地表现出来了。此外，作者对于官场的陋弊，地痞的作恶，豪家的奢侈，虽然因为剧情的限制，没有很多的写作篇幅，但也刻划得淋漓尽致。

《赵贞女蔡二郎》今已只字无存，但高则诚改编的《琵琶记》却自明代以来有多种的版本。这情形，恰像古本《拜月亭》被明人改过，对剧本的末后另作几出曲文以代替故事收场一般（详见《王瑞兰拜月亭》篇）。如果我们设想，高则诚改编的本子，主要也是把蔡伯喈的“弃亲背妇”“暴雷震死”改成“孝矣伯喈，贤哉牛氏，书馆相逢最惨凄。重庐墓，一夫二妇，旌表门闾”的话，其需大事修改的部份也正在全剧的末尾部份。这样，对于“旧本”的前半部是大可保留的。虽然如此，高则诚为了要使蔡伯喈不是突然改变得孝顺父母并想念妻子，也很可能在故事的演变中

间部份插些“思亲念妻”的段落以作对照；今“六十种曲”本《琵琶记》有二十二出“琴诉荷池”、二十四出“宦邸忧思”以及二十八出“中秋望月”，那些漂亮文雅的词句，怨而不怒的情调，也是写得相当好的：

〔梁州序〕新篁池阁，槐阴庭院，日永红尘隔断。碧栏杆外，寒飞漱玉清泉。自觉香肌无暑，素质生风，小簟珊玕展。昼长人困也，好清闲，忽被棋声惊昼眠。(合)金缕唱，碧筒劝，向冰山雪巘排佳宴，清世界，几人见！

〔念奴娇序〕〔前腔〕孤影，南枝乍冷，见乌鹊缥缈，惊飞栖止不定。万点苍山何处是，修竹吾庐三迳。追省！丹桂曾攀，嫦娥相爱，故人千里漫同情。(合)惟愿取年年此夜，人月双清。

高则诚虽是由元入明的人，但是他改编《琵琶记》的成就并非明初的事，所以，现存的《琵琶记》我们应该把它列入元代戏剧来看。一般我们知道的元刊巾箱本《琵琶记》是它的最早刻本之一。不论这个“元刊”的可靠性如何，但可以说，以它和别本比较的结果，确是有更多的原始面目。巾箱本《琵琶记》的全题是“《新刊巾箱蔡伯喈琵琶记》，东嘉高先生編集，南溪斯干轩校正”。下面就举出若干突出的例证，来证明上述“原始面目”的可靠性：

一、“古本戏曲丛刊”收有陆贻典抄本《琵琶记》，是从嘉靖翻刻本抄校的，此本和巾箱本极相似，但和嘉靖以后的明末多种刻本却大异。抄本有说明“元本”如何如何者，也可同巾箱本参合。

二、《九宫正始》所引“元传奇”《蔡伯喈》曲子，往往相同于

巾箱本词句，和时本多异。(此后有具体比较)

三、巾箱本虽分出数(和“六十种曲”本所分不同)，但不标出每出的题名。据现在研究的结论，传奇分出而加以题名的惯例，是较迟的形式，没有出名的时代较古。

四、从内容上说，巾箱本保留了较多的口语，而有些口语是有十足的元人气息的。试看“吃糠”唱句：“这是谷中膜，米上皮，将来逼遛堪疗饥。”“逼遛”明人不知其义，改作“俸饷”，大误。元人用“逼遛”有不得已的意思，并非食品名称。又四十一出(此出“六十种曲”本删去了)念白“兀刺赤，还有甚么”，“兀刺赤”是蒙古语驿卒、马夫的意思，《拜月亭》剧和元杂剧也用，是元人熟知的口语，明人不用。又巾箱本十六出有“净扮乔孤、末引道上唱”，“六十种曲”十七出却是“外放粮官，末皂隶上”，一看就知“净扮乔孤”是元人本行戏剧语(元杂剧有很多旁证)，凡此诸点，也是刻本本身的一些好证据。

除上说四点以外，比如像刻本的样式、前人的题跋等也不再琐碎地引证了。总之，巾箱本是“元刊”的话，我们不妨相信。

接着，我就把巾箱本、“六十种曲”本(以下简称毛本)以及《九宫正始》所引的曲文来作一些具体的比较说明。

《九宫正始》所引诸曲没有说明是在第几出的，所以就分出的情形来说，巾箱本和毛本的差异是：

巾箱本卷上下共分四十三出，毛本分四十二出。毛本第八出题为“文场选士”的，巾箱本无；并且从《正始》所引《蔡伯喈》曲来看，以毛本四十二出为例，除第一出外，他出均引有曲文，惟独缺第八出的，可见古本《琵琶记》很可能是没有这出的。因为我们知道，有些戏中凡是应用此类文章的，都以“考试照常”四字

轻轻带过,《拜月亭》南戏有此例可作最好说明。毛本补全“文场选士”,恐非原本所有,当为明时流行戏曲中的“考试”习套。

由于毛本补了第八出的缘故,巾箱本的以后出数就和毛本相差一出。故巾箱本的第四十出即相当于毛本的四十一出。实际上,巾箱本第四十出除前半为毛本所保留外,后半毛本却截去原有的“玉山供”曲四支(《九宫正始》收第一支)。为了“元本”的面目难得看见的缘故,今转补如后:

生白:张大公来了。(相见介)多多谢得公公周济,卑人正欲拜扫了和贱累前来拜谢公公,不想又辱先施。

末白:岂敢受此!东流逝水几时还,破镜难修枉再看。

旦:要把孤身承重祀,休将恸哭送残年。

占:云横峻岭家何在?雪拥深林马不前。

生:知是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此坟边。

末白:相公休恁么!老汉无可相慰劳,见天道煞寒,只有一杯淡酒,请相公且饮一杯!

生唱:(玉山供)公公尊赐,念天寒特来问吾。公公,我双亲受三载饥寒,我怎不禁一日凄楚。

末:请,请!

生:心中想慕,谩有这香醪难度。(合)感此恩情厚,这酒难辞,念取踏雪也来沾。

占:劳公尊步,念天寒特来问奴。

末:夫人请,请!

占:公公,这里是冢上坟间,比不得暖间红炉。这般天气呵,谁人将护,将护我家中亲父?(合前)

旦:钗荆裙布,谢得公公诸般应副。叹奴身未得报深恩,如今再蒙相顾。非奴独感德,我爹娘也衔恩在阴府。



(合前)

末：人生如朝露，论生死荣枯有定数。相公，你只管恸哭爹娘，也须要继承宗祖。况腰金背紫，不枉了光荣门户。

(合前)

生、旦、占白：甚劳公公，却当厚谢！

末：何以克当。

(生)多谢深恩怎敢违，(末)开怀宽解免伤悲。

(合)休道世情看冷暖，果然人面逐高低。

巾箱本第四十一出毛本全删，今亦补上。《九宫正始》卷五收有“刘袞”次曲(闻知道)，可见此出确属原有：

外上唱：(刘袞)乘驿骑，乘驿骑，陈留去开旨。

净、丑上唱：略请行轩，到此少住。

外唱：此间是何处？住此还怎地？

净、丑：此间站里，待将鞍马来换取。

外白：这是站里，换了鞍马。(净丑介)站官那里？

末作站官上唱：闻知道，闻知道，相公忽来至。不及迎接，万乞罪恕！

外：不索要讲礼，疾忙与分例。

末：同去便与，不敢稍违。

末白：总领哥，不敢拜问：这相公还是去那里勾当？

净：你不理会得——这是太师牛丞相。

末：如今那里去？

净：他将诏书去陈留旌表孝子门闾，

外：站官，你疾忙与分例鞍马！

末：领钧旨。

净：兀刺赤，俺路上要吃得勾，些个分例，我那里吃得勾！须索多讨些则个。

丑：有道理！待小人取了，总领偷将去，只道不曾与我便了。

末：兀刺赤，酒两瓶，肉二斤，米两斗在此，你收去。

（丑收净又收介）

丑：相公，站官不肯与分例。

外：唤那厮来！（净□□□□）

外：站官，大体分例，你主甚么？竟敢不与！敢是你不怕朝廷！

末：下官怎敢。方才支与他，都是兀刺赤使人将去了！

外白：打那厮！

（净打末介）

末：下官再与、与些。（扯介）

净：兀刺赤，还有甚么？

丑：只说道没有分例钱将耶，站官剥了衣裳，将了头巾，却不是好！

末：穷站官剥了衣服，外：泼祗候只为口腹！

丑：大丞相不管是非，破头巾将来裹肉。

这出戏极其完整。它深深地描绘出“大丞相不管是非”的好勾当。从站官和总领的口中所揭露的黑暗面，使我们自然地联想到《长生殿》“进果”出的情景。我们不应该把这种小小的段落看作“不足道”的东西。

毛本最后的一出是合并巾箱本第四十二、四十三出而成的。巾箱本是在“不是一番寒彻骨，争得梅花扑鼻香”两句下分段，其他曲文的出入处不多。

从上述巾箱本和毛本分出的不同情形看来，可见即使是高则诚改过的《琵琶记》，在时代先后的刻本中也颇有不同的地方（他刻不另说明）。但就现在昆剧中能演唱的诸出看来，其中主要几出的表演，像“规奴”、“南浦”、“辞朝”、“吃糠”、“赏荷”、“思

乡”、“剪发”、“赏秋”、“描容”、“别坟”、“廊会”、“扫松”仍是完全服从高则诚的著作思想的。曲文也基本相同。像《秋夜月》所收的《琵琶记》“托梦”，这种增加的段落，虽然在某一方面也反映出一些不满伯喈的情况，但究竟是粗糙的和不合剧情需要的东西，终究是湮没无闻的了。

末了，附带比较一下《琵琶记》曲文的异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早期和晚期的唱曲演变的情况：

〔金索挂梧桐〕区区个孩儿，两口相依倚。没事为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教他去做官，要改换门闾，他做得官时你做鬼！老贼，你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今日里要一口粥汤，却教谁与你！相连累，我孩儿，因你做不得好名儒。（合）空争着闲非闲是，空争着闲非闲是，只落得双垂泪！——巾箱本第十出。

〔金络索〕区区一个儿，两口相依倚。没事为着功名，不要他供甘旨。教他去做官，要改换门闾，他做得官时你做鬼！你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今日里要一口粥汤却教谁与你！相连累，我孩儿，因你做不得好名儒。空争着闲事闲非，空争着闲事闲非，只落得双垂泪！——《九宫正始》卷五。原注“又名金索挂梧桐”。

〔金索挂梧桐〕区区一个儿，两口相依倚。（他听了广才之言，今日逼他求选，明日叫他去求名。）没来由为甚么功名，不要他供甘旨。你教他做官，改换门闾，只恐怕他做得官来你做鬼！你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只图他三牲五鼎供朝夕，到今日食一口粥汤却教谁与你！相连累，我孩儿，为你做不得好名儒。（合）空争着闲是闲非，只落得双垂泪！——《秋夜月》“闹饥荒”，夹白略。

以“六十种曲”本此曲和《九宫正始》相较：“教他去做官”作“你教他做官”，“他做得官时”句上加“只怕”，句下加“老贼”同巾

箱本，“闲事”两句“事”作“是”，是。

这是曲文极少相异的例子。也是一般的例子。

从巾箱本、《九宫正始》和毛本曲文比较下，改动得多的曲子并不算多。以下就是两个难得举出的例子：

其一，毛本十四出“激怒当朝”：（稍异一、二字者略）

〔双鹧鸪〕听伊说，教人怒起……

〔前腔〕媒婆告相公知，恨那人作怪跷蹊。千不肯，万推辞。这话头不惹些儿。道始得及第，纵有花容月貌休提。他骂相公骂小姐，道脚长尺二。这般说谎没巴臂。

〔前腔〕恩官且听咨启……

〔前腔〕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细思之，可奈他将人轻觑。我就写表奏与吾皇知，与他官拜清要地，务要来我处为门楣。

〔意不尽〕这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了圣旨；只教他辞官辞婚俱未得。

《九宫正始》所收四曲，第一曲全似，不录；第二曲少“千不肯”至“惹些儿”三句，“花容月貌”作“花貌”，“休提”下无“他”字；第三曲全似，不录；第四曲大异：

他元来要奏丹墀，敢和我厮挺相持；读书辈，没道理，不思量违背了圣旨，只教他辞婚辞官俱未得！

巾箱本和《九宫正始》的全同，可见毛本把原来“双鹧鸪”的第四曲，改成“双鹧鸪”和“意不尽”，并且加了不少文句。

其二，毛本二十出“勉食姑嫜”：

〔夜行船〕忍饥担饿何日了！孩儿一去，竟无音耗。甘旨萧条，米粮缺

少。(合)真个死生难保。

巾箱本和《九宫正始》都题作“玉井莲后”，仅“忍饿担饥，未知何日是了”二句。可见毛本因“玉井莲后”原是不全曲文，另一方面也无从知道“玉井莲”的句法，就把它改成了“夜行船”。

此外，毛本所增的曲子，像第三出的三支“窄地锦裆”，第四出的“宜春令”第四支（巾箱本和《正始》原都是“吴小四”），第五出的“徐文”……等都是。相反的，巾箱本原有曲而被毛本所删的，除前举四十一出整出及四十出后半外，也有二十五出的“驻马听”最末一支：

满纸云烟，说尽离愁千万千。想那层楼十二，有个人人倚着危栏。他想归期，数飞雁，阻关山，见书如见经年面。（合前）

此曲的确可删。它不但和“驻马听”第二曲末唱的语义重复，并且像“倚着危栏”二句也不合赵五娘的身份。至于第四出原有婆婆唱的“吴小四”，却是很好的，可能因为它与第十六出丑做丐子所唱的“吴织机”有些相似而删去了：

眼又昏，耳又聋，家私空又空。只有孩儿肚内聪，他若做得官时运通，我两人不怕穷。

希望这篇短文对研究《琵琶记》的同好们能有一些帮助。

## 黄孝子寻亲记

徐渭《南词叙录》于“宋元旧编”中著录有《王孝子寻母》，江浙人念“王”和“黄”的声音相同，所以《王孝子寻母》应即是《黄孝子》别的异名。在《宋元戏文本事》中，我曾经据《南九宫谱》辑录其遗曲十九支（一支题为“寻母记”），加以本事的排列；因知郑振铎先生已发现《黄孝子寻亲记》全本，在篇末附记中，曾有如下一段补充说：“在这戏文未流行以前，我还保留了本节的残文，以备他日见到原书时印证……。”稍后，杜颖陶先生在《剧学月刊》三卷十期发表了《谈黄孝子戏文》的短文，他根据程御霜同志所藏的二十六出全本，勘证了《宋元戏文本事》所推论的错误的地方，当时我很感谢他的指正，可是终究还没有见到全本。——现在“古本戏曲丛刊”所收的郑氏抄本影印了，就再校录一过，重新把原文改写完善。

杜颖陶先生一文，所举二十六出全目和现在的影印本几无差异，所以可相信程氏藏本也不致有大出入。另一方面，除了原来徵引的《南九宫谱》残曲外，再从《九宫正始》中也检出《黄孝子》曲文资料，再次对照的结果，可以知道，现在的抄本《黄孝子寻亲记》确有“好几处显露着被删节的痕迹”（引用杜文语）。当然影印本所题“元阙名撰”字样基本上还是可取的。

以下就把曲谱中所辑有的残曲和抄本作一比较说明。为便于读者了解起见，先将剧情摘录如下：

宋末，元兵攻建昌，黄普集义兵抗元，兵败，为元将木华黎万户所杀。普妻陈氏，有子名觉经，时方三岁，在乱军中失散。陈氏被木华黎掳去，欲纳为妾，陈氏不从，木华黎大怒，将杀害时，赖其母太宜人救免；后元人降旨释俘，陈氏得脱，居住汝州春店。觉经承老仆陈容夫妻养成，知幼时曾聘曾有三女曾庆贞，但忆母心切，不愿完婚，乃周游寻母，有三因乱后不知黄家底细，今知觉经出走，拟改嫁其女，庆贞不从，投水，为乐善提举所救，养作义女。其后，觉经遇母，至普觉寺进香，先遇陈容，后遇庆贞，遂为姻眷，一家完聚。

此剧情不但含有封建道德意识，且夹杂有迷信的气氛，如“虎护”、“蛇护”、“祈梦”等出是，故以剧本意义说，似乎可取之处不多（至多也不过是有抗元的背景罢了）。

《九宫正始》所录《黄孝子》曲文，都题作“明传奇”，以此剧情背景来说，至少也该是明初的戏文。这里根据残文在剧中先后出数的排列程序，辑录如次，并略加说明。

第八出“游园”，曾庆贞和梅香游园时唱：“出”抄本作“折”，今依习用名称改。

〔天香满罗袖〕身处深深庭宇，镇绮罗珠翠，簇拥香躯。回来时闲翦菖蒲，消遣处学调鹦鹉。任烹鲜煮肥，任烹鲜煮肥，琼浆绿醕。春园斗草，凉亭避暑，清秋玩月，严冬拥炉；一年好景，肯空辜负？

第九出“脱骗”，黄觉经寻母时，在酒店中被拐子骗去行李衣服。生、小生、付在酒楼上合唱：《正始》题作“御林木”，词句无异。

〔摊破簇御林〕秦楼上，卖酒牌，邂逅相逢梁栋材。饮一杯且自消忧，何必两行金钗！风云适时君莫骇，一朝奋发终须在。禹门开，蛟龙得雨，池沼岂沈埋？

第十出“逼嫁”，净曾有三唱：

〔一封书〕黄家子已去，向天涯寻老母。家零替怎诉？把居室皆施与。去路茫茫何日返，尘世劳劳岁月徂。细思之，我差误，须把孩子别改图。婚姻事，须记取，早知今日悔当初！

第十二出“淙泥”，觉经寻母途中受苦时唱：

〔孝顺儿〕家乡远，途路里，孤身万山吾命危。杨朱枉含悲，阮籍漫垂泪。思量此际，举步难前，欲行无计，勉强撑持，陷入泥途里。细想萱亲何处，若得相逢，不枉了驱驰狼狽。

第十三出“春逼”，木华黎逼陈氏春粟，陈氏反抗。木唱：

〔莺啼春色中〕一言激得人怒起，不由我生嗔。你是遭驱掠被掳奴胎，怎与我勋胄相亲！假撇清，装聋作哑，虚礼数卖乔生分。自今为始，朝春暮收，敢违分寸！

第十四出“虎护”，觉经寻母途中遇虎前唱“绵搭絮”，此下有外降虎时唱北曲越调“斗鹌鹑”一套，在南戏中插用整套北曲，这是值得注意的例子。

〔绵搭絮〕草芳风暖正春深，只见汉寝秦陵，过骊山苍翠森，过华阴雷首将临；又见巨灵仙掌，太白豪吟。我这里东望长安，千仞山遥日响金。此曲原题“寻母记”，实同。《南音三籁》收此，词句略简。

第十五出“逐女”，抄本有“东瓯令”，《南九宫谱》收“金莲带东瓯”曲，以句意看，同为曾父唱，似属同折之改文。两曲并录于下：

〔东瓯令〕无男子只有这女娇娥，恼恨当初讹上讹，不思量坦腹东床左，



日渐光阴过，等闲绿鬓变成霜。身后事如何？

〔金莲带东瓠〕婚姻及时须揣度，这场事务非小可。良媒证一心要付托，岂容仍前执滞更差讹！身后事如何？

### 第十六出“祭江”，小生乐善行船祭江唱：

〔朱奴带锦缠〕明日里轻舟便拿，今日里把包裹先打，化纸焚香点炬蜡，神明事敢违时霎。酌水献时花，把三牲福礼，银杯酒泛霞。愿得皇天祐，好风吹送上京华。

第十七出“投江”，叙曾女投江遇救事。《南九宫谱》和《九宫正始》同录“清商七犯”曲，依语意应属此出曲文，或曾女投江前唱，但抄本中无可查见，用韵亦自不同，疑曲谱所见《黄孝子》更有完全的本子。

〔清商七犯〕儿生蹇，逢患难，甫三龄把姻事攀。蓦忽地四海干戈，不堪防一旦离乱。心酸，《正始》作亲，较是，姑被掳遭逼赶。五《正始》作两岁儿既长悲潜，居室舍作僧堂，寻觅慈颜，不见母誓不回还。为父逼要我改调更弦，奴心愧赧。论贞女肯二天？颜汗！泪斑斑，甘愿与鱼龙作餐。

### 投江遇救，曾女对乐善叙述：

〔三嘱咐〕念奴世阙时江贯，无男子，产丫鬟。孩提许嫁黄郎为东垣。伊家忽值兵戈难，他娘被掳，他父命残，人离家破遭涂炭。

〔喜还京〕黄郎渐长年弱冠，一心要觅慈颜。舍宅为寺，断荤素餐，誓不见亲终不返。家道皆零替，郎行何日还，为爹行逼嫁奴羞赧。此二曲《正始》所收，字句全同。

今细按前“清商七犯”曲，句意几全同此二曲，但曲谱所收不

嫌重复，定为《黄孝子》同剧曲文，故疑前曲为投江前所唱。《南九宫谱》又收“二犯香罗带”（同《正始》“香风俏脸儿”曲）亦为抄本所未收，原句如下，更以司唱者人物以意举出之：

父：冤家主意偏，不容劝谏。

母：花枝样好儿成逼遣，进无门路退无缘也，只得拚一命，丧黄泉。

如今随波逐浪魂魄远。指望你终身养老，谁想半路轻捐。思量起俏脸儿，怎不教人可怜！

此曲当是曾女投江后，曾父、曾母闻讯后唱辞。推想在“投江”后，尚有“忆女”（拟名）剧事被今抄本所删略。

第十九出“祈梦”，觉经和经商人周昌同至圣妃娘娘祠求梦，周昌唱：

〔梧蓼弄金风〕冲州府，离家乡，途路走忙忙。忽向丹霞楼过，笑杀孟知祥，当年瓜枣拜天皇也啰，却忆相如词赋，子美文章；绿暗红稀，不觉客怀增壮。

第二十出“试贞”，太宜人和陈氏对话，陈氏唱：

〔傍妆台〕宜人恩德浩如天，已分今生，欲报更无缘。既大厦相遮庇，又六事每周全；陪早常晚厮伴，活计相扶援。光阴换，岁月迁，等闲绿鬓变华颠。

〔香罗带〕深蒙尊意怜，恩似海山。想奴宵春暮牧谁顾盼！今朝幸得遇慈颜也，收留佛院。遭驱虏受千羞万渐，奴家命蹇，也不须怨天，教奴离乡背井受熬煎。总使奴今日里还乡，怎能够地府几夫与奴重相见！

前曲据《南九宫谱》，抄本未收；后曲据《九宫正始》，抄本收而句有异处。“傍妆台”曲今依语意和“香罗带”同韵缘故，并列于

此。今并将抄本“香罗带”曲附作比较如下：

深蒙尊意怜，你的恩如海山。罚奴宵春挂牧谁见怜！今朝幸喜遇慈颜也，收留佛院。感恩万千，教奴离乡并受熬煎。纵使奴今日还乡也，怎能够地府儿夫与奴重相见！

第二十一出“释俘”，陈氏唱：

〔传言玉女〕万种幽情，欲诉向谁评定？羞睹那孤形瘦影。抄本题名为“玉女安瑞云”。

〔黄龙捧灯月〕孤苦伶仃逢厄运，方当四海龙竞。兵戈扰攘，母子分离，各自逃生。被鞫囚万里难凭，遭掳掠一身谁拯？今忽遇降隆恩，如同再生。

第二十二出“详梦”，生对客商唱：

〔山渔灯〕二十八年在江湖上，水涉陆驰，途路飘荡。亲遭掳难觅行藏，徒然涕滂。几时得遂儿终养，刚鸟鸟寸草辉光！如今知他在那厢？乳哺劬劳空思报，役梦断魂无计偿。提将起，不由人惨伤。念冬温夏清，谁候端详！末四字抄本作“谁效黄香”。又抄本题名“天灯照芙蓉”，《正始》题名作“山渔挂榴灯”。

第二十四出“送行”，前出“春店”觉经逢母后，此为太宜人送母子两人回家时，黄母唱：

〔道和排歌〕荷相怜，护老萱，得遂留残喘，不使陷深渊，今日再团圆。想晨昏朝暮，疾病痛痒，忧愁风雨慰寒暄。重生父母感恩偏，欲竖穹碑把德镌。三生幸逢大贤，铭心镂肚敢轻捐。今回首，衣漫牵，举杯那忍著归鞭。

临行时，黄母和觉经合唱：

〔庆时丰〕日迟云淡东风软，泥融沙暖物华鲜。墙里红妆戏秋千，盈盈笑语挥罗扇。行程处，景正妍，桃花如火柳如烟。扬征袖，行步展，傍花随柳过前川。抄本作“庆丰歌”。

〔马鞍儿〕晓莺隔叶娇声啾，时闻得闲啼鹁；掠波燕子如双翥，入雕梁珠帘半卷。还过重重村落，又行来攘攘区廛。消停饱玩频留恋，非同向日，苍皇袒跣。阳和老，寒气浅，莺花似锦絮如绵。扬征袖，行步展，傍花随柳过前川。抄本作“马鞍歌”。

《南九宫谱》录此三曲，后两曲与抄本字句几全同，而首曲“道和排歌”抄本未见，仅有“排歌”，字句不同。在相互对校下，末三句全同，足见此“排歌”为截取原“道和排歌”而成者。附录于后：（原“道和排歌”应不止一曲，因此曲为太宜人所唱。）

四十余年，寒家偃蹇，终朝往返留连。情同骨肉谊犹坚，半晌何曾断离肩。程途里，须自遣，晏行须是早安眠。今回首，衣谩牵，举杯那忍著归鞭。

《南九宫谱》另收仙吕近词“赚”一曲，应是末出“团圆”中曲词，而为黄觉经报答陈容所唱，抄本未收，原词如下：

高义惟仁，乳哺看承得到今。蒙尊嫂，提携抚抱谁似恁。为寻亲，又赠盘缠规且箴，音问长洵见素忱。到此犹成美，大恩未报，厚颜堪砦。更休撇管！更休撇管！《九宫正始》题“二郎赚”，字句全同，惟少末叠句。

《九宫正始》另收“绛玉序”似亦为“团圆”曲词，试分析如下：

乐善 尊姑去远，知他是甚日能归乡曲？

曾女 懊恨儿夫，万里亲颜何处睹！渐年衰无嗣续。

×××

×××

似为有  
证白介过

乐善 因伊个舍死忘生，因伊个搵辛吃苦，谢天果得从人愿，今日在故园完聚。

此外，《九宫正始》尚有黄觉经寻母行路两曲，不知入于何处，姑附于篇末。后曲《南九宫谱》亦录，字句全同：

〔斗宝蟾〕行行巴蜀近，见少室希夷，似汉寝犹存。过却潼关陇豫，慈韩尚未能申。攬管！想何时得扇黄香枕，岂惮冲寒冒雨津。华阴，不觉远水遥岑。

〔骤雨打新荷〕推窗看，撒玉葩，彤云满空岐路赊。冷逼重裘，只见乱纷纷蝶翅斜。子猷舟怎驾？浩然驴怎踏？端的压折枯槎，冻损梅花，渐觉晚来密愈洒。

其他像《九宫正始》“普天乐”断句“蓼滩头，蘋溪凹，波似靺，山如画”也不见于今本，疑亦是行路之词。凡此，都不一一俱收了。

总结以上所引诸曲，有完全增出者，有删改运用者，有字句稍异者，有全同者；而以后两种情形居多（实可视为一类）。所以抄本《黄孝子寻亲记》二十六出曲文虽是曾经删改的本子，它到底给我们提供了研究元明南戏的良好资料。

## 陈光蕊江流和尚

《江流记》南戏著录于《南词叙录》“宋元旧编”，题作《陈光蕊江流和尚》。同《黄孝子》南戏的情形相似，我们还不能确知它究竟是宋元的作品或者是明代的作品；钱南扬先生《宋元南戏百一录》据《雍熙乐府》、《旧编南九宫谱》辑得残曲计三十四支（应作三十七支），又从《九宫大成谱》辑得二支，除《大成谱》是清初的作品不论外，以《雍熙乐府》、《旧编南九宫谱》所录的情形看来，它无疑最迟也应是明初的作品。

今存明初杨景贤《西游记》杂剧六本，其第一本也完全是敷演《江流记》故事的。如果把这本杂剧的内容和《西游记》小说第九回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已有不少的差别。《西游记》杂剧故事，今转录钱著，代作说明如下：

海州陈萼，字光蕊；唐太宗时，以状元及第；旋奉命为洪州守，挈妻殷氏赴任。小憩百花店，购得鲤鱼一尾，……释之。舟行至大姑山，舟人刘洪涎殷氏美，投光蕊于江而胁殷氏；时殷氏方孕，冀延陈氏一脉，忍辱相从。洪冒光蕊名之任。殷氏生子匝月，洪迫令弃之，乃乘间作血书，各叙颠末，系于胸前而浮诸江。渔人得之，以呈金山寺丹霞禅师，禅师令人抚养，取名玄奘。越十八年，告以前事，玄奘遂往洪州寻母。时刘洪已因病致仕，继任者为虞世南，殷氏令子往慰之。捕刘洪置诸法。初，光蕊落水，为龙王所救，得不死。龙王即曩时所放鲤也。至是，送出光蕊，夫妇团聚云。

小说记光蕊赴任时，和他的母亲张氏(《江流记》称许氏)同行，到万花店，母病；而光蕊因任限所迫，即先行。不想光蕊途中遇难，母因顿以致眼目失明，其后感神明相佑，又得完聚。如果以钱著所收《江流记》南戏残曲三十九支(今无可补)内容推测的话，可以发现：南戏的内容是接近于小说的叙述的。

此外，还有一个难得的资料，这就是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所藏的清初内廷戏曲《江流记》。

这本《江流记》共分十八出，十八出中有南曲，也有北曲；有崑腔(原作昆腔)，也有弋腔，它也可以说是元明以来江流故事的集成剧本。另一方面，自然也有许多删截、增补的地方。现在先把出目列出：

- |            |            |
|------------|------------|
| 一、相府门楣招快婿  | 二、彩楼欢会配良姻  |
| 三、布衣喜得深恩至  | 四、慈母欢从意外来  |
| 五、纵赤鲤施仁积德  | 六、遇凶棍起难生灾  |
| 七、海龙王报全慈惠  | 八、狠强盗丧却良心  |
| 九、掠人色胆包天大  | 十、撇子贞名似水清  |
| 十一、一水顺流飘匪至 | 十二、元奘入定悟前因 |
| 十三、思儿许氏贫兼病 | 十四、寻母高僧喜共悲 |
| 十五、遇瓦窑祖母知因 | 十六、设祖饯龙王答义 |
| 十七、昭彰恩怨登时判 | 十八、母子夫妻一旦欢 |

在这十八出名称中，已不难看出这个故事的大概内容了。这里应该说明的是，清代内廷抄本戏曲，往往把出名任意增题，像章回小说的样子。这种出名的称呼，在传统的南戏剧本中原不是这样的。以下，因全称出名的麻烦，只单引数码来作代表。

《西游记》杂剧第一本，分成“之官逢盗”“逼母弃儿”“江流认

亲”和“擒贼雪仇”四节，《江流记》中把它全部接受下来；其第六、第七两出相当于“之官逢盗”，把原来的整套曲文分为两段，另外就不得不在第六出下加上一个“煞尾”；也就是说，把“之官”另成一出，“逢盗”另成一出；其第十出相当于“逼母弃儿”，即昆剧中的“撇子”；其第十四出相当于“江流认亲”，即昆剧中有名的“认子”；其第十七出相当于“擒贼雪仇”。这些接受《西游记》杂剧北曲的地方，曲文很少有不同的地方。

如果就钱辑的残曲作一比较，则《江流记》所接受南戏的部份是极少的。钱辑残曲三十六支被采用的仅有十二支，散见于第四、第九、第十三、第十四诸出中，而第九出又占有八支之多（十四出整套为此曲，惟套前另加的“香归双罗袖”一支，恰被《旧编南九宫谱》所收）。这个收有此曲和南曲相差悬殊的情形，我以为是在清初，《江流记》南戏的本子已无可见，但《西游记》杂剧却是被完好保留下来的缘故。

虽则如此，到底由于《江流记》曲白全存的帮助，使我们可对于南戏残曲有进一层的了解，可补正钱著的不足。

《宋元戏文本事》收“江流和尚陈光蕊”篇，仅据当时所辑得的曲文二十二支加以排列，虽然这个依本事排列的次序没有什么错误，但遗漏的十四支曲文却是个大缺陷；现在就根据钱著、《江流记》，并借用《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慈悲愿》的本事重新再作整理（《慈悲愿》全剧今无可得，一般曲谱中所收“撇子”“认子”两出称为《慈悲愿》者，其词即《西游记》杂剧第一本中两折）。

“观音大士颁佛旨，令毗卢尊者降凡，托生陈光蕊家。”盖陈光蕊生后，其父已去世，有开场时“神仗儿”曲：

陈母：孀居数载，别无亲的，只有我儿，教子一经成器。



光蕊，便有黄金白玉满堂堆积，争如母，恁贤慧。

其后，光蕊上京长安求举，得中状元。“妻殷氏，大将开山女。”据《江流记》，有《彩楼欢会》一节。此时，陈母在家想念光蕊，有“阮郎归”曲：（《江流记》第四出收，“孩儿去”，“去”作“往”）

孩儿去，求科举，到如今兀自无个消息。遣娘悬望，倚定柴门无踪迹，只怕你恋酒贪花，顿忘却亲笔甘旨。闪得我冷清清，闷恹恹，扑簌簌泪双垂。何日挂，锦衣归。

果然光蕊衣锦荣归，院子有赞赏之辞，咏陈状元：

〔泣秦娥〕记十年勤苦在萤窗雪案里。正桃花春浪，一跃化龙鱼。感天恩相眷，娶得一个如花似玉娇颜女。得蒙刺史新除，腰金衣紫，拥朱幡画戟荣乡里。（合）想成人也是诗书，想误人也是诗书。

钱南扬先生推测此曲是陈光蕊唱，在授职将离京时。今以《江流记》本改正之。

以限于任迫，光蕊不能久住京城，下面的“齐天乐”前五句便是他离京赴任所唱，后五句似是殷开山夫人对其女所唱的。

荣膺丹诏瓜期逼，只得暂离京国。泛水残英，随风飞絮，添我离情堆积。三年任满，便回乡里，泪珠偷滴。叠叠阳关，好教高唱助行色。

在光蕊携妻回乡前，殷开山夫妇以酒食饯别，有曲文一套，看语意，是颇有伤感的味道。

〔正宫过曲〕〔阳关三叠〕五马行程拥画戟，正是男儿方表诗书力。且匆匆南北为行客。去开幡治黎民，但守着宽平清白。看棠阴满道侧，有黄童皓叟歌德政，名声指日达上国。

〔么〕生居宦门，千金娇女，岂知一旦分南北。正无聊叹息，闻听翠微，

啼着蜀魄，又此时添成怨忆。问杀人只怕伤春，回首暗将珠泪滴。  
〔风淘沙〕骨肉团圆知甚日！冷清清怎将息。蝴蝶梦中难寻觅，阻隔关  
山心似戚。奔波在路，把少年虚掷。负春花，悞秋月，成头白。人生  
最苦是名利，漫算来漫何意。  
〔一撮棹〕回家里，团圆笑声溢。同翠奁，连鞍付马高知。莫恋他乡好，  
须知望京畿。重会面，宜开筵席。  
〔尾声〕宽怀抱，莫怨忆。三载风光瞬息，肯久萍梗踪迹。

在“望远行”一曲里，陈光蕊一面唱着，一面上旅途：

名缰利锁，历尽前途凄楚。翠减红销，何日此身安妥？过了叠叠山崖，  
又见迢迢野渡，回首望长安日下。

又有“应时明近”一套曲辞，《雍熙乐府》题“投宿”，可能是连  
接在“望远行”以后的：

〔应时明近〕崎岖去路踪，见叠叠几簇人烟风景佳。遣人停住马。扁舟  
一叶，丹青图画，一抹翠云挂。〔双赤子〕远雾罩汀沙。觑白鸟数行飞，  
见人来也，惊起入芦花。小舟钩曳，收纶入浦，弄笛相和。  
〔画眉儿〕动人万般凄楚，离情怎躲！偶睹前村，水绕人家，画桥风展  
酒旗斜。好买三杯，消遣倦乏。  
〔拗芝麻〕西山日渐沉，此际端不可。暑气炎，宜趑步，早去寻安下。  
樵叟闭柴门，牧童归草舍。古寺钟敲数声，野水无人渡。  
〔尾声〕绿杨影里新月挂，孤村酒馆两三家，借宿今宵一觉呵。

钱南扬先生说：“此套《雍熙乐府》原题‘投宿’，当是光蕊一  
行在旅途中唱。而《盛世新声》题作‘江流上路’，恐误。”我以为  
“江流上路”应作《江流和尚陈光蕊》“上路”折来解释，并不是江  
流寻母在路途中的意思。

《盛世新声》的原注并没有错误。

到万花店(或作百花店),有店主人登场的“赏宫花”一支:

年纪老成,从来极小心。整顿房洁净绝埃尘。门外大书天下馆,家中安歇四方人。

此下应有母病,嘱光蕊夫妇就任先行一段,惜无曲文留存。光蕊夫妇行至江边,“雇刘洪舟。洪素凶恶,惯于水面行劫;觊殷美丽,刃其仆,缚光蕊投江中。”这个危急的场面,即是《江流记》第九出所描写的,此中共有八曲:

光蕊:[缠枝花]告壮士听拜启;念我是儒生辈,要财宝都拿去。望周全,归人世!

刘洪:好笑你,无道理,敢把我如同儿戏。若要我周全你,只饶你个血流体。

殷氏:[贺新郎袞]这贼汉全无些道理,杀害我一家使婢。若把我男儿害取,我情愿先投下水!

刘洪:休恁地!只为你,只为你庞儿俊美。

光蕊:[袞]这贼汉谋心恁的,把我妻儿欲骗取。只虑你怀胎在体,更兼我娘行老矣。

殷氏:休怨忆,莫怨谁,祸到临头怎避!(此曲《江流记》略而不载。)

刘洪沉光蕊,掳得殷氏后,和众盗欣然而去:

盗辈:[柳梢青]今日试展开帷,看来煞富贵。正新除政事廉能,黎民总喜。今日在血堂深处,贱累得蒙皇周庇。

(合)广设华筵,畅饮高歌,大拚沈醉。

[前腔]簇簇草舍疏篱,人家半掩扉。江边旅艇渔舟,聚于沙尾。

刘洪:藕情悄悄,奔往前途,要赶孩儿,称咱心意。(合前)

有“大河蟹”一曲,应在刘洪冒名顶替接任时唱,《江流记》删

去此曲。原文是：

大胆初心鬼神惊，杀害几何人。不是当初生巧计，如何得到洪州做官人。

殷氏随刘洪到任后，生子前曾得一梦。生子后她唱：

〔转山子〕梦叶麒麟生佳兆，又添我无聊。才离了十月怀胎，又惹一场烦恼。战兢兢度日，算吉凶未保。

〔红芍药〕负屈与衔冤，苍天也知道。闪的我扑扑簌簌泪痕交，寻思痛苦咽倒。(刘洪欲杀其子)算来此事难恕饶，拔刀出断不入鞘。你如今真个待杀小儿曹，只得把冤屈事负声高。(末句《江流记》是“只拚得个人怨也声高”，较好。略异者不校。)

刘洪被众劝住，即命殷氏陪酒，她不得已唱：

〔女冠子〕冤家今日开芳宴，这苦事怎生言！画堂中只管频呼唤，不知道我心中怨。

院公闻知这般情况，相劝见机行事。有“痴怨家”曲：

猛可里听得闹炒，老汉大胆来到。只见相公吁气心下焦，夫人在那厢烦恼。(合)无倚靠，如何是好！难说尽他这般圈套！

《江流记》未收的“梁州序”一曲，亦当在此出前后：

殷氏：谋心毒害，出言奸狡，怎不令人焦燥。

刘洪：教伊禁口，犹兀自絮絮叨叨！

众人：他去开幡展戟，你肯依随，也有个金花诰。

刘洪：仗此黑心一点呈英豪，十载清灯几番恼，却难道笔如刀！

另有“尾犯序”一曲，应为殷氏在光蕊投江后相忆之辞：

一景好孤凄，垂杨渡口，衰草秋水。剑化萍津，枉自刻舟求觅。思之，他那里悲风恨月，俺这里愁云怨雨。伤情处，一般烦恼两心知。

刘洪迫令殷氏撒子，撒子前殷氏自写血书以抒悲愤：

〔莺啼序〕拈来象管批茧纸，你与我除去浓墨，把玉纤指咬破皮开，蘸着鲜血来书。做不得挖目断臂，也只为结发恩义孝名亏。为人保不得发肤与身体。

“刺血书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有“孝顺歌”，仅存一曲：

陈光蕊，是父亲。冤屈尚难写尽！撒你在江心，知他死和生？都缘你命！若是长大成人，洪州寻问取，你亲娘，我从头说与缘因。

“盛木匣中，浮之江”即“撒子”全出，见《西游记》杂剧。《江流记》第十出全袭之无大异，不另叙。另一方面，陈光蕊母不知悲剧的发生，但无从获知光蕊消息，因而落魄遭难。她唱：

〔金鸡叫〕忍冻担饥饿，镇日泪如雨。恨我孩儿陈光蕊，撒下亲娘，自去享富贵。

〔醉扶归〕望得望得肝肠断，哭得哭得泪珠干。你去为官已开幡，怎不把你亲娘管！常言道“子孝母心宽”，也不坏了我秋波眼！（《江流记》十三出收此曲。末句作“不到泪滴尽秋波眼”。）

不知遇着何人收留了她，这时她唱：

〔古女冠子〕拜告拜告听咨启，望怜念把奴留住。我孩儿自小知礼仪，终不成把娘抛弃！必然有日，遣人来至。黄河尚有澄清日，岂可人无得意时。时来不敢有忘恩义！

对方唱“蛮牌令”：

平日软心肠，见了他好凄惶。忍饥并受冷，终日在街傍。我如今不免去救他，可怜见他年老离乡。强打醮，胜烧香。婆婆，频来此处无妨。

母亲在忆念儿子，殷氏也在忆念丈夫及撇去的儿子，有“醉罗袍”和“香归罗袖”两曲：

画阁，画阁上灯挑尽；翠被，翠被半拥梦难成！暗想当年成姻眷，玉貌多风韵。尘蒙鸾镜，也只为恁；寒生鸳枕，也只为恁。离愁万种千般恨。

金炉香冷，银缸灯烬，离人怕到黄昏，又早黄昏光景。怨孤眠凤帏，愁欹鸳枕。我欲图一觉，捱他寒更，阳台争奈梦难成！今有相思令，“心”归“门”里，放“秋”上“心”，问道思量甚？我便只思量着那个人！

此下即接“认子”。《提要》云：“丹霞所取光蕊子名曰江流，稍长，取法名元奘。年十八，告以父母名，出血书以示，令踪迹其母。奘大痛，遂沿江行脚。贼洪志殷氏逆己，折磨备至。尝令汲水江边，适遇奘，睹其貌，当己夫。讯出家始末，奘出血书，殷乃认其子，相抱痛哭。令奘毋泄漏，速诣外祖殷开山诉冤，勿使贼遁。”据《江流记》，元奘上路，于瓦窑又遇其祖母许氏，许氏由此亦备知始末。“惜奴娇”一曲，或是殷开山遇见江流时所唱：

老子凄凉，叹门楣犹不在，病恹恹愁肠似海。事到头来，且宜宽解。无奈，怎捱得形衰力败！

“开山遂擒贼。……斩其首以祭光蕊，而龙神已知，送光蕊出，僵卧江畔。殷见捞起，复苏，端然无恙。”于是一家团圆，

有曲“永团圆”(一作“耍鲍老”)作为收束。

忆昔衔冤并负屈，岂想道重欢会！奸雄空使牢笼计，瞒不过鬼神知。  
那时若没龙神救，岂想道有今日！若还不遇迁安的，也葬在鱼腹内。  
(合)看来罕希，恰似御毅亲递书，犹如豫章逢故知。把芙蓉帐，孔雀  
屏，重拂拭。菱花再合月再辉，鸾胶再续弦重理，论缘分非容易！

对于《江流记》南戏残曲的安排，大致如上述，谅无大误。此后即接元奘取经，展开整个《西游记》故事。南戏无传留剧曲，不具论。

钱著所收曲中，还有“燕归梁”和“浪淘沙”以及“三军旗”三支，不能知其剧中的地位，姑附于篇末：

〔燕归梁〕十载囹圄信未通，今日谢恩隆。若蒙哀念赐宽容，当结草，  
报无穷。

按此曲《九宫正始》卷十“羽调”收，“囹圄”作“圜扉”，其他均同；可见是一曲。但《正始》题作“佚名氏传奇”。又，《钦定曲谱》卷六收此，全同《九宫正始》，题作“拜月亭”。故以为《江流记》残曲，恐误。

〔浪淘沙〕乌兔走如飞，寒暑相催，浮生能有几闲时！绿鬓朱颜应不再，  
悟今是昨非。

作宋元戏文本事时，曾以此归刘洪梅过之词，现在看来，似颇牵强。这曲像是殷氏所唱。下面一曲，像是殷开山所唱：

〔三军旗〕凯歌早唱，金镜鞭敲响，旗帜高张，甲兵耀日光。马似龙强，  
人如虎壮，风云一摆威武扬。领赏休迟，争功莫让，回朝管取平四方。

## 张资鸳鸯灯

元代南戏《张资鸳鸯灯》有残曲三支见钱南扬先生《宋元南戏百一录》，后来陆侃如冯沅君的《南戏拾遗》又辑得十五支。这十八曲皆可见于《九宫正始》。钱氏《百一录》曾引《岁时广记》卷十二转引的《蕙亩拾英集》，叙其故事云：

近世有《鸳鸯灯传》，略云：“天圣二年元夕，有贵家出游，停车慈孝寺侧，一美妇人降车登殿，抽怀间红绡帕里一香囊，持于香上嘿祝久之，出门登车，掷之于地。有张生者，美丈夫贵公子也，偶游得之。见帕上有细字书诗三章，末云：‘有情者得此物，如不相忘，愿与妾面；请来年上元夜于相蓝后相待，车前有鸳鸯灯者是也。’翌岁，如所约，因获遇乾明寺。妇人乃贵人李公偏室，故皆不载其名也。”

但《蕙亩拾英集》所叙，不过是这故事的上段，后面还有不少的情节，这在发现了《醉翁谈录》以后，才被我们知道。陆冯因在编《南戏拾遗》时还不曾见到，因此某些曲文的推测就难免有错误的地方。又因《醉翁谈录》里的本事较详，所以十八支佚曲的句子在剧中所处的地位也更容易明瞭了。

陆冯说：“戏文情节，似与《岁时广记》有出入。女主角似是个有见识的风尘中人，男主角则是个流落的文人。”我现在却说：“戏文情节与《岁时广记》并无出入。风尘中人是配角，不是女主角；男主角也不是一直做流落的文人，他是先富后贫，后来生



活又安定起来。差不多经过好几次的变迁。”让我把《岁时广记》未写出的本事照《醉翁谈录》所录的节叙下来，就可以明白了。

“美妇乃李氏娘，原为贵家，乃节度使李公之妾。化装为尼，与张生会于乾明寺。”（生张资唱“玩仙灯”曲当在此）

元夕风光，看车马往来相逐。御街前笙歌韵雅。见这趂鼓咳来，尽般般呈罢。欲赏花灯，想乾明相将近也。（“春色满皇州”二曲亦在此。前曲李氏唱，后曲张资唱，合头二人同唱。词如下。）

告郎略听启，想前生，彩丝双双曾系。今世里，依旧共谐于飞。几年家路阻桃溪，谁想道僧房重会。（合）因缘到此，天为比翼，地效连理。天与共伊一对儿，你貌美，我每那更聪慧。红粉中，没一个似你娇媚。翠眉巧淡拂春山，娇留俊横拖秋水。（合）因缘到此，天为比翼，地效连理。

“后乃约宵遁，携去金珠数万。张生得金后，悉挥霍殆尽；生计萧然，乃至困蹇。因闻其父知秀州，遂往投。其母知之，恐父怒，阻张生行。”（此中有残曲“渔父第一”描写行程景致）

是则是路途间苦，有闲花落路旁半吐。芳草萋萋，绿柳拖金，淡烟带雨。风光淡荡堪图录，听出谷黄鹂解弄语，游蜂粉蝶双双舞，映水桃花间翠竹。间翠竹，傍小桥，数间茅屋，村深处茂林古木。向夕阳，见牧童跨着黄犊，梧桐角数声断续，横塘水暖沙鸥浴，举棹惊飞过远浦。杜宇声声怨春暮，劝道不如归去。

“生落旅邸中，方困顿，有妓越英者慕之，愿以妆奁赠，充下妾。张生乃讳李氏事，与越英成婚。”（有曲文九支）

〔大环著〕奴家从幼，堕落烟花，被这博磨，一个禁价。吃了万千控持，谪了无限磨难，受了多少志上恁下。算人间不一似我，向樽前意懒心谢。

今日幸逢见伊，似大海拾得一个明珠无分。(越英对生唱)

〔前腔〕一身在羁旅方流落，谢伊家眷录。十分向我，若是道不谢伊，是我瞒天瞒地，昧心昧己，不识好弱，愿和伊同宴乐，办取整心整固结果。须是倒戈卸甲，待做闲杆，与伊遮护。(生对越英唱)

〔金娥神曲〕告君，奴言试听。方才把金卮相庆，瞥然见君，被他生怒喷，不觉碎奴心，替君忧闷。

〔前腔〕小子家居汴京，知他过了多少山村。我特来省亲，怎知无定准，不容暂安身，未有投奔。

〔前腔〕告君，休口忧闷，劝会事莫非前定。邀骑从略往寒门，与君今日，相结婚亲。

〔前腔〕虽则谢伊家受悯，奈何身不由人。况牢落全没分文，那更又衣衫不整。(上四曲越英，生对唱)

〔前腔〕你但放心，随奴到家，自有衣衫，与君重整。谢得厚恩，旅中荷蒙持携，甚般多幸，彼此正青春，似蓬瀛中人。(前四句越英唱，后生唱)

〔前腔〕奴自小流落风尘，知是见了多少豪俊，未曾逢着一个如你风韵。你鹁鸪，我风流，两情厮称。

〔前腔〕似天桃间着红杏，对清风，赏明月，好景良辰。开怀处大家欢庆。我心志诚，伊心志诚，指松柏为誓盟，对神天作证明。

前曲且唱或众唱，末四句同唱。

“一边李氏恐张生困于旅邸，独自睹物思量。”

〔香罗带〕香罗带子新，新红间青，须知道寸丝是奴寸情，在郎身畔是奴亲也，休薄幸，莫忘故恩。一回带著一回上心，睹物思情也，莫学王魁负桂英。

〔前腔〕春残柳带阴，芳草正深，千红乱落飞絮英。杜鹃啼人不堪听也，

风儿又劲，月儿又明，房儿里少着一个人。冷冷清清也，这般光景凄惶奴怎禁！

〔前腔〕……珠泪倾，不觉早眉颦。

“李氏乃自往寻访。偶过一家，方开门饮宴，李氏前去省视，正见张资。大骂张生负恩。”（有曲一支）

〔东瓯令〕全不认，是奴亲，许多恩情没半分。将心自来托明月，亏心汉，谁知明月照他人！负心人！

“李氏被张生逐出。”（即唱）

〔金莲子〕好伤情，听樵楼更漏转夜深，转夜深！花街惨憾，念奴家两下没投奔，叫天不应地不闻。

“后告官，仍判李氏为妻，越英作妾。以喜剧收束。”综观全剧，除有大妻小妾的俗套外，大体类似《琵琶记》那样的组织。剧首的一段，记载李氏以鸳鸯灯和张生叙会一节，颇有可取。

## 崔怀宝月夜闻箏

戏剧以“崔怀宝月夜闻箏”故事为题材而尚存佚文的，元人杂剧有郑德辉同名的作品，元人南戏有崔怀宝。郑作残文我曾收入《元人杂剧钩沉》，无名氏南戏也有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的辑文，并加考索。此后，绿依在《剧学月刊》上发表了《崔怀宝月夜闻箏本事考》，冯沅君《古剧说汇南戏拾遗补》又补说“崔怀宝”，冯又作《关于薛琼琼》文载《俗文学》五十七期；现在我想把这个故事的大要及曲文整理起来，使成为一篇较有系统性的文字。

邵曾祺兄和我同在《五朝小说大观》第三函第一百二十四帙查到宋张君房的《丽情集》叙述的故事：

〔薛琼琼〕开元中第一箏手。中官杨羔潜还，崔怀宝饮羔薰香酒曰：“此以春草所造。”羔令崔作词，方得见琼琼。崔曰：“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箏。近得佳人纤子手，研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

此段缺字节删，不可为据。后来故戴望舒兄告我《岁时广记》卷十七“清明”引有《丽情集》全文，不禁大喜，亟录如后：

明皇时，乐供奉杨羔，以贵妃同姓，宠倖殊常；或谓之“羔舅”。天宝十三载，节届清明，赦诸宫娥盪出东门恣游赏踏青。有狂生崔怀宝佯以避道不及，跌身树下，赌车中一宫嫔，敛容端坐，流眄于生。忽见一人重戴黄绿衫，乃羔舅也；斥生曰：“何人在此？”生惶骇，告以窃窥之

罪。羔笑曰：“尔是大憨汉，识此女否？——乃教坊第一箏手。尔实有心，当为尔作狂计。今晚可来永康坊东，问杨将军宅。”生拜谢而去。晚，诣之。羔曰：“君能作小词，方得相见。”生吟曰：“平生无所愿，愿作乐中箏。得近玉人织子手，碍罗裙上放娇声，便死也为荣。”羔喜，俄而遣美人相见曰：“美人姓薛，名琼琼，本良家女，选入宫为箏长。今与崔郎永奉箕帚。”因各赐薰肌酒一杯曰：“此酒千岁藟所造，饮之白发变黑，致长生之道。”是日，宫中失箏手，敕诸道寻求之，不得。后旬日，崔因调补荆南司录，即事行李。羔曰：“琼琼好事崔郎，勿更为本艺，恐惊人闻听也。”遂感咽叙别。白是常以唱和为乐。琼有诗云：“黄鸟翻红树，青牛卧绿苔；诸宫歌舞地，轻雾锁楼台”。后因中秋赏月，琼琼理箏弹之，声韵不常，吏辈异之曰：“近来索箏手甚切，官人又自京来……”遂闻监军。即收崔赴阙，事属内侍司。生状云：“杨羔所赐。”杨求救贵妃，妃告云：“是杨二舅与他，乞陛下留恩。”上赦之，下制赐琼琼与崔怀宝为妻。

《九宫正始》所录元南戏《崔怀宝》十曲及残句，从上节本事的叙述中，也可有较明确的推断。像下面三曲，当为薛琼琼在官中游乐赏花时所唱：

〔十五郎〕晓来时犹带春寒，揭珠帘整珮环，姚黄魏紫花千万，倚玉砌，傍雕阑，待群葩开尽花初绽，一赏千金非等闲。且休言春意阑，沉香亭畔观牡丹。

〔金莲花〕繁华未许司空惯，歌金缕，舞翠环。向花前莫放酒杯乾。粉墙边，琼楼畔，绮席间，共来观牡丹。

〔贺新郎〕翠盖飞娇面，向沉香亭畔开时，醉中长看。看此风流倾国艳，红紫纷纷乱眼。算好处何嫌春晚。谁把天香和晓露，对东风，宫苑情何限！宜宴赏，称歌板。

南吕“梁州序”三支，当为崔、薛偕走时所唱。

槐天初霁，荷风拂面，嫩竹绕出莓墙。疏竹掩映，路旁正熟梅黄。风光，宜晴宜雨，不暖不寒，正好同游赏。旅邸情怀，缱绻岂悒快。隔岸蛙声闹野塘，忙惊起，睡鸳鸯。

见酒旗招饮霞觞，且留连同来庄上。卸雕鞍，骏马系在垂杨。溪旁，牧童牛背，两两三三，弄笛迎风响。旋买山薇野蕨恣歌唱。小麦青青尚未黄。庭草秀，蕙兰香。

又选甚飞燕新妆，再休题玉环仙仗。似寒鸦背日，离却昭阳。家乡，何必踟躇更悬望。过了汉江，愿得身无事，即刻到那厢。

此外逸曲四支和残句都是咏节序的，不知入于本事中哪一段落，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斗百索”咏重午两曲是：

蕤宾日正长，梅子黄时雨，浓阴薄雾，微凉轻暑。凝竚，旧俗犹存，不减儿童态度。看钗袅书符，衫裁画虎，把丝拴玉臂，艾悬朱户。(合)天上人间，风光好处是重午。

追慕，屈原楚些经，贾谊怀沙赋；彼此一时，愁肠千缕。难诉！后视于今，还似今之视古。共一时龙舟，朱旗画鼓，但应时纳祐，满觞角黍。(合前)

“古轮台”咏七夕两支是：

向梨园，凤竹龙丝奏云轩。仙音好曲歌喉转，玉人舞旋，慢拍虚催，袞煞从头挑遍。弄盏传杯，浅斟低劝，翠袖红裙可人怜，香团娇软。(合)似恁地好景良辰，称人心愿。永夜欢娱，年年相见，天上紫微垣。真堪羨，算来只此是神仙。

仙源，云汉乘槎是张骞，吹笙子乔缙山县，风车云辇；玉母西昆，满捧蟠桃来献，织女牛郎，共谐缱绻，犹胜嫦娥镇孤眠，广寒宫殿。(合前)

剩下的“泣颜回”残句“婵娟，祝付好姻缘”似和这“古轮台”二曲同时地所唱。依“古轮台”语意看，大约是宫中的庆贺时所唱，或者，其时薛琼琼还不曾碰见崔怀宝呢！

冯沅君在《关于薛琼琼》文后曾提出了四点意见：第一点，她根据元人的北曲资料推想崔、薛在花园中成配；第二是“斗百索”和“古轮台”没有适当的地方安插；第三点，她根据《北窗志异》及《玉马佩》（《曲海总目提要》）怀疑薛的情侣可能有崔怀宝和黄损两人，黄损在前，最后崔、薛结合；第四点，《岁时广记》所引的“黄鸟翻红树”诗及“平生无所愿”小词皆见于《全唐诗》，以为薛、崔实有其人。

先来讨论第一点：花园成匹配。我一直主张此剧题名既为“月夜闻箏”（有“刷子序”散曲为证），其中主要关键必从此出。但前所引《岁时广记》资料只及“游赏踏青……赌车中宫嫔”云云而没有叙及月夜闻箏；可见元剧中的结构自有不同的地方。

第二点，如上说“花园成配”的可能固然不小，则铺叙花园的笔墨也自然加重，有咏节序四曲也极自然。

第三点的讨论是比较复杂的，但从北曲杂剧《崔怀宝月夜闻箏》和《薛琼琼月夜银箏怨》（白朴作）南戏《崔怀宝》诸剧题名看，显然是崔、薛为剧中人的男女两主角。白朴《银箏怨》剧今只字不存，从题意着，倒是适合《岁时广记》中“后因中秋赏月，琼琼理箏弹之”一段有悲剧气息的剧事。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是以薛在宫中时月夜以箏诉怨被崔闻听事作为全剧的线索。因此我以为与黄损无关。

第四点，崔、薛实有其人其事与否，我以为《全唐诗》不可靠。《全唐诗》时常把唐人小说中的诗当作实有其人其事，这是清朝

人的胡闹。例如，许尧佐的《柳氏传》中章台柳的诗，沈亚之《秦梦记》里他自己的诗，都当作“实录”来看了。

“月夜闻箏”的剧本是有其很可取的内容的。它和《岁时广记》所叙故事的不同点，也正表现了原剧的特色。

【附记】亡友戴望舒君曾提及：“现存日本的《绿窗新语》中原出《丽情集》的那篇《崔宝羨薛琼弹箏》可能提供此剧正确的本事。可是此书既不易见，也无从参考了。”按，《绿窗新语》曾连载一九三六年《艺文》杂志，“崔宝”篇见第五期，比《岁时广记》反简单得多。刘永潜有《再谈崔怀宝》短文亦引及此条：

薛琼琼，唐开元宫中第一箏手。清明日，上令宫娃踏青，狂生崔怀宝窃窥琼琼，悦之，因乐供奉杨羔潜得之。羔令崔作小词，方得见薛。崔乃吟曰：（词略，见前）因各赐薰肌酒一杯。崔后调补荆南司录参军，琼琼因理箏，为监军所取赴阙，明皇赐琼琼为崔妻。



## 王祥卧冰和十孝记

《王祥卧冰》或简称《王祥》，或又称《卧冰记》，《王祥行孝》是元代无名氏的南戏，今仅有残文留存。《十孝记》是明代万历年间沈璟所作的传奇，据现在考证的结果，知是十个短剧，每剧三折的集合体，分演十个故事。这里把这两种合并立论的原由是：《十孝记》中有一个故事也咏的是王祥，它却与元戏《王祥》有别；如果我们稍一粗心，就会把它们混为一谈，以致元明不分，体裁相混。

郑振铎先生所藏的《群音类选》，是晚明文会堂主人胡文焕所编纂的选集，也就是现存《十孝记》佚文收罗得最多的书。每事皆选一出，不及说白。所谓“十孝”，即是：黄香、郭巨、缇萦、闵子骞、王祥、韩伯俞、薛包、张孝、张礼和徐庶。傅惜华先生也藏有抄本残帙《群音类选》，曾作《十孝记逸文》载《俗文学》第四十四期。其中《王祥卧冰》的残曲是：

〔孝南枝〕黄河水，十月冰，如今况逢腊月景，怕母向似冬凌。儿深被凌并，情知是我命，只得苦告冯夷，暂时协应；再恳龙神，救我多灾愆。若是冰不解，也是我，没孝情，不如丧吾身，日犹眠！

〔前腔〕我除巾幘，解带鞋，脱衣跣足拚。剖冰击碎，这几度凌，渊鱼怎能形？只见霎时光莹，岂是他转阳和，冰难坚硬；未逢惊蛰先雷，恐又违冬令。这是神启佑，川效灵，如今取河鱼，路无梗。

〔前腔〕看他来相傍，如有情，随人打捞全不惊，他何忍去煮羹？只因

奉亲命，来时悲哽，此去开颜，每逢天命。如今将及家门，想慈母迎门等。只见街市里，人如潮，望吾家共驰骋。

〔前腔〕承符檄，征俊英，遥看德门和气迎。好似履春冰，何来这荣命？急须承领，聘你去别驾沂州，为你孝思笃行。吾弟孝友无双，敢是将他聘！须不为宠若惊，捧檄时，且与老亲庆。

沈璟的《南九宫谱》自己收有《十孝记》曲十九支，稍迟的沈自晋《南词新谱》也全部照收；《九宫正始》收七支注明“明传奇”的也都没有超出这十九支范围，另一曲注“元传奇”的也在十九支中，当是编者的误会。其他像比沈璟较早的蒋孝《旧编南九宫谱》、《南词叙录》都没有《十孝记》的剧名，可见明代原不曾有两种《十孝记》剧本的存在。

《王祥卧冰》南戏虽不存，但残曲却不算少，我的《宋元戏文本事》和钱南扬的《宋元南戏百一录》曾加排比论列，当时也就产生误把《十孝记》中“王祥”曲收入的错误。现在觉得尤其可笑的是，《十孝记》尚有不是叙王祥的曲文，为此也往往混入“王祥”中去了。这里我就依次把它们们的残文考查出来，叙录如次：

一、黄香 《南九宫谱》卷十二和《钦定曲谱》卷十二有商调的“猫儿出队”，首句是“学成不仕，枉了这倦倦。”《南戏拾遗》据《九宫正始》此曲注文说此是黄香事，极可为据。（钱氏引《南词定律》卷十，收作《王祥卧冰》戏文，误。）《钦定曲谱》卷十二又有仙吕入双调“沉醉海棠”（看将雏人称风毛）曲，《南词新谱》注为“此演黄香之孝”，则演黄香事可得此二曲。

二、郭巨 《南九宫谱》卷六、《钦定曲谱》卷十同录二支，是越调“山虎嵌蛮牌”（终朝牵挂，望眼巴巴）和“亭前送别”（泼水恐难抛，唾井被人译），也据《九宫正始》注文而定。又《钦定曲谱》卷

八引南吕“浚帽落东瓯”(岁荒只得担饥饿)也可据《南词新谱》注“此演郭巨鸞儿”为证。共得三支。

三、缙紫《钦定曲谱》卷九收“出队滴溜子”“滴溜神仗”二曲，卷十一收“金梧系山羊”“山羊转五更”两曲，共四曲。据《九宫正始》，于“五羊裘”(实即“山羊转五更”)曲下误注《十孝记》元传奇，今有“山羊转五更”曲文全同《钦定曲谱》，可证其非。其他三曲，“出队滴溜子”有：“仁君传旨，哀念缙紫乌乌慈”句“滴溜神仗”有：“可怜又因公事，将肉刑问拟，未卜生死。”“金梧系山羊”有：“休哀，有缙紫同去来。”诸曲词可为明证。

四、闵损 《钦定曲谱》卷十一收商调“御袍莺”(休含痛将珠泪弹)，卷十二收仙吕入双调“四块金”(亲生异生，四子常相等)，共二曲。《九宫大成谱》卷六十四收“四块金”，误注此为《王祥卧冰》戏文，钱氏因据以录入。拙编《本事》中虽亦收录，已疑该曲“是从别的戏里混进来的”。试看其曲文云：

亲生异生，四子常相等；兄情弟情，同气心常省。霜信初惊，寒衣先整，晓趋庭，免使酸风，刺骨侵肤劲。重铺絮几停，重铺絮几停，密缝线几层，处处把恩慈证。

曲中用“四子”，绝非王祥故事。其证一：“铺絮”“缝线”，“寒衣先整”事状正合《闵子骞单衣记》，而非《王祥》戏文紧要关目。此其二。“御袍莺”曲也有“四男影单”“唯儿受寒”诸句，据傅氏《十孝记逸文》确可信是《十孝记》中的闵子骞事，惟曲名另题“簇黄袍”而已。

五、王祥 这里要着重说到的是《钦定曲谱》卷八所收的两支，皆题“十孝记”，原文是：

〔南吕奈子落琐窗〕为何的不见王祥？只才间打扫厅堂。适来有人，说在祠中悲怆。他没事为何独往？怎防？慈母到祠堂，愿教王览在他旁。〔太师垂绣带〕泪淋浪，想我亲遗像，望冥中听儿诉衷肠。受尽了千般魔障，怎脱得万种凄惶。自从你身亡，我此身空自多殃。怎知道他苦不相亮，却不道无不是的父娘！做儿的怎说娘行劣相！

后曲据郑氏《杂剧的转变》文中引《群音类选》亦是《十孝记》；但钱氏引《九宫大成谱》作《王祥卧冰》戏文，有注云：“旧钞残本《南九宫谱大全》题作《十孝》，不知孰是孰非。”我认为应是“十孝”。因这两曲同在南吕，同为一韵，所叙事又均为王祥哭像，应属同出中唱辞。据前“闵损”条，《九宫大成谱》所引他文亦有此误，其书且在《群音类选》及《南九宫谱》后，自不足据。

六、韩伯俞 《钦定曲谱》卷八收“奈子宜春”（算人生唯酒合欢），《九宫正始》注作韩伯俞事可以为据。钱氏引《南词定律》卷八，收作《王祥卧冰》戏文，误。

七、薛苞 或作“薛苞”，有元明无名氏杂剧《薛苞认母》。南戏也有《薛苞》，见《九宫正始》有“玉楼春”一曲，和《十孝记》无关。按：薛苞，后汉汝南人，字孟尝。好学笃行。丧母，以孝闻。及父娶后妻，憎苞出之。苞日夜号泣，不忍去；至被毆杖。乃庐于墓门，定省不废。积岁余，父母惭而还之。《钦定曲谱》卷八收中吕“驻马泣”：

一向著迷，自有佳儿不自知。把你千磨百灭，碎打零敲，折挫禁持。也知骨肉怎分离；只为毫厘之谬差千里，到如今感悟前愆，待明朝劝取回归。

此曲我私自就以曲意断定，想不误。又卷十二双调的：

〔醉侥侥〕衰老，悔言语疏狂颠倒。喜恩主幡然，必求诸道。难效！最喜是兄弟怡怡情无间，主仆两相安，皆可褒。

此曲钱氏据沈谱注作“十孝”，《南词新谱》卷二十二明注“此演薛包之孝”，当无疑。

八、张孝 演孝女张氏事。本事无考，曲文不传。

九、张礼 和赵礼虽名为两人，实属一事。《元曲选》有杂剧《宜秋山赵礼让肥》，同敷衍此事。《钦定曲谱》卷七有：

〔尾犯芙蓉〕拥众在林麓，从来与伊，迹远形疏。非我追寻，你自身投山坞。穷途，因老母粥食未敷，采山蔬穷探险阻。你家何处？有资粮几许？便同行共相搬取，莫踌躇！

《九宫正始》说此是张礼事，曲文显然。傅文收此全套，共有七支，不具引出。

十、徐庶 《钦定曲谱》卷五有二曲：一仙吕“罗袍歌”（谁许非吾龙种），《杂剧的转变》据《群音类选》引此曲作“十孝”；一“一封歌”，同宫同韵，曲句如“周公避在东，为流言常畏悚。羞新莽作恭，矫人情虚誉隆。”“笑奸雄，已成空。”亦属徐庶事迹，与他九人，不能相混。

根据上述，可得如下结论以证旧作的错误：

一、拙编《宋元戏文本事》应删“太师垂绣带”、“金江风”（四块金）和“醉侥侥”三曲。

二、钱编《宋元南戏百一录》除应删上三曲外，还有“猫儿出队”“奈子宜春”。如果我们都把这五曲算为《王祥》戏文，未免太鲁莽从事了。这里且有不是“王祥”本事的曲子呢！

三、陆冯所编的《南戏拾遗》，应删掉《十孝记》的部分。因为

它并不是元代戏文，而是明末沈璟的创作。时代相差太远。至于《九宫正始》误题“元传奇”的“五羊裘”一曲，也不是十分可靠的。

四、“十孝”内容约如上述，唯本事因太噜嗦，不再一一详述。现仅转录傅文所引的题名如下：黄香扇枕、兄弟争死、缙紫救父、伯俞泣杖、郭巨埋儿、衣芦御车、王祥卧冰、张氏免死、薛包被逐及徐庶见母。

## 太平钱戏文和传奇

以《太平钱》作剧名的有两种：一种是元代的南戏，无名氏作；还有一种是明末李玄玉作的传奇。因为这两种戏剧是同名的缘故，每每容易相混。我的《宋元戏文本事》辑有元代戏文《太平钱》数曲，就误把李玉的《太平钱》传奇也收了两曲：一支“小措大”（草枯野旷），是“缀帽”出里的；还有一支“棹歌望乡”（矮茅檐不碍蟾辉），是“种瓜”出里的，《纳书楹曲谱》续集卷二有“缀帽”和“窥妆”，补遗卷一有“种瓜”。这三出也是李玉《太平钱》中最易得到的部分。钱南扬先生《百一录》不收我误收的两支，正是比我细心的地方。

后来，朱尧文兄赠我一册《啸社百期纪念刊》，其曲目中竟有啸社曾唱过的《太平钱》十出，是：“缀帽”“赴都”“梦簿”“玩圃”“刺婴”“说姻”“允嫁”“还山”“宴会”和“入赘”。这是刘凤叔所谱的曲本，使我想起钱南扬先生以前也曾来信跟我谈起过。据吴芾的《读曲日记》所说，刘凤叔有《写样待刻本曲谱》八册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中的《小忽雷》剧题作“双忽雷阁汇订曲谱第三十种”，可见其谱种类甚多，而《太平钱》不知究为第几种。有了这十出出名，我就托尧文兄转向居逸鸿先生处借了其中的七出来看；看后，才知道我还有一个错误，《百一录》也同样的错了，那就是《九宫大成谱》上所录的“梧桐树”，也是李玉剧本“赴都”出里的曲子。除“天工”作“天孙”外，字句全同。

在说明了《太平钱》戏文和传奇在《宋元戏文本事》及《百一录》中误收的曲子后，接着我就简略地介绍一下戏文和传奇完全不同的剧本内容。

元代《太平钱》戏文现只留下残曲三支，所以单就残曲看，是无从得到它详细的内容的。“刷子序”散套，咏戏文名有：“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可见戏文情节主要是突出在“鬼为缔姻”的关系上，可是其他也没有什么可推测的了。——可喜的是，由于华东戏曲会演，在福建省剧种中给我看到了《朱文太平钱》油印本，这油印本所收的三节，小标题是：“赠绣篋”“认真容”和“走鬼”。全剧出场人物是朱文、一粒金、王行首和王妻四人。试看女主角一粒金(艺名)的出场念辞：

念我一粒金，从小家穷，卖与王行首为养女；今见我长大，几次强迫我卖唱，是我誓死不从，与他较闹。火烧眉毛，若不早早计算，终也难逃贼人毒手。前日，有一西京客人，来宿这店中，我思量去试探此人，可否托我终身。(下)

接着朱文上场，唱：

恨家境贫寒，孤身无依。跋涉来到东京，谁知寻亲又不见，只得讨只客店，暂且安身已！(对灯无聊)孤灯独坐，数尽门楼上叠鼓催更。愁闷来添，思忆京在许天边！愁闷起添，思忆家乡在许千里！

此下就是一粒金试探朱文“可否托终身”的一节，主要是赠绣篋的关目，因为在绣篋中有太平钱作为表记。《百一录》收元戏残曲三支，也全在这场戏中。

〔杵歌〕绣篋儿绣牡丹，是奴亲针线。平口珍藏，十分爱怜。逢君后更



元物表奴心坚。中间有一百个太平钱，一齐都赠贤。

〔红衫儿〕奴在房儿里仔细听，听唱曲儿，遣奴家动情。莫非是奴姻眷，到此芳心怎禁。念奴非是觅灯，要同谐绣衾。

〔前腔换头〕托在高门感谢深，你爹妈待卑人似亲。而今又蒙娘子，效□鸾俦凤侣，怕你爹妈知时，把朱文做甚人！

按剧情，“红衫儿”两曲（前旦唱，后生唱）应在“柝歌”之前，油印本这里的舞台形象极生动，随录几段：

朱：岂敢！娘子点灯请去！

女：客人，你自己一人，三更半夜不困，还在此处读书？

朱：娘子请……请……出！

女：是何书？且借我读一下。

……

朱：娘子请读。

女：一封书、二郎神、三台令——

朱：不对了，是“令”字，怎说读成“今”字？

女：是我不识，待我再读：三台令、四朝元、五梅花、六国朝、七娘子……唉！只一客人，真正欠忠厚！

朱：今又何事？

女：客人，你来此地没有多久，为何有七个娘子？明旦被人知道，连累我主人，要怎样好？

……

朱：我明明没有，那怕人知，还敢记上簿？只是曲牌名，叫做“七娘子”，又什么七个娘子！

……

女：八宝妆、九连环、十段锦。客人呀，只尾巴还有一段相思曲子。你既有这曲文，总会唱，今烦客人唱给我听。

……

朱：小人不叫就是。今唱下去！

女：待我来。(唱)我爱与你相见谈心，找无来因，毫无一来因。只怕一时唐突，怪我学许文君来听琴。

朱：娘子呀！(唱)是远客来投亲，出路人须望主人福荫。今谢娘子有好意，对我孤客一片心。

女：客人言重。

朱：(唱)见娘子有好意，朱文踏破铁鞋也难寻，能得与她结夫妻，好比满园花似锦。(白)感谢娘子多情。

女：感谢客人的好意，所说的话，我长记在心。

朱：咳，朱文险险作错事。(唱)她的爹妈如果得知，把我当作轻薄来对待。

……

女：(白)官人，我共你为夫妻，无可为记，仅有一帖绣篋，盛有廿四文太平钱，送与官人作表记。

朱：噢，有绣篋，一同开看。是呀！好一绣篋呀！

合唱：绣篋上绣一白牡丹，绣得好巧奇。

女：(唱)我心内，无何来表情意，有这十二双太平钱，送君、送我君，恁收作表记。

朱：(唱)深感谢，感谢我娘子，一片真心意。收藏，紧收在我身边。

可见除了把百枚太平钱改为二十四枚外，其余皆同。

“认真容”一节，叙王行首夫妇二人款待朱文，想获得朱文的彩礼——茶点的酬劳费，不料朱文一时大意，竟把这个绣篋取出，被他二人发觉，就疑心到一粒金身上，并借此假说一粒金是她已过世的女儿，以绣篋来引动朱文的；以一粒金的画像给朱文看，朱文一看，果然是他夜间碰见的女子，大骇而逃，

“走鬼”所演，即是朱文在逃奔的路上，一粒金因发现了她爹妈的诡计，知道朱文的情形，连夜从后面赶上。朱文一时想不透，以为一粒金跟上了他；经过了几番的解释，才和一粒金重新完好，走向幸福的前途。

油印本的内容已详说如上，可惜除了元戏残曲可作赠簪的参考外，其他的场合就无从比较了。这里应该注意的是，既说“太平钱鬼为缔姻”，依语意看，一粒金赠绣簪给朱文时，可能即以“鬼魂”上场的。那末，现存的“走鬼”，原来的戏就有真鬼的可能，油印本是把真鬼给改掉了。而且就南戏的惯例，除了这个主要情节外，是应该另有不少的穿插的。

明传奇《太平钱》的本事可见《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八。它是根据李复言《续幽怪录》中的“张老”和“定婚店”而作的。这本来是两个不同的故事，因为都是记述姓韦的，又都含有“姻缘乃命中注定”的思想，所以就被作者牵合在一起了。

明传奇的情节和唐人小说并没有多大差异。只是在“梦簿”中说韦固见月下老人是在梦中，不是在醒觉的时候；婴儿也只有周岁，不是三岁；韦固想娶张小姐未能如愿，不是想娶潘昉女。

类似“定婚店”的故事还有《玉堂闲话》中的《灌园婴女》，见《太平广记》卷一百六十。专以“定婚店”一事写成戏剧的，还有《翠钿缘》。

《故宫周刊》第八十一期起连载有《太平钱》传奇五出，和《纳书楹曲谱》及啸社曲目对照的结果：第一出“游园”当即“玩圃”，第二出“央媒”当即“说姻”，第四出“娶亲”当即“允嫁”，第五出“种瓜”出名相同。惟第三出“纳聘”是以前所不曾见过的，故宫

博物院所藏的本子，当是演员的底本。试较“种瓜”，它和《纳书楹曲谱》比较下，前者在“尾声”前少了“玉胞肚”和“掉角望乡”两支。又其第一出即是“玩圃”，也不可能是传奇的原样。

刘凤叔所谱的《太平钱》曲文十出，“缀帽”出和《纳书楹曲谱》同，似即照旧谱略加改动。其余的想只是订谱，并非新的制谱，故他只称“汇订曲谱”而已。“种瓜”出有“刚凑着举案方齐今日眉”句，似应在张老结婚以后，故把它排在“允嫁”之后，“还山”之前。“窥妆”则在韦固结婚之后，重叙旧事，应在“入赘”之后。“纳聘”出显见是在“允嫁”之前的。

除出名重复外，本剧残文共有十三出，两个故事的分配情形如下：

定婚店 { 2. 赴都 3. 梦簿 5. 刺婴  
11. 宴会 12. 入赘 13. 窥妆

张老 { 1. 缀帽 4. 玩圃 6. 说姻 7. 纳聘  
8. 允嫁 9. 种瓜 10. 还山

现在我所知的是这十三出，原剧布置出数定不止此。北京图书馆也藏有《太平钱》传奇钞本，现已印入“古本戏曲丛刊”，共有二十七出，出目如下：

1. 开场 2. 缀帽 3. 赏雪 4. 还驴 5. 异瓜 6. 约卖 7. 幸圃

8. { 散粮 9. 边聘 10. { 忆姣 11. 怒媒 12. 送钱 13. 闹娶  
刺孤 贿媒

14. 种瓜 15. 归山 16. { 回省 17. { 海樵 18. 出会  
问迹 指路

19. 游园 20. 赠诗 21. { 庙书  
卜会 22. 帽证 23. 奇钱 24. 合诗
25. 献法 26. { 窥妆  
愿聚 27. 约圆

## 苏秦衣锦还乡

一般人熟知的明代传奇《金印记》，首先在《南词叙录》中记录的名称是《苏秦衣锦还乡》。《南词》叙录记此剧于“宋元旧编”中，但究竟是否宋元南戏，现在还没有其他的确证，也只好存疑。因为我们还有一些相反的证据，例如明人的曲录，《九宫正始》的残曲。前者大多指出《金印记》的作者是明初苏复之，后者就有《冻苏秦》、《金印记》两名，都注作“明传奇”；且于所收曲文中并注有“今时《金印记》”“成化朝”字样。可见《九宫正始》的编纂人所见的《金印记》和《冻苏秦》两本，都认定是明人的著作。成化相当于西历一四六五——一四八七，《冻苏秦》如创作于此时，那就是迟在明中叶的剧本了。

现存《金印记》的本子，较易见到的是：《暖红室汇刻传奇》第七的《金印合纵记》（一名《黑貂裘》）和“古本戏曲丛刊”的《重校金印记》。《重校金印记》据第一出的全称，应该是《洛阳苏秦衣锦还乡记》，它和暖红室刊本的《金印记》大不相同。以下就来大概说明一下它们的异点。

《重校金印记》分四卷，计四十二出（原作齣，今依通例改）；每出有四字的标题，如“家门正传”“季子自叹”等。《金印合纵记》分上下两卷，计三十四出；每出有二字标题，如“始末”“言志”等。两剧比较的结果，显而易见，《合纵记》是简本；删去了不少的曲子。但如果就曲辞的整饬和文雅看，《合纵记》倒十足有典雅

的气息。

假如说《金印记》的作者原是苏复之的话，怎么会有这两种内容相差甚多的本子呢？而且也无可否认，两本的曲文有出入，但它们是同出一源的倒也是实际的情形。再就《九宫正始》所录的《金印记》、《冻苏秦》诸曲比较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更特殊的事例，原来在这两种的《金印记》外，还有其他不同的本子。

以下，为便于明瞭起见，把《九宫正始》收录的曲文和《合纵记》、《重校金印记》作一附表列出：

《九宫正始》曲	《重校金印记》	《合纵记》
四边静	四十出(中央闹)	三十二出
花郎儿	二十九(二犯朝天子)	
红衫儿	二十九(二犯朝天子)	
月下佳期	二十四(月儿高)	十三(挂真儿)
解三醒		三十一
花犯扑灯蛾		七(扑灯蛾两曲)
红袖袄		十四(第七支)
又		十四(第八支)
香柳娘		十四(第二支)
刘泼帽	九(醉太平?)	
红芍药		十四(掉角儿?)
又		十四(掉角儿?)
“琐窗寒”		十
绕地风		五
“黄莺儿”		二(簇御林?)
“四边静”		
下山虎		三十
又	三十八(?)	
又	三十八(?)	
又	三十八(?)	

“侥侥令”	十一(彩旗儿)	
晓行序	十	七
花心动序	十(花心动)	七
借花赚	十六(不是路)	十四(不是路)
又	十六(不是路)	十四(不是路)
芙蓉花		三十四(梧桐树)
二仙插芙蓉	十二(水仙子半插玉芙蓉)	十(水仙子插玉芙蓉)
水仙子		
又		
“锦缠道”		十一
“大圣乐”		十
扑头钱	七	四
二犯江儿水		
武陵春	二十四	二十一
又	二十四	二十一

“锦缠道”前二十九曲《正始》作“冻苏秦”，后五曲作“金印记”，“锦缠道”引残句既作“冻苏秦”又作“金印记”；总计《九宫正始》所引之十五曲(残句在内，加括号的曲牌是。)见于今存本者，可靠的有二十四曲，已占三分之二；其余的三分之一，现存两本中就很难查到可靠的了。这中间主要的是“下山虎”三曲和“水仙子”两曲。“下山虎”是：

他似飞花浪荡，水上漂流。未审他安存处，吉凶难保。他那里举目无亲靠着谁曹？岂料他每忘归道，怎捱得一夕又一朝？又恐怕成名后把奴撇调，怎把糟糠之妻辜负了？

妾身吃尽万苦千愁，猛可的寻思起，寸心自焦。因他受饿担饥怎生熬？怎知他反面无情将奴绢子当了？把奴相救取，险些儿一旦无常万事休。不念同胞共乳，倚靠富豪。纵你富贵似浮云何足道！



喳喳檐外，鹊噪声频，莫不是喜事相传将到？与奴报道，教我喜上眉间，闷怀自消。莫是丈夫他乡传音耗？倘令衣锦归来，洗却今朝一面羞。瓦薄砖何厚，此粪土野草，只怕驷马难追，悔时不早。

奇怪的是，这三曲用萧豪韵，却又混入了鳩由韻的“流”“休”“羞”，《重校金印记》也有这种混用的情形，难道《金印记》作者的方言区域这两韵是不分的么？——在其他戏剧中这样的例是难得发现的。

〔水仙子〕一家和气霭春风，日月光可玉烛中，绮筵上齐把欢声动。解千愁琥珀浓，使开怀佳兴无穷。〔合〕一子受官极品，全家食禄万钟，不日里有丹诏褒封。

桑榆晚景夕阳红，富贵今朝得喜逢。座上客须教常满，樽中酒莫放空，拚沉醉日日春风。（合前）

这两曲的曲意是应在“团圆”一场里的，《合纵记》和《金印记》两本未出的“团圆”曲文也颇不同，但不论在那一本，根本都找不到有类同的曲句。

此外《九宫正始》的“二犯江儿水”曲：

劝你不须急性，轻生就死的。那些个疏财仗义，不发慈悲。我有青蚨相济你。感叔公厚意恤寡冷孤，嫡亲的不似你。月缺再光辉，花枯再结蕊，岂可人无、人无运道之日。

分明是苏秦不第回家，被家中追逼投井，遇叔公救赠金钱时所唱曲子；相当今《重校金印记》的十七出“皂罗袍”：

……黄金散尽，斯为小节。你把青篇再读，必成大业。我扶人决不至中途撒也。

〔香柳娘〕谢维持覆辙，谢维持覆辙，胜如亲骨肉。除非是枯树开花叶。

……论男儿大节，男儿大节，须立擎天事业，把前羞尽雪。

《秋夜月》收《金印记》剧的“周氏当钗”“途中自叹”和“焚香拜月”三出，除“途中自叹”曲文与今存本皆异外，其他两出全相当于《重校金印记》十二出“金钗典卖”及二十九出的“焚香保夫”，与《合纵记》的曲文大异。由此，我们可以相信，《重校金印记》是适合于《秋夜月》“徽池雅调”那一个路子的本子。另一方面，从《南戏拾遗》中收“红衲袄”二曲和“香柳娘”的注文：

此三曲同属一套，辞句与《缀白裘》所录《金印记》大同小异，可知《金印记》是《冻苏秦》的改本。

我们可见昆曲所演唱的《金印记》是接近于《合纵记》的本子的。（因为这两支“红衲袄”和“香柳娘”在《重校金印记》中无。）

在《刘智远白兔记》文中，我曾主张在明代早有多种剧种的同一故事的不同剧本，现在由于以上对《金印记》和《合纵记》分析的结果，我们应该格外的相信了。

《九宫正始》引作《冻苏秦》的全曲二十五支，有单见于《金印记》的，像“花郎儿”“红衫儿”；有单见于《合纵记》的，像“花犯扑灯蛾”“红衲袄”；有两本同见的，像“晓行序”“花心动序”“惜花赚”；于此，我们可推想《冻苏秦》是较古的本子，它是现存两种本子的祖先。下面试比较其中的“二仙插芙蓉”一曲。

尘蒙镜里鸾，云阳天边雁。举目秦关，万里云山远。人在天涯，情一似风筝断。倚定门儿眼望穿。雁飞不到处，人被利名牵。他那里吉凶难见，枉教人卜尽金钱不见还！一心在名利间，最苦行色匆匆，不受奴裙钗劝。

《旧编南九宫谱》收此曲题“梧桐半折芙蓉花”。“举目”作“贮目”，“悄一似”作“消息一似”，“箏”作“颺”，“教人”作“教奴”，“不见还”作“未见”，“一心”句作“他一心在荣贵之间”，无“最苦”两字，“不受”作“不听”。《重校金印记》除题名外，“蒙”作“朦”，“他那里”句作“他那里吉凶俺这里难见，吉凶难见”，“教人”作“教奴”，“一心”作“一心心”，此后是：“你是高堂父母，谏阻不从，手足弟兄，谏阻不听，最苦是行色匆匆，那肯受裙钗劝。”《秋夜月》中“周氏当钗”出曲类此。《合纵记》的异处是：“蒙”作“朦”，“举目”作“注目”，“吉凶难见”作“吉凶难辨”，“教人”作“教奴”，“行色”作“去兴”，“不受奴”作“也不听”。

前说见存“今本可靠的曲子”，大致类此，只有极小的改动。至于前表中打有问号的诸曲，只能算是“代表”地位相当的曲文罢了，不再繁引。但其中另有《金印记》第四十出的“中央闹”曲是值得提出的。《正始》和《合纵记》曲文是：

当初贫贱受人欺，吃尽恶滋味。多感尊叔恩，衔环怎报你？今日里，锦衣归，白叟与黄童，都道荫乡里。

《金印记》分为两曲，第一曲末叔父唱：

封侯将相身荣贵，他那里欢欣等闲的。你只看后拥与前遮，车马闹如市。(合)今日里，衣锦归，白叟与黄童，都道荫乡里。

第二曲才是生苏秦唱：

当初贫贱受人欺，吃尽恶滋味，多感尊叔恩，衔环怎报你？(合)今日里，衣锦归，骏马且加鞭，早到吾家里。

如果把第一曲的后半接在第二曲的前半，或者把第二曲的“合”下，改成“合前”，就和《九宫正始》所录的全同。我以为《重校金印记》是把第二曲的“合前”改动过的，而《合纵记》却是保留了第二曲生唱的，删去第一曲。从这里也可以看到《九宫正始》的《冻苏秦》是较早的本子。

苏秦是战国末期历史上有名的“纵横家”，司马迁《史记》卷六十九有他的传略。他一生的经历，的确是一个不平常的故事题材，所以元明以来编演为戏剧的颇多。元杂剧有《冻苏秦衣锦还乡》，夹演张仪，内容和史实不合；倒是晚出的《金印记》和《合纵记》比较切合历史故事的叙述，虽然内容都偏重在苏秦家庭间关系一方面，使吻合明代传奇的常套，但其形容苏秦的困顿，家人的见谄，讥讽世人的利名观念，全剧都有突出的成就；曲文也极通顺。由于这些缘故，使《金印记》在舞台上保持了传统的演出地位。

《宝文堂书目》记有《苏秦戏文大全》一本。所谓“大全”，可能是综合了各个以苏秦故事为题材的剧本名称。那末，除已知明初苏复之的《金印记》外，的确是还有其他本子的传奇了。

## 元明南戏的新资料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厂先生写过一篇《寒山堂曲谱》（《倭宋妾元室杂札》之一），说起张大复的《寒山堂新定九宫十三摄南曲谱》六册抄本，原为李盛铎木斋所藏，为他的朋友霍君介绍买去。他并说孙楷第先生也获得钞本残谱一部，不全。两本各有短长。当时承叶德均兄把这篇刊出的文章寄下，使我看到其中有不少材料是极为新鲜的，但亦不无可疑之处。现在且按照德均所钩稽出来的“谱选古今传奇散曲集总目”疏证如次。

先释现有全剧或残曲留存的部分：

一、王十朋荆钗记 抄本原注云：“《雍熙乐府》六种之第二种，吴门学究敬仙书会柯丹邱著。”按此剧明吕天成《曲品》、清黄文场《曲海目》、无名氏《曲海总目提要》，都题柯丹邱撰。后来王国维《曲录》以为是丹邱先生朱权，而不是工词善画的仙居柯九思。我也曾查过光绪戊申息园刊印的《丹邱生集》，见到其中题画之作很多，也根本不曾谈到南北曲，以为他决不是《荆钗记》的作者。所以此处的柯丹邱当不是柯九思和朱权，而是第三者；他是吴门的学究，又是参加敬仙书会组织的，很可能是一位道地的剧作家。又，此中举出的“雍熙乐府”，并不是郭勋所辑录的总集名。郭勋的《雍熙乐府》十之九为北曲剧曲；南戏极少，也根本不曾表出“第×种”的字样。

二、郑将军红白蜘蛛记 抄本原注：“《雍熙乐府》第五种。”

按此剧即是南戏“郑信”的别名。《九宫正始》有残曲二支，故事内容有《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可作参考。散曲“刷子序”咏戏文名有“郑将军红白蜘蛛”。

三、董秀英花月东墙记 抄本原注：“九山书会捷讯史九敬仙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现存元杂剧有白朴的同名剧本，南戏残文见《宋元南戏百一录》和《南戏拾遗》。杂剧和南戏本事似不全同。奇怪的是，照《录鬼簿》所录杂剧作者史九敬仙是真定人，武昌万户。贾仲明词说：“武昌万户敬仙公，开国元勳荫祖宗，双虎符三颗明珠重。受金吾元帅封，碧油幢和气春风，……”看起来他是“开国元勳”之流的万户，竟成为“九山书会”和“捷讯”（节级）那样“低等”的人物了。要不是史九敬仙有两个，就不能相信这条资料的成立。而且史九敬仙并不是道地的汉人名字，重复的情形也很不可能。

四、刘智远重会白兔记 抄本原注：“刘唐卿改过。”据《录鬼簿》，刘唐卿和史九敬仙都是元杂剧第一期作者，元初的北曲作者是否已同时作南戏，实属疑问。刘唐卿虽作过《李三娘麻地捧印》剧本，应是杂剧。或者由于这点线索，附会成他是改作《白兔记》的作者了！

五、风流王焕百花亭记 这是宋元盛行的剧本题材之一。抄本原注说：“曹子贞学士著。”亦甚奇。按，曹子贞字元用，《元史》有传，他是决不可能去创作《百花亭》那样“荒诞”的剧本的。并且王焕故事的剧本，据刘一清《钱唐遗事》，在南宋末已有盛行，再不必等到曹子贞才来创作的。敷演此剧现残存曲文较多，像《南词叙录》“宋元旧编”载有《百花亭》、《贺怜怜烟花怨》两本，《九宫正始》有《王焕》和《风流合三十》，《南九宫谱》有《王焕》和《百花

亭》，都是内容类同的剧本或一剧的异名。所以，现存残曲某支应入某剧还不能有确切的佐证。

六、金银猫李宝闲花记 抄本云：“大都邓聚德著。业卜，字先觉。尚有《三十六琐骨》戏文三十九出。隆福寺刻本。”这条资料极可贵，使我们知道：一、《金鼠银猫李宝》（或简称《李宝》）南戏尚有此别称“闲花记”；二、宋元南戏作者总是“无名氏”的居多，这里却给我们介绍了一位“大都邓聚德”，他处未见；三、“三十六琐骨”戏文名称的出现也是仅见的；四、“隆福寺”至今还是北京旧书店聚集之处。这四点，都值得大书一笔。

七、萧淑贞祭坟重会姻缘记 抄本云：“一名刘文龙传。《雍熙乐府》第一种。史敬德马致远合著。”以前像钱南扬先生《宋元南戏百一录》说：“《曲品》有《菱花记》，不知即是此本否？”那时还不敢相信刘文龙故事即是演变成后来的戏剧《小上坟》。我在《小说戏曲新考》里就说到《刘文龙菱花镜》戏文即同《小上坟》。现在这个假定是完全证实了。京剧《小上坟》女角萧素贞正是萧淑贞人名的变音（素、淑音近）。史敬德名他处无可查，马致远是杰出的元初杂剧名家，他写南戏也是不可相信的。表明“《雍熙乐府》第一种”，“雍熙乐府”意义同《玉十朋荆钗记》所释；可惜在以上只见第一、第二、第五三种，至于第三、第四、甚至有第六种以下的，我们都无法可探知了。

八、父子梦栳城驿 抄本云：“浙江省掾常熟汪元亨著。字协贞，有《归田录》传于世。”这条注语竟和贾仲明《续录鬼簿》所记相府，也是很奇特的，贾云：“汪元亨，饶州人，浙江省掾。后徙居常熟。至正间与余交于吴门。有《归田录》一百篇行于世，见重于人。”按汪元亨今有散曲传世，本来不知他曾作过剧本，现

在倒可信一、二。像元末萧德祥作有南戏也可引为参考。(见《录鬼簿》。有人以为现存南戏《小孙屠》即是萧德祥的作品，也很有可能。)

九、崔君瑞江天暮雪 抄本云：“近人改作《江雪舟记》，恬不知耻。”按，此戏《南词叙录》列于“宋元旧编”中，《九宫正始》却以为是“明传奇”。今有残曲多支，看曲文古朴情形，至迟亦当为明初人创作或改作。改作《江雪舟记》不知是何时，改动情形若何，也无从参见；惟明末清初尚盛行《江天雪剧》之“走雪”，当是改本的演出内容了。

十、金滕记 抄本注：“仅见一出，郑德辉著；或云乔梦符作也。”按，这是一个可笑的错误。当非自张大复始，因为吕天成的《曲品》就说乔吉写有“金滕记”传奇；此后《曲海目》也照旧因袭；王国维《曲录》卷四竟因此以列于传奇部之首。有注云：“明郁蓝生《曲品》题元乔吉撰，黄文暘《曲海目》仍之，然不知何据。”这个谜直到我看到《来凤馆精选古今传奇最误情》四集下“弦索调”，才算打破：这上面注着：“水晶宫，雪访，乔梦符。”原来是昆曲中常唱的“访普”，首句是“水晶宫，蛟绡帐”，有《元明杂剧》影印本的《宋太祖龙虎风云会》全剧，作者是大名鼎鼎的罗贯中。“水晶宫”是正宫套曲的开首词句。改名“金滕记”当指与开国故事有关的剧事，刻书的人知道乔吉写过《金钱记》(这是比较有名的剧本)，“金钱”和“金滕”，反正差不远，就这样张冠李戴地附会上去了。把《金滕记》说是乔吉的作品，其实却是罗贯中的《风云会》。张大复也应是沿用这个错误的。

十一、元永和鬼妻传 抄本云：“龙子犹云：洪武间一教谕作，惜未询其姓字。”按，此剧《九宫正始》录有残曲，《南词定律》



亦有。《宋元南戏百一录》钱先生疑此亦为元南戏，今可信为洪武间作品，相差不远。《九宫正始》题为“明传奇”，亦是。剧情未详。

十二、西池宴王母蟠桃会 抄本云：“前明官抄本也。原题敬仙书会合呈。”按，此剧残曲《南词定律》录三支，《九宫大成谱》录一支，均与《九宫正始》重复。《九宫正始》题为“元传奇”。从注文看，当是庆祝恭贺类剧，无生动内容。

以下再把除抄本南曲谱外未曾发现过残文的南戏略加研讨如下：

一、风风雨雨莺燕争春记 抄本云：“刘一捧著。史九敬仙婿。”在前《东墙记》的按语中，已经讨论过史九敬仙；这里又有他的女婿刘一捧出来。那末，史九敬仙应有二人了。否则，刘一捧也就不十分可信。按，“莺燕争春”名见《刷子序》散曲咏南戏名目，《错立身》戏文亦提及有“莺燕争春诈妮子调风月”，“宋元旧编”有“诈妮子莺燕争春”，《九宫正始》及《南九宫谱》有残曲《诈妮子》南戏；可见“莺燕争春”实是“诈妮子”的异名。如果这里的名称不过是“莺燕争春”的加头语的话，则也有残文留存。

二、罗惜惜两美更夫记 抄本云：“曲词淫恶。”陆、冯的《南戏拾遗》据《九宫正始》录有《罗惜惜》残文，当与此剧有关。故事原见《情史》卷三《张幼谦》条。所谓“两美更夫”当指罗惜惜原受富室辛氏聘，后官断“更夫”，嫁她的情人张幼谦，可说是“两”全其“美”；祁彪佳《明曲品》有王元寿作《石榴花》，提及罗惜惜女主角名，当亦叙此事？

三、董解元智夺金玉兰传 董解元的生平一向是极隐晦的。我们只知道他写过《西厢记诸宫调》。元杂剧有关汉卿的《董解元醉走柳丝亭》，大概也是他的轶事，不知和“智夺金玉兰”有牵连

否？又，宋元人称“解元”是泛指，此或为另一解元也未可知。

四、志诚主管鬼情集 抄本注：“此《玉谷金莺》所选，世无全本也。”按，志诚主管题材当即《京本通俗小说》的《志诚张主管》。《玉谷金莺》当是《玉谷新簧》、《词林一枝》、《秋夜月》等同类的书。

五、花花柳柳清明祭柳七记 抄本说，“未见全本。”按此即吊柳七故事内容，有古今小说的“众名妓春风吊柳七”篇可参。南戏另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也是敷衍他事迹的剧本，有残曲留存。

六、韩文公风雪阻蓝关记 见下剧注文。

七、韩湘子三度韩文公 抄本云：“与前合抄一册。”韩湘子度韩愈故事，元杂剧有《韩退之雪拥蓝关记》、《韩湘子三度韩退之》；《金瓶梅词话》也曾提及《韩湘子升仙记》，今有“古本戏曲丛刊”本。

八、松竹梅四友争春记 按，元杂剧有《张天师戏断岁寒三友》、《花间四友东坡梦》、《破莺燕蜂蝶庄周梦》，疑皆和此同类的玩笑戏。

九、范蠡沉西施记 元杂剧有同题材的剧本，像《姑苏台范蠡进西施》、《陶朱公范蠡归湖》是。惟不见西施被沉事。

十、赛摩勒传 抄本注：“非红绡事。恶劣。”按《九宫正始》录有“赛”的南戏甚多，如“赛金莲”、“赛东墙”、“赛乐昌”等。此类当是以原有的剧情结构另作曲文的摹仿剧本。

十一、一合传 《九宫大成谱》曾录“一合相”残曲二支，似为邱园或沈苏门的作品。想与“一合传”无涉。

十二、宋公明大闹元宵 按凌濛初的《拍案惊奇》二刻曾收此剧，疑为杂剧，非此传奇。元杂剧有《一文青闹元宵》。

一厂先生说，预备将这抄本南曲谱出版，这正是我们所热烈盼望着的。因为既有“总目”，必有残文，由此，我们又可获得不少的南戏材料了。

## 九宫正始与明初南戏

明初南戏，现在有传本的不多；但徐渭的《南词叙录》中却著录了四十八种剧目，这些剧本名目，有些固然有刊本流传，有些却极为罕见，甚至连名字也不大听见过了。

自从北京发现了钮少雅的抄本《九宫正始》后，陆侃如冯沅君两位就根据这部书写了《南戏拾遗》；我也写了一篇《九宫正始与宋元戏文》。但我们三个人的辑录工作，都着眼在宋元南戏上，根本不曾对明初南戏做过一番研究工作。这篇短文的目的，就希望把明初稀见南戏的留存情况作一综合说明。

翻检《九宫正始》的结果，使我并不失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南词叙录》中所著录的明初南戏，竟被我找到了如下数种，那就是：《邹知县》、《绣鞋记》和《龙泉记》。至于《高文举》和《纲常记》（即《五伦全备》），虽然《南词叙录》也有记载，因为前者有文林阁刊本，后者有世德堂刊本，所以就没有什么希罕了。此外，《商辂三元记》也有邓振铎影印本，现在“古本戏曲丛刊”又照收，也不必再作说明。这里就把这三种残文录出如下：（《南词叙录》与“宋元旧编”有《刘孝女金钗记》，《正始》作“明传奇”，未知孰是？）

一、邹知县 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目中有《邹知县肖山湘湖记》，疑即此戏。《正始》卷一录有“滴滴金”：

空思炼石补天缺，何用横戈探虎穴？宏开绮席排佳宴，对清秋娱令节。

从民怨结，仙寰洞府天地别，不觉时序催迭。

## 二、绣鞋记 卷九录有“梁州令”：

雨漆云胶情意密。记那日分离，这情怀惟有老天知！俺这一个心肠，都做了泪珠儿。

按散曲“刷子序”咏戏名有“绣鞋儿范四郎成契姻”句，疑指此《绣鞋记》，可能还是宋元南戏。如是的话，则此剧男角应为范四郎。又《南词新谱》卷七录有《红绣鞋传》，不知也是此《绣鞋记》否？有曲“太平赚”：

风景堪酬，山水画图妆就。不饮空归，桃花笑我还愁。休迤逗。不妨藉草，把金杯泛，放开眉皱。一觞一咏，又何须弦管歌讴，另般清溜！

## 三、龙泉记 晁氏《宝文堂书目》乐府目中也有《文武状元龙泉记》。《曲品》云：《龙泉》乃沈寿卿作。卷十录有“小重山”：

日出旋霄散曙烟，蓬莱宫阙启。九重天，两阶冠盖俨如仙。廷试后，还拟听驴传。

卷八有“忒忒令”断句“闻道君行万里途”。

此外还有不见他书著录的剧曲，也摘录如下：

## 四、浙江亭 明初有《游赏浙江亭》杂剧，本事不明，传奇内容与该剧是否有关，也不可得知。有卷一“归朝欢”曲：

离家久，离家久，望得眼穿。是则是山长水远。亲和妇，亲和妇，有谁见怜！怕只怕缘慳分浅。见书备知都康健。斑衣早遂平生愿，宝镜重磨月再圆。

又卷一“情未断煞”曲，当与前“归朝欢”为同出之末曲。

谢鳞鸿，来方便，今宵宽意且安眠，好事须教梦里圆。

五、蝴蝶梦 这并不是清代庄子妻劈棺故事的《蝴蝶梦》，卷二有“破莺阵”，卷五有“梁州锦序”曲文，可见系写男子恋妓情节。

〔破莺阵〕尘镜羞鸾，宝钗分凤，困花愁柳。拍塞闷怀，先自是多忧多病，那更遭着深秋。寒雁来时书难就，纵书就教他何处投！凝眸处，对斜阳衰草，离恨悠悠。

〔梁州锦序〕将无作有，心不如口，闪得我有国难投。从来剔透，不似这场落后。堪笑我似痴猫空守，他却恋楚馆秦楼。自管约，这的是惺惺上下场头落的机构。

《九宫正始》于此两曲皆注“明传奇”，但在卷九“普天乐”的注文中却说“有元传奇《蝴蝶梦》”，自相矛盾。这样的矛盾处还有不少，不具述。就此剧而论，尤以“梁州锦序”一曲像元人口气，至迟也应是明初人所作的戏剧。

六、托妻寄子 卷三有“光光乍”：

屈己单身敬贤交，疏财仗义重英豪；此外优闲无他恼，良辰好景同欢笑。

此剧恐是《刘弘嫁婢》杂剧的问题材故事换名为“托妻寄子”者，《刘弘嫁婢》剧今存《孤本元明杂剧》中，故事内容又见《今古奇观》“刘元普双生贵子”。此曲口气似刘元普唱。又，清代有改编本传奇《通仙枕》，亦演此故事，可参看卢前的《读曲小识》。

七、周子隆 不是现存的《周瑞隆寻亲记》，因为把周瑞隆戏翻检的结果，并无此曲“二犯月儿高”；

金井琉璃现，银床辘轳转，水向冰盆注，月浸瑶池浅。玉兔银蟾，分明掌中现。佳人对着娇娥面，试问婵娟，默默情无言。暮地里，被风颠。

八、张员外 本事不明。仅有“醉扶归”一支：

半路半路遭磨折，心事心事对谁说？看那莺莺燕燕效顽颡，穿柳径，迷花榭；教人见了白撇眉，两泪空流血！

九、磨刀谏父 卷四仅有“扑灯蛾”断句“乐人戏都呈遍，醺醺醉也”，且未标出是传奇或是散曲。今从题名看，与“托妻寄子”相似，当是传奇名无疑。《续录鬼簿》“诸公失载名氏”杂剧有名“磨刀劝妇”，也许“谏父”乃“劝妇”之讹。

十、苏侗侗 卷四有“古轮台”：

薰风，细细南来降长空。轻颺起十里清香，一钩新月，倒影帘光。隐隐鱼游叶底，试把花来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风流绝美！

按此曲定有脱误。首两句用一韵，次三句用一韵，其后又用一韵，一曲三转韵是很少可能的。或许同是《苏侗侗》剧的“古轮台”三支，把它割裂后而再合并起来的。

十一、织锦回文 本事疑敷衍苏蕙故事。卷五有曲：

〔解连环〕慢饮一杯，不须再三推避。边塞上乏着缺味。常言道，正是“他乡遇故知”，一似“久旱逢甘雨”。

卷四有“走山画眉”：

宝刀戈戟，戈戟光焰焰耀日明。向荒村劫掠，劫掠都劫了栋梁民。笑忻忻□音，闹咳咳鼓声，鬼神怎行。叹何年，怎做得良家百姓。

十二、金华娘子 共收六曲。卷六的是“字字锦”：

华堂集俊豪，罗绮香风俏。亭台粉黛妆，笑把阑杆靠。□云翘，看那十二金钗，金钗摆列，珠网翠绕。妖娆丰姿比並，真个花香粉娇。银筝慢拨，慢拨长生调。正是王母献蟠桃。见传书青鸟，听风敲玉珮，玲玲琅琅，半空里飘飘缈缈，欢欢笑笑，一霎驾鹤来到。

〔满园春〕顷刻芳绝尽开了。韩湘子逞奇妙，策篙丈喜仙姑桃；看洞宾成道，看洞宾成道，飞龙剑斩魔妖。〔合〕鱼鼓骨冬冬也么敲，筒子儿挖楂楂也么敲。野鹿衔花，野鹿衔花，更猿猴献果，一杯杯满劝香醪。

〔前腔〕钟离醉，铁拐倒，许由仙不见了褫瓢。跌得来采和泥两跨，那果老好笑，那果老好笑，骑驴去渡溪桥。（合前）

这三曲显然在同一出里，表演“八仙庆贺”习套。卷七是：

〔浪淘沙〕南极寿星高，昨夜光摇。红云紫雾瑞香飘，绿柳亭前花似绮，骏马嘶骄。

〔前腔〕扭红袖，舞蛮腰；一派笙箫，春风人醉紫葡萄。归去不知时候晚，见月上花梢。

剩下卷九的“二郎赚”：

欢笑醕醕，好放心情乐此朝。宽怀抱，那樽中有酒俎佳肴，漫逍遥。何必长安市解貂；醉教花影月阴高。闲事都撇调，静听唱个八仙传道。

此曲卷第虽后，依语气看，也应是和卷六的三曲同出所唱的曲文。从“欢笑醕醕”以至“静听个八仙传道”可插到“字字锦”曲的后面，再接“满园春”两曲，次序井然。又，此前的二支“浪淘沙”用韵亦同，语意也相似，故亦可能是此出的末后曲辞。综上所述，《金华娘子》所收六曲似属同出曲文。



十三、绉袍记 卷十收“烧夜香”一支：

黄封御酒绿如波，翠釜雕盘复味多，罨画堂高只见卷绉罗，莫管桂子梢头，残日又堕。

按《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五有《绉袍记》云：“未详谁作。记范睢受须贾绉袍事。睢妻苏琼琼，妾苏简简，史无其人。按白居易乐府有云：苏家小女名简简，芙蓉花腮柳叶眼。此盖借用其姓名也。”如果这里的苏简简即是前篇的苏侗侗，那末，苏侗侗也该就是《绉袍记》了。今“古本戏曲丛刊”中有《范睢绉袍记》，元人杂剧有《宰范叔》演此事；今川剧有《赠绉袍》也演此中一段，惟皆无苏氏名字，故无可查。

十四、减灶记 当演孙庞斗智事。或有疑为汪廷讷的《天书记》者，不可据。《天书记》今有“古本戏曲丛刊”本，但《九宫正始》收卷十的“两头蛮”曲文，汪氏的书中无可查见。今备录于下：

兴兵拔寨，直走韩都休自在。把韩国，吓得他城门不敢开。禁樵柴，只待三月工夫见析骸。俘囚纳款来，全师听奏凯，那时节心方快。教人称将材，教人称将材，我是普天下都元帅。

十五、升鸾记 名称似属“神仙道化”型剧本。有卷五的“一江风”：

叹韶光，寂寞花飘荡，人远难亲傍。细思量，水涨蓝桥，路阻桃源，愁闷如天样。娇姿在那厢，香囊在我行，睹物添惆怅。

十六、四节记 《曲海总目提要》卷十七说：“明初旧本，未知作者何人。共作春夏秋冬四景，凡四卷，名为四节。以杜甫、谢安、苏轼、陶穀各占一景。”今卷一有“神仗儿”：

拾遗补过，责归贤佐。苏子不安分，顿使一官迁左。辞琐闼，出銮坡；  
辞琐闼，出銮坡。

似为第三卷《苏轼赤壁赋》中的句子。卷五的“金钱花”：

热烘烘汗流满面，战兢兢眼花撩乱。说起晋兵肠也断，百万兵，死多  
半，生者须知也颜汗。

当是卷二《谢安东山记》的曲子。沈采也作有《四节记》，此二  
曲或是沈采作也未可知。《南词叙录》中有《文林四景》，不知是否  
即《四节记》的异名。

十七、紫香囊 卷一有“滴溜子”残句“期取功名勒鼎钟”。本  
事无可知。惟《醉翁谈录》有宋人评话“传奇”项下的《紫香囊》和  
此同名，其剧本渊源或出于此。

十八、烈母不认尸 卷七的“胡捣练”残句“读书人谁肯去持  
刀”。元杂剧有王仲文的《救孝子烈母不认尸》，剧名相同；此剧当  
为同一故事的取材，则剧情大致和今存王剧无多出入。

十九、张金花 剧事不明。卷八有“四块金”曲：

郎若有心，风月无妨碍；娘若有情，云雨须担待。前生分定该，万事  
宜宽解。粉傅金腮，翠添眉黛，巧妆来，管胜如合菱花永团圆欢爱。

以上十九种剧曲，大部分是极罕见的。除《宋元戏文辑佚》曾  
收入《绣鞋记》、《磨刀谏父》等，《曲品》、《曲录》、《今乐考证》以及  
所有的中国文学史或戏剧史当然也不曾采择过它们，希望这篇  
短文能够供给这方面专家的参考。

## 秋 夜 月

《秋夜月》共四册，是明代传奇的选本。原本似为两部，每部两册，或一书而分两次刊行。大约首两册分为上下二卷，扉页名叫“秋夜月”，又有小字“燕石居梓”，小题目是“天下时尚南北新调”。第一页题“豫章、饶安殷启圣汇辑，闽建书林熊稔寰绣梓”。次两册也分上下卷，缺扉页，不知叫什么名字；另有小题目“天下时尚南北徽池雅调”。第一页题“闽建书林熊稔寰汇辑，潭水燕石居主人刊梓”。前后版式相同，分为三栏。上下栏皆选传奇，中栏则有笑话，酒令和“劈破玉”歌。次两册总名已失，我们便索性总称两部书为《秋夜月》了。

这书所收罕见的传奇极多；所附的歌谣也很有价值。初发现时，郑振铎先生用蓝晒图纸晒了一份，阿英同志抄了全部的“劈破玉”歌，足见重要。现在我把其中的有关戏剧部分资料加以钩稽出来，提供给大家参考。

像《秋夜月》这样的选本，明代万历年间大约是风行一时的；据今所知，可随举下列各种：

一、新刻京板青阳时调词林一枝四卷 万历元年福建叶志元刊本，黄文莘选辑。

二、鼎雕昆池新调乐府八能奏锦六卷 万历元年蔡正河爱日堂刊本，黄文莘选辑。

三、鼎刻时新滚调歌令玉谷新簧五卷 万历三十八年书林

刘次泉刊本。

四、新刊徽板合像滚调乐府官腔摘锦 奇音六卷 万历三十九年敦睦堂张三怀刊本，龚正我选辑。

五、鼎镬徽池雅调南北官腔乐府点板曲 响 大明春六卷 万历福建唐金魁刊本，朱鼎臣等选辑。

《秋夜月》虽不知为何时刊本，但看其所选各种传奇，都是万历以前的作品，汤显祖的“玉茗堂四梦”和沈璟及其门弟子的“吴江派”作品一种也不曾入选，汤、沈是万历间剧作家的代表，可见《秋夜月》的刊行年代也是在万历初期的了。

所谓“徽池雅调”，据汤显祖的《宜黄县戏神清源师庙记》云：“江以西弋阳；其节以鼓，其调渣；至嘉靖而弋阳之调绝，变为‘乐平’，为‘徽’、‘青阳’。”青阳属旧安徽池州府，徽、池是“徐姚腔”的流行地，所以，《秋夜月》可说是“徐姚腔”的选本。也是因为是从“弋阳腔”演变而来，因而同“弋阳腔”也有关系。此外，英国牛津也藏有同类的《新饔梨园摘锦乐府菁华》一种，仅分上下两栏，均收传奇。万历二十八年书林王令云梓，豫章刘君锡辑。（参见向达先生《瀛涯琐志》，载《北京图书馆馆刊》十卷五号）。《秋夜月》似与该书的关系更为密切；不仅所选传奇相同者甚多，即出名也有很多是一样的。（明代传奇，出名往往更换，内容实相同）计有下列十四出：

香囊记：忆子平胡

琵琶记：伯喈中秋赏月

鹦哥记：潘葛思妻

和戎记：冷宫自叹

投笔记：班超别母求荣

投笔记：班超夷地赏月

拜月亭：旷野奇逢

妆盒记：陈琳妆盒匿主

跃鲤记：安安送米

织绢记：槐阴分别

金貂记：桑园戏节

金印记：周氏当钗

护国记：点化阳明

鸣凤记：继盛修本

《秋夜月》共选传奇五十四种。与上述六书取材相同者不少。(牛津所藏的《乐府菁华》现仅见其摘目,《大明春》未知全目,不计)今列一表,表明《秋夜月》取材剧目和《词林一枝》(词)、《八能奏锦》(八)、《玉谷新簧》(玉)、《摘锦奇音》(摘)、《乐府菁华》(乐)等五种选本比较如下:

秋词八玉摘乐	秋词八玉摘乐
红叶三 × × × × ×	金台二
妆盒四 × × × ×	宝剑一
香山二	红拂二 ×
阳春二 ×	浣纱一
同窗三 ×	卧冰二
升仙二 × ×	双璧三
蟠桃一	琵琶五 × ×
玉簪四 ×	北西厢二 × ×
三桂三	易鞋三 × ×
织锦 · × ×	荆钗四 × × × ×
藏珠一 ×	五桂一 × × ×
四节二 × × ×	洛阳一 × × × ×
罗帕三 ×	四德一 × × ×
灌园一 ×	长城一 × ×
香囊一 ×	十义一
昙花一 ×	千金一 ×
白雁一	古城三 ×

金貂一×		投笔四×	
鹦哥一	×	三元二××	×
拜月二×	×	烈女一×	×
金印三×	×	青袍二	
白兔三×		和戎二×	×
红梅一		葵花一	
破窑一×	×	鸣凤一	×
炼丹一	×	胭脂一	×
救母一	×	寻亲一	
蟠间一		南西厢一	

《秋夜月》往往有目录和内中表题不相符合者，有目录中漏列者，故非查内容不能单凭目录作出结论。如《槐阴》即《织锦》；“夫妇相怜”题目标为《双璧》，内题《藏珠》，据内容《双璧》和《藏珠》亦似为一剧，今以谨慎起见，暂列两门；《西厢》有南北二种：“词赠弱兰”题目标为《四节》，内题《邮亭》，以本事论，亦以《邮亭》为确；漏列目录者更多，像《昙花》的“真君显圣”，《千金》的“咸阳夜宴”，《白雁》的“苏武牧羊”，《金印》的“途中自叹”……等目，不备载于此。

《词林一枝》和《秋夜月》剧名重复者计二十五种，《八能奏锦》十一种，《玉谷新簧》和《摘锦奇音》各五种，《乐府菁华》二十四种；由此表比较的结果，可知《红叶》、《妆盒》、《荆钗》、《五桂》、《洛阳》、《三元》诸剧当时是很流行的；可是现除《荆钗》外，其他诸本连完全的脚本也看不到了。我曾统计过弋腔，知道《妆盒记》在清初尚盛行。《鹦哥记》的“潘葛思妻”和《长城记》、《古城记》也是弋腔中流行的剧目。《秋夜月》中的《金台》、《双璧》、《蟠桃》、

《墦间》(和《东郭记》不同)、《白雁》五记,不仅从未有刊本留存,在其他选本中也不曾有零出选入。

《秋夜月》中最使我注意的有元代的南戏——《卧冰记》二出、《长城记》一出和《白雁记》一出。

《卧冰记》的“卧冰求鲤”和“推车自叹”,拙著《宋元戏文本事》以及陆冯的《南戏拾遗》,钱氏的《宋元南戏百一录》所收都只不过是断简残篇,现在这带有说白的两全折的发现真是使人欣喜的事;——但仔细考察其中曲文以后,知道它是另一本的戏文,或许是时代较后的弋腔和徐姚腔用的本子。可比较二节如次:

小:哥,论行孝谁似你!母亲命你买江鱼,又谁知你卧冰取。怕只怕天寒冻杀了你。忙解带脱下衣,请哥哥起来穿衣袂,待王宽替着哥哥卧鱼回。

生:贤弟呵!你年纪小,气力微,骨头嫩,身子娇,休教冻坏小儿曹。若还娘亲闻知道,这场打骂如何了!这场打骂非轻小!(尾声)冰轮如雷被鼓催,忽跳出一双鲤。贤弟呵,拿上岸,忙将柳条穿将起,拿回去,娘见喜,病安然,谢天地!感神明,谢天地!(“卧冰求鲤”末节)

#### 《王祥卧冰》南戏残曲

小:[绿襦衫]兄因甚脱衣袂,跌倒在河里?身上冷如水,寒冰冻杀了你!

生:买鱼无见,渔翁隐藏鱼,特来卧冰取。

小:[三字令]论孝情,果无比。请起来,小弟情愿替着你。

生:听说与,伊年未;肌肤怯,难当冷湿气。我可当宁取;

小:教我寸心碎,扑簌簌,泪双垂。

生:听响声,似轰雷。试看时,犹如震天地。

此节大致相似，但“推车自叹”却和《雍熙乐府》所收的“王祥出外”极少差异，只是前者多了一支“玩仙灯”和说白而已！今标出曲文唱句如下：

### 推 车 自 叹

〔下山虎〕今日里最关情处，路远迢迢。多劳苦，几回首望不见家乡云杳。先推着一个绢车儿，经过山坳，娇怯怯怎生熬。盼不到，路儿遥。推得我手儿酸，脚儿软，眼儿花，浑身遍体尽总麻，事母竭力当行孝。只得顺母颜情，怎敢辞劳！

〔斗宝蟾〕泼奶子，你朝夕里使着计谋，把言语搬斗。我母亲心焦，娘，任你们常打骂，恨怎消！只得含怒色藏笑里刀。娘，你把嫡亲王览爱惜如珍宝，把我继子王祥，轻如粪草！

〔风线住〕举目荒郊，地惨天昏云飘渺。霎时间几阵狂风到，唬得我胆丧魂消。扑簌簌雨如篮漏，哗喇喇霹雳声高。浑身上下，恰如水浇，这里滑路好似油浇；河边走滑跌了，险些儿撞倒，行不止闷怀多少！不能够拚扶车儿走，险些儿闪跌一交，把车郎撞倒。

### 王 祥 出 外

〔小桃红〕我今日些关情处，路远迢迢。急回首望家乡杳也，未曾脱白。今日挂绿袍。推着辆车儿过山遥，娇怯怯的怎生熬！路途遥，手儿又疼，腿儿又酸，脚儿又痛也，顺父母的言情，教我怎惮劳。我今日路远迢迢。（《九宫大成谱》引此文字稍异。）

〔斗宝蟾〕都是这泼奶子，泼奶子，朝夕里暗使机谋，把他这言语去急调；唆的俺母亲心焦，暗藏着把笑里刀。他把他亲儿爱惜犹如异宝，将一个异子王祥，轻如粪草！

〔绣停针〕极目荒郊，地惨天昏云飘渺。忽律律起阵狂风，胆丧魂消。扑簌簌雨又落，明晃晃电光照，湿浸浸浑身上犹如水浇，滑漉漉满地



似油浇。

〔江头送别〕软兀刺，软兀刺，险些儿踉倒。行不上，行不上闷怀多少！何能得闹闹的车儿走，平白的暗闪我一交。

《卧冰记》缺“尾声”，《雍熙乐府》有（今略），所以，前者大约是以后者为底本，改调歌唱的。

《白雁记》的“苏武牧羊”，即《牧羊记》的“寄雁”、《纳书楹曲谱》、《缀白裘》均收之；由此，我们推想《白雁记》即是《牧羊记》的异名或改本。《牧羊记》今存“古本戏曲丛刊”的抄本，年代未详。相互比较结果，此出亦颇有出入。《白雁记》前有“新水令”，《牧羊记》是“宜春令”二支和“大圣乐”；后半《白雁记》有“一封书”，曲文甚长，《牧羊记》却是“下山虎”“亭前柳”“蛮牌令”“一盆花”“胜葫芦”“尾”，除“下山虎”和“一封书”前半仅字句稍异外，其余则大异。但仍可看出它们因袭之处，仍比较此段曲句如下：

### 苏 武 牧 羊

〔一封书〕微臣苏武刺血传情；一自离朝后，陷入在胡庭；不想单于逼勒，去臣官职，贬臣在北海关上牧羊群，饥充草芥子，相伴是猩猩，嚼雪餐毡，苟延此生。叫天天不应！终日望南归，望日瞻天近，不敢恁贪荣。雁，望你与我传书达圣君。风寒暂宿蓼花汀，月白之上无人处，渴饮饥餐恁须要小心。但愿你此去眼儿明，翅儿轻，急早飞入汉朝九重城；你去哀哀叫几声，料想吾王也惨情。再重逢，报你恩，一纸封章抵万金，一纸封章达圣君。（后数语极似京剧和弹词的七字唱。）

### 寄雁（或作告雁）

〔下山虎〕微臣苏武刺血陈情；一自离朝后，投入虏庭；不想卫律奸臣，便来强挺。苦逼我归降不从顺。无奈自思量，待引刀锋拚一命殒。自

此单于怒发，入于陷阱，啮雪餐毡，苟延此生。〔亭前柳〕去北海牧羊群，待羔乳放回程。充饥皆草子，相亲是猩猩。告天天不应！好伤情，怎禁两泪盈盈。……〔一盆花〕仗你一封达听，望天庭金阙，旺气腾腾。月冷暂栖蓼花汀，天寒暂宿无人境。愿你翅儿又轻，眼儿又明，把音书送上，更莫留停。……

〔尾声〕贺升平，边疆靖，丹书竹帛定留名。雁儿听，望你坚心达帝京！

《长城记》的“姜女送衣”，其他佚文中未收此节，故无从比较。孟姜女故事是传流极广的，收此一出，其价值也极高。同《长城记》相似，还有《破窑记》的“蒙正荣归”，明人改为《彩楼记》，亦自不同。

其次，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富有人民性的剧本——《同窗记》和《古城记》。（《西厢记》南北两种都有全本，流行特广，姑不论。）

《同窗记》敷演梁祝故事，计收“河梁分袂”（三年同学后分别一段）“英伯相别回家”（叙分别路上情形）“山伯赛槐阴分别”（内容同上）三出。后两出另标有“还魂记”一名。奇怪的是：“相别回家”和“赛槐阴分别”两出内容相同，决无同一剧中重复演此两段之理，且说白亦有重复处。由此，我以为敷演为广大人民爱好的梁祝故事剧本原不止一种，或有“同窗”和“还魂”两种，后一种或许更有“化蝶”、“成亲”的理想部分。辑录者就把不同本子的段落汇收在一起了。近年发现的祁氏《曲品》，在明末就记有《英台记》和《牡丹记》两剧同演此内容。由此，梁祝故事在明末的盛行和戏剧演出确是灼然可见的了！

《古城记》收“张飞祭马”是很诙谐的戏剧题材，曲文主要是北曲一套，但已显然有截节的地方。《孤本元明杂剧》所收的《单战吕布》第二折也同此有类同的编排。内容为《三国演义》所无。

今摘引《古城记》主要说白一段，以见梗概：

丈八长矛手内提，虎牢关下逞神威。孙坚输寨先锋印，要打温侯吕布冠。自家姓张名飞，字翼德。近闻吕布札兵虎牢关，合一十八路诸侯相战，不能取胜。曹操荐俺兄弟三人，共擒吕布。……天色未明，不免将马祝付一番，好去交战。马呵，我如今要与吕布厮杀，你若千回千胜，万回万赢，我今就封为元帅。

这种传统剧本的创作手法，从描写张飞的行动——因战吕布而彻夜不睡，在对马，对剑的仔细观察中——来看，真是具有非常生动的形象！

最后，对于《秋夜月》所及的《红拂》、《浣纱》、《玉簪》、《琵琶》、《西厢》、《荆钗》、《灌园》、《香囊》、《昙花》、《千金》、《拜月》、《白兔》、《鸣凤》、《寻亲》十四种，虽然有通行的“六十种曲”本，也不能忽略。因为其中有新增的出目，有不同的地方；又有一些比较突出的通例，就是在每支曲牌中增加了说白以代解释，可以看到剧本词句晦涩的不合理情况。我们现在即使以京剧来说，如果不见唱辞，唱的时候句意也不大分明；更谈不上昆腔或弋腔生疏的音调和文辞了。由于这些缺点，演唱者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增加说白，也是自然的事情。这十四种的比较结果，大致区别如下：

一、北《西厢》“莺莺长亭话别”全折缺白，末缺“耍孩儿”以下七曲。“张君瑞泥金捷报”全折缺白，首缺“赏花时”，末减六曲。这是北《西厢》的。我们推想：在明末，全本的北《西厢》已不能上演，清唱的部分或较多。所以有减去宾白的情形。同时，北曲联套曲数太多，为唱着所难承受，也每每有省略的情形。他

剧像“刀会”、“扫秦”……等同此，一检诸曲谱所收，即知其详。

二、南《西厢》(上段与北《西厢》合为一目)“月下佳期”即第二十七出，几全同。与现今流行昆曲演唱不同。足见明末上演还是原本。后改者反多恶劣。

三、《寻亲记》“周维翰禁中别妻”与第十三出“发配”后半的吊场相同。略增说白，也是演出的通例。

四、“赵五娘描画真容”和《琵琶记》二十九出俗称“描容”的大有增改，不能看作一本。“蔡伯喈中秋赏月”即二十八出的中秋望月，缺首二曲及白。又增白作解释处甚多。“赵五娘往京自叹”相当于三十二出路途劳顿。略增说白。“闹饥荒”，相当十一出曲文，增解。又“托梦”，新增。

五、《荆钗记》“钱玉莲绣房议婚”即第九出“绣房”，缺首曲“恋芳春”及白。“孙汝权假装卖花”应在第二十一出“套书”后，新增。“承局送书”即二十二出获报，缺吊场。增解。“十朋母官亭遇雪”与二十八出“哭鞋”完全不同。

六、《白兔记》“汲水遇兔”与二十七出“汲水”完全不同。“夫妻磨坊相会”与三十一出私会完全不同。“小将军打猎遇母”，原题“新增”。这三出和富春堂本《白兔记》也不相同。

七、《拜月亭》“蒋世隆旷野奇逢”即十七出，增解。又“误接丝鞭”，新增。(按此“新增”，实有旧文为据，详本书《拜月亭》文。)

八、《千金记》“咸阳夜宴”即十四出，缺首段白。

九、《香囊记》“忆子平胡”，与第九出“忆子”完全不同。

十、《浣纱记》“送别越王”即十八出“得赦”，缺首二曲及白。

十一、《灌园记》“灌园授衣”即十六出“君后授衣”，全同。

十二、《红拂记》“仗剑过江”即第二出“仗策渡江”，缺“瑞鹤

仙”及白。又“红拂私奔”即十出“使女私奔”，缺白。

十三、《昙花记》“真君显圣”即第二十三出，缺“瑞鹤仙”及白。

十四、《鸣凤记》“继盛修本”即十四出“灯前修本”，大部均已删削，与今昆剧所演“修本”也有不同。

十五、《玉簪记》“潘必正姑阻佳期”即第二十一出，俗称“姑阻”；昆剧常演，略有不同。又新增两出，是：“娇莲女空门思母”“陈妙常拜月忆人”。

以上共二十九出，有十三出是新增或改作的，值得注意。“增解”的有《琵琶记》“中秋赏月”和“往京自叹”，《荆钗记》的“承局送书”，《拜月亭》的“旷野奇逢”。这种“增解”就是“滚调”。为易于明瞭起见，举《琵琶记》“往京自叹”一例以见一斑：（其余大都类此。）

### 琵琶记 路途劳顿

路途多劳倦，行行甚时近？未到洛阳城，盘缠多使尽。回首孤坟，空教奴望孤影。天哪，他那里，谁做采；俺这里，谁投奔？正是西出阳关无故人，须信道“家贫不是贫”。

### 秋夜月 赵五娘往京自叹

路途多劳倦，（劳倦不堪言，心中苦万千。回首望孤坟，家乡渐渐近。）行行甚时近？（那日起程之际，多蒙太公赐我盘缠。只说到京尽勾，谁知道途中日久，费用甚多。）未到洛阳城，盘缠多使尽。（离家一月余，行来没了期。回首望孤坟，孤坟在那里？）回首望孤坟，（只见青山不见坟，回头又见影随身。）空教奴望孤影。你那里不做采，俺这里无投奔。（看往来人如蚁，不见故乡人。举目人不识，这苦向谁论？）西出阳关

无故人。(路远甚艰难，水宿与风餐；在家千日好，出路半朝难。)须信道“家贫不是贫”。

李笠翁《闲情偶寄》云：曾听弋腔北《西厢》。可见清初北《西厢》还有用弋腔唱的部分，《秋夜月》中所收的两出或许竟是那时比较流行的段落吧！但不知怎样，把宾白竟完全省略了。

从上面所叙及的看来，《秋夜月》中的戏曲资料的确是很重要的。它不但保存了二十余种稀见传奇的选出，而且从“徽池雅调”的小题目和曲文的粗野通俗方面看来，也正有它的意义深长的地方，可供研究戏曲史同志的参考。

## 谈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 与有关的两个剧本

经长期散佚，宋元南戏除《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及《荆》、《刘》、《拜》、《杀》等还有全本外，其他的到今天已百不存一，极为罕见。那些历经沧桑保存下来的，固然是吉光之片羽，良足宝贵；即使是原作已经佚失而犹有痕迹可循的，对我们也具有相当的价值。

徐渭《南词叙录·宋元旧篇》中有《朱文太平钱》一目。这一剧目在《永乐大典》卷13989戏文25又被题作《朱文鬼赠太平钱》，可惜有目无文，剧本本身已佚失无存。从这题名上，仅仅可以知道剧中的主要脚色是朱文，并且有一个鬼曾经赠给他太平钱。我曾在《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卷四“正宫”中发现了集多本戏文故事梗概而成的散曲〔黄钟赚〕，首句就是：“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据此，可进而了解到这本南戏敷演的是人鬼恋爱的故事，而太平钱则在他们的婚姻里起到了缔结的作用。拙作《宋元戏文本事》曾采录了以上资料，并自《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等曲谱中辑录了〔杵歌〕等四支佚曲，企图使我们从中窥见这本南戏的大略。可是，我虽然在辑录佚曲前指出：“明人有《太平钱》，咏张老婆少女事，与此无关。”但是在辑录时仍不慎辑入了这另一本《太平钱》中的曲辞。后来在《元明南戏考略》中我对此作了改正。钱南扬先生《宋元戏文辑佚》广征博引，收罗繁

富，在〔杵歌〕之外又辑得《朱文太平钱》中的佚曲〔红衫儿〕两支，对我们进一步了解这本佚失的南戏裨益非浅。

可是智者千虑，或有一失，钱先生也偶然疏忽，在进一步推测《朱文太平钱》本事时，误用了经过今人整理的福建梨园戏剧本，因此产生了一些误会。福建梨园戏剧本《朱文太平钱》是福建省梨园戏剧团剧目工作组，在清道光年间闽南“上路”流派七子班艺人的残抄本《朱文走鬼》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在整理过程中，整理者对残抄本作了相当大的润饰和加工，钱先生据以立论，所以说：“这里的鬼乃是假托的，不是真正神话中的鬼……虽则‘书生负心’散套云：‘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大概做散套的人没有把故事弄明白，才这样说，是不足为据的。”

把残抄本和梨园戏剧团的整理本对比一下，可以看出整理者不仅在字句上对残抄本作了很大的加工和补充，在情节上也作了完全不同的处理：朱文本是上京赶考的举子，被改为投亲不遇的手艺人；女鬼本名一撮金，被改为一粒金，本是真鬼，成了假鬼；她的亲生父母，成了养父养母；并且从性格有些滑稽可笑的老实人，变成存心拆散朱文和他们女儿姻缘的反面人物了。这样的修改，对于改善本来残缺的剧本及提高剧作思想性等方面，应该说是一次有益的尝试。但是我们的目的既然在于按图索骥以见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的面目，当自据残抄本为是。

残存本《朱文走鬼》今残留不完整的五场。中间《试茶》、《认真容》、《走鬼》三场是完整的，第一场和第五场《相认》却都残缺。敷演定情的第一场，从情节上看大体完整，只缺开头一段；而《相认》则仅残存几个字。除《相认》外前四场的大致内容如此：



东京举子朱文去涪州川口探亲，途经西京，住宿在王行首开的客店中。夜晚无聊，他正唱曲消遣，忽有一自称是店主之女的女子入房乞火，并从调侃挑逗进而向他求爱。朱文起初迟疑不决，但后来终于在那女子泼辣的行动下屈服，应允了婚事。分手前女子将亲手绣的绣篋装了五百太平钱赠给朱文作为表记。次日，正逢王行首另开的茶店开张，请朱文试茶。朱文无以为赠，就将那五百太平钱作彩。他走后，王行首拾到了他掏钱时遗失的绣篋，认出是亡女一撮金的殉葬之物，万分惊疑。适在其时，朱文发现绣篋遗失，返回寻找。在王行首夫妇的追问盘诘下，他无可奈何地说出了真情，王行首夫妇觉悟是亡女的鬼魂作怪，便打开神龛给朱文看亡女的画像来证实其事。朱文这才知道那与他定情的女子原来是鬼，吓得胆颤心惊，当场就逃离客店。朱文逃走，王行首夫妇互相责怪不该吐露真情把客人吓走，最后吵得打起架来。朱文逃了一程，以为不妨事了。正在说大话壮胆，那女子却追了上来，资其负心，并否认是鬼，说是她父母存心拆散他俩才这样欺骗他的。朱文用尽心思禳解驱除，都无效果；又以传说中人鬼间各种不同处一一验证，亦无异象；最后还是听信了她的解释，与她和好如初，相偕而去。

其后《相认》一场仅残留这么几个字，

(手下上)

生(内唱):皇恩出了……

揣摩残句，似乎朱文已经考取进士做官了。问题在于不知道是谁与谁“相认”。从上一场末尾他和一撮金“团圆永莫缺！上天落地相纠缠，落水入土愿同生死”的誓言看，两人不当相离，也就不必再相认。那么，相认的或许就是王行首夫妇与一撮金了。可以这样推测：朱文高中，与一撮金相偕赴任，途中又经过王

行首客店，于是父母与女儿相认。相认之后，这人鬼姻缘也许就只能收场了。钱先生在《宋元戏文辑佚》中说：“这本福建戏并不怎么长……我们推想宋元戏文也不会长的，因为此戏《永乐大典目录》原和《王瑞兰闺怨拜月亭》合为一卷，《拜月亭》是相当长的，假使此戏也是很长，就不可能合为一卷了。只要看现存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张协状元》固然很长，但《小孙屠》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两种合起来，还不到《张协状元》的一半。所以此戏篇幅，至多也不过《拜月亭》的一半罢了。”我是同意他的这一推想的。

从上述残抄本《朱文走鬼》的内容看来，将太平钱赠给朱文的并非假鬼，乃是地地道道的真鬼，只是除了能穿透门户，销声匿形之外一切与生人无异而已。那么，〔黄钟赚〕首句“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不是做散套的人弄错了，并且还能印证这残抄本与宋元南戏《朱文太平钱》情节相似。

能进一步表明残抄本与宋元南戏相似的是其中唱辞与南戏佚曲的接近。钱南扬先生在他的《戏文概论》专著中将宋元南戏的佚曲与福建梨园戏对应的唱辞列表比较，以此作为闽南戏与宋元南戏关系密切的证据之一。钱先生所论极是，但他拿来与佚曲比较的还是今人整理本的唱词。倘若拿残抄本的唱词与佚曲比较，将进一步表明闽南戏与宋元南戏的密切关系。现将宋元戏文佚曲、闽南“上路”流派残抄本和梨园戏整理本的两段对应唱词列表如下，以证实这一点：

<p>戏 文 佚 曲</p>	<p>〔红衫儿〕托在高门感谢深， 你爹妈待卑人似亲。 而今又蒙娘子， 效口鸾梅凤侣。 怕你爹妈知时， 把朱文做甚人？</p>	<p>〔拜歌〕 绣篋儿，绣牡丹， 是奴亲针线， 平日珍藏十分爱怜。 逢君后，更无物，表奴心坚。 中间有一百个太平钱， 一齐都赠贤。</p>
<p>残 抄 本</p>	<p>我来总厨(你家)恩不轻， 我出路人须看主人福荫。 今谢娘子有好意， 爱要结托与你同床枕。 伊厨爹妈若要得知， 将我做一别样款待。</p>	<p>绣篋上，绣牡丹， 绣得真巧呢！ 平日见伊，人十分欣喜， 阮(我)心内无物可来表恁情意， 装得五百太平钱， 送君，送吾恁家做表记。</p>
<p>整 理 本</p>	<p>〔双鸂鶒〕 我是远客来投亲， 出路人须傍主人福荫。 今谢娘子好心肠， 孤客一片心。 …… 她家爹妈如果得知， 把我当作轻薄来对待。</p>	<p>〔锦板〕 绣篋上绣一白牡丹， 绣得好巧奇， 我心内，无何来表情意， 有这十二双太平钱， 送着，送我君您收作表记。</p>

这里，残抄本除了将曲词改得更适应时代，以及一百个太平钱改成五百个之处，与宋元南戏的佚曲几乎完全一致，极为接近。

今存另一支南戏佚曲，以抄本残佚，对应的唱辞无法比较。其曲如下：

〔中吕近词〕〔红衫儿〕奴在房儿里仔细听，听唱曲儿，遣奴家动情。莫非是奴姻缘，到此芳心怎禁。念奴非是觅灯，要同谐绣衾。

由其词意来看，是一撮金进房与朱文相见前所唱，向观众交待自己之所以用乞火为借口去见朱文的缘故，与残抄本开端一撮

金读朱文曲本正相衔接；则残抄本此曲倘存，与那支〔红衫儿〕也不会有多大差异。

今闽南皮影戏中也有《朱文》一剧，从《朱文往京》到《团圆大会》共十三折，有始有终，首尾完整。皮影戏《朱文》比残抄本《朱文走鬼》情节更加复杂，大略叙述：

扬州新宁县举子朱文离妻子刘氏赴京赶考。途遇风雨，入草店投宿，遇女子一贴金，愿作他的偏房。他迷恋美色，一住三年，然后才一齐赴京。途中一贴金自言脚痛难耐，暂宿庵中，让朱文先行，嘱其至安庆府普阳县时投宿于史五云店中。临别，一贴金赠以绣盒。朱住史五云店，史认出绣盒是亡女的殉葬品，领朱文观看了亡女的遗像。朱文知道遇鬼，惊恐逃离。途中一贴金赶来，朱文信其所说，一同赴京。途中又宿佛寺，却是蛤婆精所化，欲谋害朱文。朱文中计饮药酒迷倒，一贴金与妖斗法，不胜；请来护法神，才擒住妖精。救醒朱文后，一贴金突然向他告别，自言乃天上仙女。原来上科状元本是朱文，玉帝怜蒙正（吕蒙正？）家贫，擢于上科而落朱文于本科，故派其下凡，阻挡朱文三年。言毕仙女升天。朱文赴京，果中状元，遂衣锦荣归与发妻刘氏团圆。

此剧中没有太平钱，情节与三支佚曲也不相合，显然比抄本晚出，故与原来的情节差别很大。皮影戏增饰的部分在手法上较拙劣，其内容往往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如一贴金既是鬼，则不当嘱朱文住宿其家，自取败露，而后又费了很大的力气使朱文复信其为人。她忽而又由鬼成仙也令人莫名其妙；她既是仙女下凡似乎完全没有必要先投生为人，又夭折为鬼后再去实行自己的使命。玉皇要将朱文落至下科中状元，竟要派仙女下凡去迷惑他，费偌大周折，也令人费解。斗妖及朱文另有发妻

更是画蛇添足、节外生枝。在这些滋衍出来的情节中稍值得注意的是朱文发妻姓刘。《警世通言》卷三十《金明池吴清逢爱爱》引诗有“朱文灯下逢刘倩”一句，则一撮金又曾被改名为刘倩。朱文发妻为刘氏之说或即出此。一撮金既然不妨亦仙亦鬼，也就不妨一而二了。



**附 录**

**宋元戏文本事**





## 序

这一本小书的目的是想把已佚的宋元戏文辑录出来，作为研读中国文学的一个参考；为了恐怕专载佚文太枯燥，断简残篇凑在一起也令人有丈二金刚之感，于是也附一点本事，把残文贯串起来，使得读者看这一本书不像是摹摹古董，而像是在读几篇很有趣味的短篇小说；其中如《陈巡检梅岭失妻》、《王祥卧冰》等，我是竭力想以最简洁的文字来把那些散失的珍珠一粒粒的用一根线串穿起来，使其成为灿烂夺目的项圈的。本来想定名为《宋元戏文辑逸本事》，恐怕书名太长不便称呼，便把“辑逸”二字删去。目的既在辑逸，已有通行本的《永乐大典戏文三种》当然不在叙述之列；而《琵琶记》与元末明初的《荆》、《刘》、《拜》、《杀》四大传奇也就不去提起它们了。所据的书很有限，只是从《南九宫谱》、《新编南九宫词》、《雍熙乐府》以及《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这四部书里把宋元戏文分类辑录出来。许多罕见的曲谱我都无缘见到。但以对于这工作的热心以及想到可省去同好者翻检八十册书的劳力，我还是腼腆地把这本小书送了出去。

赵景深 一九三四，六，一四

## 一 王焕和王魁

据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的考证，宋代戏文有《赵贞女蔡二郎》、《王焕》、《乐昌分镜》、《王魁》等，郑振铎《中国文学史》又加上《陈巡检梅岭失妻》一种。故现今确可知为宋代戏文者，实得五种。《陈巡检梅岭失妻》将在次节详叙，《赵贞女蔡二郎》残文已只字无存，所以本节预备说明《王焕》和《王魁》，兼及《乐昌分镜》。

《王焕》戏文的情节虽已不能知道，但我们存有同一题材的元无名氏的杂剧《风流王焕百花亭》，收入《元曲选》；今即略据《曲海总目提要》卷四《百花亭》的本事借来作这戏文的说明。

“汴梁人王焕，居洛阳，美丰姿，善吟咏，兼精骑射，人以风流王焕称之。时届清明，与奚童出城游玩。妓贺怜怜踏青至陈家园百花亭暂憩，与焕相值。祝贺之艳，伫亭不去。”王焕云：

〔絮婆婆〕名园里，镇日赏芳菲，陌上游人来似蚁。小亭台上，玩赏好得意。时逢个娇脸儿，花红柳绿草萋萋，赏遍花丛得意美。酒阑人散醉扶归，好花恨不折几枝。

〔满园春〕触目奇花与芳草，蜂蝶戏燕子飞绕。春风亭上游人，悄如仙子来到。

“贺亦爱焕才品，”既通款曲，归后思念甚殷，唱道：

〔烛影摇红〕终日寻芳，怎知迤迤归来晚。远山低处夕阳斜，郊外游人散。恐遇风流俏脸，向花前频频顾盼。口中不道，心下思量，何时

得见？

怜怜思念愈切，鸨母见了，便道：

〔紫苏丸〕么（一作“烟”）花队里曾经历，那门庭煞知端的。近日来可笑女孩儿，心如飞絮难寻觅。

“有卖查梨王二者，过陈园，焕与相识，询贺居止，始知之，遂造其家相狎昵。居半载，囊资已竭。西延边将高邈，取军需赴洛，闻贺欲买之。”正是：

〔乔八分〕两人漫自胡厮逞，更有一个风流辣浪的也哥。双双鸳鸯在池中耍，鱼儿来也哥。

怜怜自然不肯，她哀叹：

〔秋夜雨〕心事无靠托，泪暗滴灯花偷落。

鸨母便说：

我女痴迷，全然不省，更不思量着。估俾的无数，凭着你自寻那个！

王焕闻知怜怜嫁与高邈，便与鸨母争吵：

王 〔渔灯花〕闪得我铜斗家私没片瓦。虽然是水尽鹅飞，不当告我，悔过你自别打垛。伊休信别人搬唆，虔婆，你好趁科。金银被你相折挫，恨不得把伊来碎刷。

鸨 〔渔灯花〕三十哥停喷息怒且放下。有的事好好商量，持刀做什么？焦撇把女怜怜嫁，三十贯卖与高邈行家，翻作戾家。落人窠，中人计，吃人误，我女终朝望你，空卜龟儿卦。

〔四国朝〕漫说漫说风流的，如何来吾手下逞，更有更有风流的，如何敢偁称。

“假母嫁贺于邈，邈移贺妓居承天寺中。贺欲与焕订生死约，而乏通问之使。王小二至寺，乃作柬达焕。”并云：

〔蔷薇花〕三十哥，你央不来也尽教，又著王二走一遭，只恁担阁。

“焕遂易装作”乞丐，“觐邈出，高声呼叫”：

〔倒拖船〕一街两巷谁怜念，谁怜念？官人娘子可怜见，可怜见！舍贫布施行方便。新裙袄，几曾穿；告英贤，结良缘。小乞儿叫化几文钱。

“贺闻出与语，令焕赴西延立功，且诃邈占有夫之妇，赠以路费。焕诣西延，投经略种师道，以战功授西凉节度使。师道核邈擅用军需，以致缺额。闻其以洛阳娶妓之故，拘而鞠之。贺云：‘身是焕妻，不愿从邈。’适焕凯旋入谒，言贺实已所聘妻，师道乃治邈罪，断贺归焕云。”《南词叙录》另有《贺怜怜烟花怨》，恐怕也就是《百花亭》的别称，大约是一本二名，徐渭误认为两本了。

《王魁》戏文约存五曲。本事可节录柳贯的《王魁传》：“王魁下第失意，入山东莱州。友人招游北市，有妇绝艳，酌酒曰：‘酒乃天之美禄，足下得桂英而饮天禄，明春登第之兆。’”王魁说：

〔熙州三台〕晚来云淡风轻，窗外月儿又明，整顿阁儿新。饮三杯自遣闷情。

〔换头〕久闻借馆芳名，猛拚一醉千金，活脱似昭君，行来的便是桂英。

桂英“乃取项罗巾请生题诗。英并曰：‘君但为学，四时所须我为办之。’遂订为夫妇。由是魁朝去暮来。”桂英云：

〔长生道引〕三鼓将传，谁家长笛频吹，此景教人怎存济？神思自觉昏

迷，珊瑚枕上，并根同蒂。放娇痴，恣欢娱，如鱼似水。奴横鬓乱不自持，娇无力倩郎扶起。我和伊效学鸳鸯，共成一对，愿得谁接上，漏声迟。

“逾年有诏求贤，英为办西游之用，将行，”桂英云：

〔泛兰舟〕镇日花前酒畔，狂荡煞迷恋。春闱赴选音传，恩爱惹离怨。天付良缘，一对少年，怎忍轻散，心事待诉君言。

二人同“至州北海神庙，盟于神，”王魁云：

〔十二娇〕伊家恁的娇面，俏如阆苑神仙，终不漾了甜桃去，寻酸枣，再吃添。同往圣祠前，双双告神天。

盟”曰：“吾与桂英誓不相负，若生离异，神当殛之。”后魁唱第为天下第一，私念科名若此，以一娼妇玷辱，况有严君不容也，不复与书。桂寄诗数首，魁竟不答。”桂英云：

〔十二时〕终日生懊恼，没自嗟排还到。堆上淹煎，砌成潦倒。喘吁吁气馁形消，未卜死生何兆。（按此曲亦见王玉峰《焚香记》第十六出《卜筮》。）

“魁父已约崔氏为亲。及魁授徐州金判，英复遣仆持书以往。魁方坐厅决事，大怒，叱书不受。英曰：‘魁负我如此，当以死报。’挥刀自刎。魁在南都试院，有人自烛下出，乃英也。英曰：‘君负誓渝盟，使我至此。’后数日，魁竟死。”姚华《菘猗室曲话》也辑有《王魁》戏文，惟仅录四曲，漏去《十二时》。

《雍熙乐府》卷十五末另有〔绵搭絮·思情〕，似为七首同样的《绵搭絮》所合成的，用的是桂英埋怨王魁负心的口吻，中有句

云：“你如今另有了知心，海神庙威灵把状投。”目次里明明的题着，这是独立的南曲小令，戏文里像《绵搭絮》重复至七次的情形，恐怕是不大会有的。

《南九宫谱》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里都有《分镜记》的佚文，惟与《本事诗》中“乐昌分镜”的故事极不类，似非即《乐昌分镜》，姑汇录于下，以备他日参证：

〔庆时丰〕一重两重山森耸，一渡两渡水溶溶。无奈袜小又鞋弓，迢迢路远脚儿痛。

〔马鞍儿〕浙浙飒飒金风动，伤情处听孤鸿。野涧流水潺潺响，淡烟锁孤木怪松。渐觉夕阳西坠，听啾啾唧唧寒蛩。奈今宵顿无宿处，思量向日，在销金帐中。

〔荼蘼插金凤〕隐隐星迟，灯月交辉。俨然遗下一天星斗，悄如昼日。纱笼过处，阵阵香飘暗递。（合）听唱道转身两壁，行行语，声笑嬉。悄似神仙，谪降凡世。往来车马骈阗聚，是今日。

〔乔合笙〕幸干戈宁息，恐不良隐匿在林樾间。遂差人探忽报言，粉态画村店。乱惑纪律，军中赶捉来帐前。我欲介取，夫人向前来劝免。怎知今日辐辏，两下菱花，斗合成一片。夫妻再得团圆，再得重相见，百岁偕缱绻。

〔古瓦盆儿〕出卖菱花，幸得见贤。寻取消息，只因咏诗篇。岂拟夫人回嗔作喜，幸得见怜。怎知今日辐辏，两下菱花，斗合成一片。夫妻再得团圆，再得重相见，百岁偕缱绻。

以上五曲，首二曲同韵，大约同为妻子寻夫在途中所唱；中一曲或应放在最前，为结婚时所唱；末二曲则为夫妇合镜团圆时所唱。另有《贺新郎》一曲，与《雍熙乐府》卷十六的一套中的同曲相同，今将这一全套《牛节》照录于下：

〔贺新郎〕雨歇梅天，簇红巾海榴如火，听湖中数声鼙鼓，还忆着旧日三闾楚大夫。解独醒名传万古，破雪藕，沉冰果，细切菖蒲。泛玉开樽俎，欢宴也庆重午。

〔么〕乳燕双双，语雕梁对人如诉。采莲舟棹入西湖，夺标处浪滚雪花上下舞，看两两龙舟竞渡。插艾虎悬殊符，系百索带绾同心缕。百岁里，锁欢娱。

〔节节高〕双双画桨，轻戏涟漪，荷花荡里同一醉，真得趣。选半开，折一朵，碎柔花瓣打奴则个，休得上心生嫉妒。鸥鹭双双点萍芜，一钩新月照花浦。

〔尾声〕醺醺共入纱橱，卧簟纹如水胜冰壶，人间快活到大福。

## 二 陈巡检梅岭失妻

《陈巡检梅岭失妻》简称《梅岭记》或《陈巡检传奇》，在《南九宫谱》和《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里存有残文二十七曲，情节与《清平山堂话本》里的《陈巡检梅岭失妻记》完全相同，现在就借用话本以作接筭之用。凡引号内者，均为话本原文。

“东京汴梁城内虎异营中，一秀才姓陈名辛，字从善，年二十岁，故父是殿前太尉。这官人不幸父母早亡，只单身独自。自小好学，学得文武双全，……新娶得一个浑家，乃……张待诏之女，小字如春，年方二八，生得如花似玉。夫妻二人，如鱼似水。”但看如春所说，便知分晓：

〔大胜乐〕生长幽闺正年少，深庭院镇长欢笑。儿夫多喜风流，管教百岁偕老。

〔灯月交辉〕元宵梦觉，听门外珍珠洒，渐觉无声堕万家。对良辰争似我，晚来时推起窗纱，欢笑处说些情话。休归也，那雪儿洋洋正下。

“陈辛……一日与妻言说：‘今黄榜招贤，我欲赴选，求得一官半职，改换门闾，多少是好！’”此处戏文与话本略有不同，据下面陈辛所唱，严亲未死，是他或他们要他去赶考，而非出于自愿：

〔三月海棠〕好契姻，少年夫如真厮称，你娇容那更。我正青春，精神，果是一双并两好，半掐儿真个没节病。只为蒙严命，办行程，肯教鸳侣两离分！



“不数日去赴选场，偕众伺候挂榜。旬日之间，金榜题名，已登三甲进士。上赐琼林宴，宴罢谢恩，御笔除授广东南雄沙角镇巡检司。巡检回家，说与妻如春道：‘今我蒙圣恩，除做南雄巡检之职，就要走马上任。我闻广东，一路千层峻岭，万叠高山，路途难行，盗贼烟瘴及(极)多。如今便要收拾前去，如(为)之奈何！’如春曰：‘奴一身嫁与官人，只得同受甘苦。如今去做官，便是路途险难，只得前去，何必忧心！’”夫妻俩如何为难，且听他们唱来：

陈 [梅子黄时雨]家住东京，积世富豪裔。承朝命武班之职。正青春琴瑟和美，论奢华世间无比。

[十五郎]南雄巡检新除，承朝命敢争违？未免得餐风宿水。虑只虑年少妻，路途内多少奔驰。拚万水千山前去，但得清廉勤谨累官职，终须著锦衣归。

[六么梧叶]瓜期信通，为着功名，奔走西东。

张 见说出路觉心慌，不由己，去匆匆。

陈 到得南雄，看取残花再红。

[金莲子]仰承朝命，便指日累累，往临他境。鸳侣肯离分？

张 奴只虑峻山高岭。

陈 我只为利禄名牵，奈萍踪不定，我和你双双去，直待到得南雄，将我这旧欢重整。

“且说大罗仙界，有一真人，号曰紫阳真人，”你且听他自叙，看他有何等的本领：

[少年游]常学无违，奈此心与天地合异。能书符篆，善能咒水。遣阴

兵，百万英灵猛将，断人间兴妖鬼魅。

他“观见陈辛奉真斋道，好生志诚。今投南雄巡检，争奈他妻有千日之灾，”便唤道童，道童应声而出：

〔石竹花〕扫地焚香会撞钟，赶仙鹤出入古松。镇日玩水观山，快乐谁人似我同，听得真人唤，原来是叫道童。

真人道：“听吾法旨，权与陈辛做伴当，护送夫妻二人，他妻若〔遇〕妖精，你可护送。”道童说：

〔引驾行〕听师嘱咐罗童，往东京急速如风，只虑却凡夫不见容，他留我定无灾恐。除却妖精，归来洞中，

真人便将道童“权借与斋官(陈巡检)，送到南雄沙角镇。”谁知道道童“一路妆风做痴……走不动，上前退后”，还埋怨道：

〔胡女怨〕非干是我意慵，是你厮调弄。

如春好不有气，见他“行不五里，叫腰疼，笑哭不止”便道：

〔接上曲〕一步不行，叫苦嚎痛。算来何日，得到南雄？不如我做道童，不如我做道童！

“陈巡检不合听了齏人言语，打发罗童回去，有分交如春争些个做了失乡之鬼。……且说梅岭之北，有一洞名申阳洞，有一怪号曰白申公，乃猢狲精也。”他自叙道：

〔梁州令〕庾岭山中显圣灵，有无限威声，乐烟霞泉石镇山林，一方人钦仰，名传播，尽皆惊。

他“在洞中，观见岭下轿中，抬着一个佳人，娇嫩，如花似玉，

意欲娶他。”他说：

〔五方鬼〕五方卒律律，鼓起雷声。震动山川，百怪藏形。平日不曾显威灵，今日睹物思情。见个人儿，美貌动情。

“乃唤……山神听令，化作一店。申阳公变作店主，坐在店中。却好至黄昏时分，陈巡检与孺人如春并王吉(家人)至梅岭下。”如春不禁叹息起来：

〔木丫牙〕寂寞朝行暮止。金莲步窄，肝肠寸碎。乡关远寂寞云飞。算南雄何止万里！只见映水梅花开数朵，正疏影横斜欲上时。被清影恼人情绪，向此际通仙好赋诗！

〔美中美〕日坠西，人渐稀。深林里远观，归鸦乱飞。村庄却早半掩柴扉。犬儿声声吠起。只见野外樵夫挟斧回。

〔油核桃〕眼前一岭崎岖，怎不教我伤悲！今宵未卜投宿处，赶程途也，问人家莫待迟！岭头新月呈辉，望梅临水横枝。未知何日到南雄地。得安身也，管取夫妻齐贺喜。

“见天色黄昏，路逢一店。……陈巡检夫妻二人到店房中，吃了些晚饭，却好一更。看看二更，陈巡检先上床脱衣而卧，只见就中起一阵风。……那一阵风过处，吹得灯半灭而复明。陈巡检大惊，急穿衣起来看时，就房中不见了孺人张如春……仔细看时，和店房都不见了。”陈辛叹道：

〔恨萧郎〕望乡关千万里，与他相随来到这里。怎知妖魅，化茅舍在深山内。忽然一阵狂风起，妻儿撮去无踪迹。肝肠痛也，肝肠痛也，伤悲，冤家下得直如是！

仆人王吉劝他道：“只得捱过此岭，且去沙角镇上了任，却来打

听，寻取佳人<sup>不迟</sup>。’……

且说申阳公掇了张如春归于洞中。”如春至死不从，申公好不焦急，说道：

〔倾杯序〕雾锁烟林映峭壁，岩壑峰峦耸翠。桧老杉枯，古木乔松，风舞龙蟠，修竹依依。我逍遥自乐，醉歌狂舞，洞天福地。喜逢伊，少年花貌正娇痴。

〔于飞乐〕在山间，因玩赏，撮得个似花妍丽，天然态恁般娇媚。要同欢，他未肯，不知何意。是前生分浅，这情怀不堪诉与！

〔锦庭芳〕向名园，对韶华风光俨然，花柳竞争妍。折一枝娇滴滴海棠新鲜，可人处花如奴少年。咱这里为情人恋芳尘，虚度了红颜，早早从人心愿。愿得苍天方便，早教咱成就了好姻缘。

“乃唤一妇人，名唤金莲洞主……好好劝如春；早晚好待他，将好言语诱他，等他回心。”金莲便唤如春，如春闻语，便说：

〔桃柳争春〕<sup>柳一作李</sup>一霎忽听得，传声高叫“新来”，不知因个甚的？

她仍旧不从。“申公大怒”，吩咐“将这贱人剪发齐眉，蓬头赤脚，罚在山头挑水，浇灌花木。……如春自思：‘我今情愿挑水。’”她一面工作，一面唱道：

〔花儿〕牡丹正开，开在盆中，万花都无赛。汲水浇花荫花台，莫令水荡花飘败。

自然，同时她的心里，非常忆念陈辛：

〔倾杯序〕堪题，对岭梅，报早寒枝上藏春意。只见疏影横斜，浅水澄清，暗香浮动，明月添辉。孤身在此，怎逢驿使，与传消息，把愁肠，

强来开展放欢喜。

再说“这陈巡检在任，倏忽却早三年，官清新官交替。陈巡检收拾(拾)行装，与王吉离了沙角镇；两程并作一程行，相望庾岭之下，红日西沈，天色已晚。”陈巡检说：

〔风检才〕任满回程举鞭，相随直到远山，为除贼寇保民安，惟只愿信音传。再来时，做大官。

陈辛到了红莲寺，见大惠禅师。

陈 〔长寿仙〕路人诉冤，事急到山巅，有缘遇神仙。

大 君有何事？但请一言。

陈 陈辛妻子，离家因往南雄，大庾岭被妖染。

大 今闻非别祟缠，左道术，名申公，属坤兑，猕猴状，挡搜脸。

大惠禅师说起：“申阳公常到寺中听说禅机。”陈巡检便“在红莲寺中，一住十余日，忽一日，行者报与长老，‘申阳公到寺来也！’”“陈巡检大怒，拔出所佩宝剑，”说道：

〔一盆花〕此剑分明灵异。看青蛇出匣，恁般雄威，气冲斗牛接光辉。我今日待行前去，镇伏妖魅。果然是奇，果然是美。便做到刘季当年，斩蛇堪比！

他拿起宝剑，“匹(劈)头便砍，申阳公用手一指，其剑白着身。……”最后还是只得去找紫阳真人和道童，把申阳公捉去。于是夫妻团圆。申阳公讨饶道：

〔彩旗儿〕稽首虔诚礼，真人细听取。记前回里蒙擒住，把微臣特赦取。敬薰沉水，鞠躬拜，深深跪，簪花献水，烧钱化纸。望乞慈悲，洞中恁快乐壶天地。合争知今日遇娉婷，料想业缘又未。

### 三 四种恋爱戏文

以下所叙便都是元代戏文。

本节要叙的是《莺莺西厢记》、《孟月梅 锦香亭》、《董秀英花月东墙记》以及《柳耆卿花酒玩江楼》这四种恋爱戏文，《南词叙录》《宋元旧篇》均有著录。

一、《莺莺西厢记》《雍熙乐府》卷十六存《月下听琴》一套，《南九宫谱》、《南词定律》、《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太古传宗宫词谱》并收之。前三种曲谱中并多《瑞云浓》一调，兹并录如下：

〔瑞云浓〕春容渐老，绿遍满阶芳草。独守孤帏病成了，衾寒枕冷，为一点春愁，萦恼怀抱，恨只恨离多会少。

〔绛都春序〕《雍熙》误作《绛都春》。团团皎皎，见冰轮晃然，初离海峤。仔细思量，

怎不教人常《雍熙》作“长”。不老！月过十五光明少，忍《雍熙》作“怎”。负我青春年少！

满怀心事，一春怨恨，有谁知道！

〔出队子〕是我幽居《雍熙》作“我是幽幽居”。在古寺，景荒凉，人静悄。怎禁那昼长

无奈夜迢迢。都只为《雍熙》此下多一“这”字。两般儿教人心下转焦，怕只怕

《雍熙》作“怕的是”。钟送黄昏鸡报晓。

〔闹樊楼〕孤身先自添烦恼，夜永凄凉，眼前难熬。只见《雍熙》作“见这”。老树啼

鸟绕，《雍熙》多一“听”字。野寺哀猿叫。鸳愁畔，滴溜溜《雍熙》下多“的”字。败叶儿飘，响

玳玳咕叮叮《雍熙》作“击叮叮的风”。铃儿斗合聒噪！

〔滴滴金〕窗前皓月遍一作偏来照，便是铁石人也瘦了。闷恹恹怎生得眠

一觉，恨悠悠，空懊恼，离情悄悄；病恹恹怎生捱到晓！此生怎逃，  
扑簌簌泪抛。一作“浇”。

〔画眉序〕欲成鸾凤交。一作“范凤鸾交”。甚物将人梦惊觉？是谁家别院，故把琴  
调。方才待弦续鸾交，谁想到被风吹别调。静听句意十分妙，光风霁  
月逍遥。

〔啄木儿〕弦中正，指下高，是余音太古雅操，拍托勾剔打抹挑。泛声  
清，法度好，清如点水蜻蜓绕，闹如夜宿乌鸦噪，小涧涓轮音吟猱，  
似仙音鹤鸣九皋。

〔三段子〕夜深静悄，此曲中有才调，指法更好，此琴中果奇妙，伊家  
怎晓！高山流水知音少，怎诉与相如知道，使文君春心荡了！

〔滴滴子〕《雍熙》误题“双声叠韵”。听别院，听别院，漏声渐杳；香风霭，香风霭，  
楚云缥缈。我这里告天天还知道，愿逢冰上人，月下老，早教我一双双  
团圆到老。

〔下小楼〕《雍熙》误题“上小楼”。驾车《雍熙》作“叠”娇姿来到，似嫦娥下九霄。卑人无福  
一作“福分”。怎生消，试一作“闲”把瑶琴一操，异日须会题桥。

〔永团圆犯〕《雍熙》作“耍鲍老”。夫人小玉都睡了，莫辜负好良宵。望天外月如  
洗，庭一作“听”砌畔花阴绕。韶华易老，双径小溪花绣草。楼阁侵云表，  
风清露皎。山隐隐，水迢迢，闲把湖山靠，罗袜弓鞋。一作“弓鞋”小。云鬓  
乱。金凤翘，慢行休罗皂，只恐怕外人瞧。

〔尾声〕潜踪蹑足行来到，且莫使夫人知道，天与的荣华富贵到老。

详细的校勘，可看姚华的《紫猗室曲话》。另外还有《投宿》一套：

〔河传序〕巴到西厢，把咱厮奚落，教我埋怨到今。蓦地潜过墙阴，荒

唐错认定盘星，寂寞回归何忍，怎想诗中蹶机幸。

〔么篇〕全不省琴中恨，棋内心，把咱厮调引，使咱憔悴损。自迷做个无情鬼落得甚！阎王前只得攀下您，问春花那曾孤负东君。

〔换头〕先世红丝曾结定，陪了多少志诚，吃了无限颤惊，非是轻可缘分，不是容易到今。念汝相思得怜悯，休将做风中絮水上萍，咫尺天可凭。乱军中曾许亲，当时教活你一家命，得宁静。你娘行反目不记恩。他失信，我每心下须准。

换头《雍熙》失载，反以《江流记》一曲截充之，可谓牛头不对马嘴。《南九宫谱》还载有一调，为他谱所不载：

〔声声慢〕只将非雨，谁疑真晴，天教好事从人。为你薄情，几度泪弹珠粉。被伊懊害煞多，好教人落魄消魂。便为着牡丹花下死也甘心。《雍熙乐府》卷十六还有《寄情》一套，不知是否古曲，一套中三易韵，也很少见，姑且录在下面：

〔侍香金童〕情寄小词中，人立西厢下，盼不到巫山楚峡，则这能对付红娘迤逗咱，因相思害杀娇娃。雁呀呀的对月窗纱，一弄儿的凄凉没乱杀。寒更正撒，晓鸡啼罢，戍楼中画角品梅花。

〔传言玉女〕张生病久，渐婚鸳偶。金榜无名，青霄路有。送阳关满斟别酒，未饮泪先流。厌此离别愿相守，抛撇下西厢吟咏女娇羞。相思病两边迤逗，奴怀忧网尔怀愁。乍离别拆尽邮亭柳。自从他去后，两泪盈眸。改尽容颜，怎禁憔悴。

〔月里嫦娥〕凄楚情怀，好教我珠泪盈腮。离情镇日，愁深似海，几时能勾两处和谐？从他去后经多载，谁承望地久天长，只恁的放狂乖。欢娱相见，想着他便泪满香腮。

〔尾〕前生少欠相思债，但只愿同欢相爱，且把肩儿展放开。

《新编南九宫词》有《羽调大圣乐》一套，我想一定是紧接《月下听



琴》一套后面的。

二、《孟月梅锦香亭》 存残文八曲。情节或与《西厢》相近。孟月梅与一书生相爱，托一婆婆为引线：

孟 [三十腔]恨无极，为冤家朝暮意惨憾。仗他传递消息，奈何花神不与东君力，那更连朝风雨急。婆婆真个，便与用力，怎敢忘恩义！

婆 两处团圆定有日，不用苦恁劳役。从今后我只回护你，但莫教别个知。多十日，少三朝，管取如鱼水。女聘男婚，人之大礼；不谓相公生出是和非，平地阻隔佳期。情知道女孩儿，心下是气不气！

孟 许得糖甜蜜蒂，到明朝一似耳边风吹。你每从来有心机，须着用此拖刀计！

婆 寻常乐事，尚能料理；如今小事，当得甚的！须要伊手里谱匹配。

孟 女儿家恁般所为，孟月梅自知不是，想《鸳鸯待月西厢记》，落得个俊美名儿，偷期且看傍州例，你个年老红娘作道理。若得张君瑞效于飞，便是成全了我一世。

婆 女貌郎才两相宜，真个是天生一对儿，心眼相同到这里。比翼鸟，连理枝；幸有多姝丽，好个风流婿。自古夫妻是福齐，果是惺惺爱伶俐，从今不空了鸳鸯被。向妆台，宜早起，待那情人来画眉，偏称这对月临风，不负了媚景良时。梅香自想人生能有几；正后生时，怎忍凌赞，来朝须有称心时。传玉辇，泛金卮，莫冷暖无终始。

孟 有朝一日成姻契，天长地久成相会。那时好好谢良媒，须教早早得完备！

也许书生向老夫人求婚，老夫人虽允，惟不招白衣之士；所谓“生出是和非，”或即指此。书生云：

〔玉漏迟〕诗书勤乃有，焚香继晷，吟不绝口。苦志潜心，奋发拟攀龙

首。刺股悬梁闭户，指日愿功名成就。因配偶，重折渭城杨柳。

临别的席上，二人不胜依依。正是：

〔月儿高〕看遍闲花草，争如自家好。这样风流事，那个人不好？才子共佳人，如今正年少。看他筵席上，两处伤怀抱！（按《荆钗记》亦有此调。）

书生赴考途中，道是甚般景致？

〔渔父第一〕是则是路途间好，望东方曙色尚早，几点疏星照。见残月渐落树杪，寒林古木青烟罩，宿雾初收水气高。迢迢古径通深杳，竹坞人家傍小桥。傍小桥过远村，柳堤蝉噪，深山内猛闻采樵。对清溪，见渔人水边独钓。庄门开景物尚早，牧童跨犊登山道，隐隐临歧酒旆摇。驻马邮亭共索笑，且同饮香醪。

〔八声甘州〕春深离故家。叹倦客旅<sub>年倦体</sub>，游子<sub>一作“奔走”</sub>天涯。一鞭行色，遥指剩水残霞。墙头嫩柳篱上<sub>一作“花”</sub>，望<sub>一作“见”</sub>古树枯藤栖暮鸦。嗟呀<sub>一作“嗟”</sub>，遍长途触目桑麻。

〔前腔换头〕呀呀，幽会聚远沙，对仿佛禾黍，宛似蒹葭，江山如画，无限野草闲花。旗亭小桥景最佳，见竹锁桥边三两家。渔（艇）槎，弄新腔一笛堪夸。（今也借入《荆钗记》中）

书生去后，月梅又是怎的思念？

〔醉落魄〕莺声巧逐东风软，绿杨庭院，杏花零落清香散，手撚花枝，寂寞倚阑干。

终于书生衣锦荣归，老夫人不能再有推托，只得将月梅嫁给他。此时书生之喜，可于他所唱的两支曲中见到：

〔双声叠韵〕花开早，人不老，拍拍春多少。然此宵，相见了，剩把银缸照。挂紫袍，现胜表。姓字香，度量高，要百年契合，万家欢笑。  
〔季南枝〕阳台梦，楚岫云，灯燃绛蜡月满轮，香霏洞房新。花发武陵春，良宵可人。同坐同行，日亲日近。你有万种风流，我有十分俊，心上人，掌上珍。亲上亲，煞和顺。

三、《董秀英花月东墙记》 存残文八曲。大约这也是《王魁》的同类。董秀英和她的爱人结婚，是由所谓“姑婆”做媒的，她说：

〔迎仙客〕论婚嫁，笑哈哈。男有室，女有家。看明年生下小哇哇，便请姑婆吃碗秃秃茶。

结婚之时，道是怎般情况？

〔乔合笙〕看绿拥红遮，正银台画烛光皎洁。映桃腮杏脸人艳冶。任取玉山起，宝香漫薰。看珠帘绣幕香味绝。舞回瑞雪，趁龙笙凤箫声韵彻，两情欢悦。夫妻且喜，洞房花烛夜。偏称孔雀屏开，玳筵罗列，金鼎喷兰麝。

〔古瓦盆儿〕“宜室宜家”，古书内说。男效才良，女慕贞洁。永远坚心坚意，似石似铁，两情欢悦。夫妻且喜，洞房花烛夜。偏称孔雀屏开，玳筵罗列，金鼎喷兰麝。

送入洞房，且听听夫妻的对话：

夫 〔薄媚曲破〕两情浓，非容易，都总关前世。你温柔，咱聪慧，分明天赐佳配。

妻 须念奴身，家本簪缨之裔，告伊知，休觑奴若风尘泼妓，

夫 岂如是？卑末非同别的，颇颇知文理。略举头，有神祇，一天恩爱怎忘伊。两次三回，只管推来推去，为甚的？装尽千般风流样势！

妻 奴家在室，终日重门闭，怎知今日！千金康洁身体，等闲轻弃。今晚，奴把终身付你。休要将来，忘恩负义。鸾凤时鸣情正美，星眼矇眊闭。敛黛眉，细看伊，便似有怯雨羞云意。奴在深闺，夫妇鸳帏滋味，尚未知。此际方晓，新婚宴尔。怀儿紧贴，手儿紧惜，舌送暗香，粉汗融，娇声颤，困无力。雨散云收，金风钗横云鬓。似醉里，檀口犹然，吁吁喘息。

夫 咱甚福份，贫困间得遇多姝丽。更才貌俊美，我共伊真一对。郑州梨，生死相随。若在地愿连理，在天时同谐比翼。

妻 伊听启，奴家自欣喜，心儿间怜念伊，恰浑似掌上珠，犹难比。石烂松枯，休得三心两意。似恁的，博得今生，团圆到底。

合 夫妻事，辐辏因缘欢会。尽如是，长记取深情密意，莫抛弃。共同往神前拜跪，设下山盟海誓。

大约董秀英玩赏长春园是她与书生相见的引子。她唱道：

〔破子〕教人玩赏真不寐，上花梢夜月迟。高烧银烛照红妆，不管惊花梦回。

〔月上海棠〕宿醒未解尚沉醉。翠娥忙报，玳筵重启。试教问取海棠花，昨宵开到第几枝。融融暖日江山丽。春风花草，自送芳菲。长春园内景堪题，游赏拚沉醉归。

她与书生也曾偷期密约。她说：

〔喜还京〕去到书帙，见他时再三申意，休辜负暗约幽期。咱和你，暂且今宵分袂，到明日别作道理。

结果是“痴心女子负心汉”，空落得秀英相思不已：

〔针线箱〕为薄情使人萦系，终日把围屏闷倚。病恹恹顿觉贪春睡，一日瘦如一日。有时待重整些残针指，便拈起东来却忘了西。香闺里，

闷无言空对针线箱儿。

四、《柳耆卿花酒玩江楼》 所存残文以写景者为多，较他戏为富丽。《清平山堂话本》有《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可以与戏文印证者甚少。其中只有柳永所唱：

〔驻马枪〕一名《马蹄花》深感皇恩，锦绶银章为令尹。叮咛公吏，第一休教，贿赂容情。当官三善重廉能，于公仁政须为本。省刑罚，薄税敛，安百姓；家无事，国无征。

大约此时正是初上任时的诚谕，如话本所云：“保奏耆卿为江浙路管下余杭县宰。”此外如：

〔南枝歌〕若提起，这柳七，谁不识此公是佖俸客。酿旦调侃，是他为第一。即樽前席上，见伊标格。和你有，也不见得；和你没，也不见得。（此曲题作《柳永传奇》）

虽有本事，却不知是谁说给谁的。听话的人自然是妓女，是谁呢？主角周月仙么？还是不重要的陈师师、赵香香、或徐冬冬呢？至于说话人，那是更无从揣测了，想来总该不是那舟子吧？话本的情节是，柳永受妓女周月仙，月仙则恋黄员外，与柳永甚落寞。柳永嘱一舟子于月仙趁其船至中途时淫之。于是柳永复开宴召月仙来，令舟子“假作客官”，亦预坐，泄其事；月仙遂从。柳永与月仙同居三年，遂别，“自回京都。”话本把柳永写成一个小人和负心汉，这些在戏文的残曲里都是找不到的。又如月仙所唱：

〔驻马听〕悄悄朱扉独倚，专等个人来至，不敢误佳期。到香闺，为甚

连朝无信息，遂使我令人寻觅。这里相会，依旧如鱼水。

究竟是在忆念黄员外还是柳永，也不得而知。想来是忆念柳永的。又如月仙所唱：

〔真珠马〕恹恹病过春三月，坐惜芳菲愁倍切。怕被东风说，负却莺花佳节。红香径，又听那鹃啼怨血。

此曲韵与《南枝歌》略同。将《南枝歌》、《驻马听》、《真珠马》三曲同看，可知戏文有柳永负心三月不来的情节。话本虽有三年任满相别的话，却至此戛然而止；此后究竟柳永是否负心或再来，并无下文。可见戏文与话本不同，戏文所占的时间远较话本为长；在情节上，也几乎把柳永变作了王魁。话本的最后有两句诗道：“两下相思不相见，知他相会是何年？”下面一曲，想亦月仙忆念柳永时所唱：

〔春心破〕巫峡仙娥梦降时，潇潇曲栏外，雨淋漓，黯淡云天欲坠低，四野暗云迷。时听空阶声点滴，心碎更魂飞。

下面一曲，亦为月仙忆念柳永时所唱，紧接《春心破》以后：

〔两相宜〕淡荡东风收寒意，微雨过乍晴天气，迟迟日暖江山丽，渐迤邐添明媚。草萌芽，花吐蕊，又还是艳阳佳致。年时共赏芳郊外，到今岁辜盟誓？

下面一曲，大约是玩江楼造成，柳永初次玩赏时所唱：

〔古山花子〕迟迟暖日江山丽，习习蕙风和畅。百紫千红，触处都芬芳。诗朋酒侣，两两相呼唤，开怀宴乐在高阳。花锦亭台，笙歌往来递响。绿杨影里，掩映秋千架，酒旗扬。双双粉蝶闹，扑花深处，相趁游蜂，

飞来飞往，海棠花上，芳草池塘。沙暖睡鸳鸯，活脱画图模样。忽呀  
 睨睨莺声啾轻簧，见佳人，携取少年郎，镇日价同游赏。花阴下，两  
 两三三恣疏狂。天际晚，踏花归去马蹄香。共把新词同唱，向花间，  
 日日醉一场。

下面三曲则为柳永与月仙同游西郊时所唱：

〔荼蘼香傍拍〕赏西郊佳致，春来景最奇。绿水画桥西，花梢挂酒旗。  
 映水碧，看双双蝴蝶对飞，听声声黄鹂巧啼，正万紫千红斗美。见香  
 车，都是少年姝丽。翠影中，红香内，似误入桃源洞里。风和日暖，  
 亭台上笙歌鼎沸，游戏，只见柳影中，秋千画板高蹴起。赏心乐事，园  
 林好，香风罗绮。

〔会河序〕芳春轻寒乍暖时，满城尽在西郊外，我每对此同游戏。两两  
 三三浮浪儿，同行桃溪过柳堤。花篮儿随着闹竿儿，忒吃戏，公子王  
 孙携歌妓，与他共入花深处。

〔舞霓裳〕春酒淋漓衫袖湿，沈醉归，从教花压帽簷低。赏良时，花前  
 镇日同游戏，醉春风欢笑是便宜。看山明水秀锦屏围，便是个人间福  
 地，妙不就丹青画图里。

以上三曲同韵，且每曲均有“游戏”二字，故被认为同时所唱。  
 《雍熙乐府》中有《夜行船》一套，与上引三首亦为同时所唱：

〔夜行船〕花底黄鹂，听声声一似唤人游戏。东风里，玉勒雕鞍争驰  
 佳时。日暖风和，偏称对景，寻芳拾翠。遥指，隐隐在杏花村；

《新编南九宫词》无“村”字。深处酒旗摇曳。

〔本序〕《大成谱》作“晓行序”。迤逦，曲径芳堤。竞香尘不断，往来《大成谱》作“来往”。罗绮。

亭台上急管繁弦齐声。《大成谱》作“催新编”。双飞，蝶舞《大成谱》作“绕”。花枝，

莺啭上林，鱼游春水。芳菲，点检在《大成谱》无“在”字。万花中《新编南九宫词》作“丛里”。昨夜海棠开未。

〔斗宝蟾〕堪题！绿柳阴中，见秋千高挂，《新编南九宫词》作“架”。彩绳飞起。是谁家仕女双蹴嬉戏，相宜；奇花映粉腮，轻风荡绣衣。动情的，正是游人墙外，笑声墙里。

〔么篇〕听启，春色三分，怕《新编南九宫词》下多“的是”二字。一分尘土，二分流水；向花前共乐，莫负良时！歌妓，低低唱小词，双双舞《柘枝》。可人意，间竹桃花相映，《新编南九宫词》作“傍”。小桥流水。

〔锦衣香〕芳草池，鱼游戏，翠柳堤，同游戏，《新编南九宫词》作“声声细”。我《新编南九宫词》无“我”字。只见主女游人，“游人”作“王孙”。幕天席地。高挑一架，一作“个”。闹竿儿，深深步入杏坞桃溪。对良辰美景，想蓬莱也只如是！休把闲愁系，且拚个沈醉；光阴迅速，人生能几？

〔浆水令〕正相同，一作“随”。寻芳未已，奈红轮已觉坠西。海棠枝上子规啼。声声是他唤的，一作“却”。春归。花阴下人似蚁，花藤轿儿雕鞍骑。相随趁，相随趁，风流队里，拚沈醉，拚沈醉，醉，下多“倒”字。扶归。

〔尾声〕今宵共约同欢会，先教从人归去，安排办下了筵席。

以上七曲，与前三曲颇有相同处。如《荼靡香傍拍》和《斗宝蟾》都咏到“秋千”，《会河序》和《锦衣香》都说到“桃溪”、“柳堤”和“闹竿儿”，《舞霓裳》和《浆水令》都说到“沈醉归”。又，《荼靡香傍拍》和《夜行船》都说到“声声黄鹂”。《夜行船》和《锦衣香》也有“游戏”字样。

除以上四种恋爱戏文外，《雍熙乐府》卷十六尚有《吕蒙正》



和《王瑞兰》各一套，想即《南词叙录》中所谓《吕蒙正破窑记》《蒋世隆拜月亭》，一并附录于下：

〔山坡羊〕月照谁家庭院，人在孤村旅店，寒窗纸隙风如箭。对圣贤，留心在简编，诗书要遂平生愿。一任樵楼更漏转，留连，更阑尚未眠。  
〔水红花〕今宵相会是前缘。慢埋怨，百年姻眷，一心和你告苍天。望周全，功名如愿，早得名标金榜，平步便登仙，咱两个永同谐也啰。  
〔梧叶儿〕精神倦，针线懒拈。纤手去花钿，金钗卸，云鬓偏。俺看着书篇，并倚着香肩暂眠。

以上是《吕蒙正破窑记》的残文。

〔山坡羊〕(生)翠巍巍云山一带，碧澄澄寒波几派，深密密烟林数簇，滴溜溜黄叶都飘败。一两阵风，三五声过雁哀。(旦)伤心对景愁无奈。回首家乡，珠泪满腮。(合)情怀，急煎煎网似海，觑了我这形骸，骨岩岩瘦似柴。

〔水红花〕(旦)忆惜(昔)歌舞宴楼台，会金钗，欢娱难再！(生)思之诗酒看书斋，命多乖，风光难再！母亲知他何处，尊父阻隔天涯，不能够千里故人来也啰。

〔皂罗袍〕对景游人堪爱，喜今朝重会共赏开怀。母亲不见泪盈腮。多蒙你个秀才相耽待，双双厮共，两情意谐。今生相聚，前生命该，合伊少欠风流债。

以上是《蒋世隆拜月亭》的残文，当为王瑞兰所唱。

## 四 王祥卧冰

元代戏文残曲最多的要算《王祥卧冰》、《南九宫谱》、《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以及《雍熙乐府》中约存五十曲左右。现据《曲海总目提要》所引《晋书》等，以代说明。

王祥“字休徵，琅琊临沂人。”他的结婚生活甚为愉快，有他的妻子所唱的三曲为证：

〔风入松慢〕深沈庭院度年华，诗礼传家，日长镇把珠帘挂。爱清幽乐事桑麻。雅意观书览史，娇容闭月羞花。

〔珍珠帘〕闲庭昼永慵挑绣，停针久，倦听得蝉声高柳。年少正风流，喜配合佳偶，女貌郎才真罕有，算总是前缘福篓，向樽前同乐鸳帏，两情相守。

〔碧玉令〕朔风一夜寒多少，拥重衾捱将天晓。小玉来传，报道柳绵飘。勉强起，懒临鸾红炉围绕。

“祥性至孝，早丧亲。”他唱道：

〔太师引〕思往事添愁闷，恨不得竭力孝情，那晓得昏定晨省，那晓得夏清冬温，那办得衣衾棺槨，那晓得哀伤悲哽。应难尽竭力孝情，何曾道是，累七看经。

〔小玉醉〕我非学荡漾心，也不学儿童性。为生身母死无踪影，因此摩神描影画图形，挂在壁间表寸心。想着怀胎亲母恩德重，怎忘了继养萱堂恩德深。学那丁兰刻木，因此画娘身，到做了伯鱼泣杖，越添得王祥闷。

“继母朱氏，不慈，”王祥便在亲像前泣告：

〔太师垂绣带〕泪淋漓，想我亲遗像，望冥中听儿诉苦肠。受尽了千般魔障，怎说得万种凄惶。自从你身亡，我此身空自多鞅掌，怎知道他苦不相谅；却不道，无不是的父娘，做儿的，怎说得娘行劣相？（此曲误收，实是《十孝记》佚文）

继母虽然不慈，她的亲儿王览却待哥哥王祥极好；“朱屡以非理使祥，览辄与祥俱，”还劝他的母亲不要把骨头给哥哥吃：

〔古皂罗袍〕理合我敬哥哥，敬哥哥行孝礼，昆仲两个忒和气，休忘了手足的恩义。虽然和你是两个娘生，哥哥道都是一爹养的，都是我母亲的孩儿。你缘何把这骨头来，都落在哥哥碗里。嗟，娘也娘，你煮着一锅羹呵，缘何有两般儿滋味？

继母“又虐使祥妻”，祥妻说：

〔薄媚令〕连朝打水，弱体怎禁劳役。况值炎炎盛暑，追思母亲，无辜把奴骂詈，守家法总无怨语。

以下一曲，似为继母所唱；但她这样仁慈，又不像是她的口吻，我疑心这是从别的戏文里混入的。即使说这曲为祥妻所唱，待其子女与览的子女一样，也不合理，因为他们的子女不占重要地位，在其他残文里从来不会出现过；忽在此处出现，似嫌突兀：

〔金江风〕亲生异生，四子尝相等；兄情弟情，同气心尝省。霜信初惊，寒衣先整。晓趋庭，免使酸风，刺骨侵肤劲。重铺絮几停，重铺絮几停。密缝线几层，处处把恩慈证。

“有丹奈结实，母命守之；”《雍熙乐府》中有《王祥守丹奈》一套，是王祥夫妻的对唱；

妻〔昼锦堂〕夏日炎炎，执手话别，空帙《大成谱》作“余”簟枕一作“枕簟”，清幽。

铍石流金，酷暑恼人时候，清昼。好向河朔一作“荷亭”排宴饮，暗

思昔日，和你《大成谱》无此二字碧筒酒。分鸳偶，今夜向草庐中孤帙，和你

你两情相守。《大成谱》作“今夜奴在孤帙，君向草庐独守”。

〔么篇〕欣有，照眼葵榴。萱草弄金，沿阶上，细草新抽。君往园中，须是一作“要”小心看守，担忧。倘若失落一作“有”甘被一作“打”，恐

怕一作“只愁”。娘意不啣。分鸳偶，今夜向草庐中孤帙，和你两情独守。

〔红林擒〕凝眸，睹一作“觑”鸳鸯戏水波纹皱，双飞斗。应一作“笑”他应。

我，今宵拆散，凤友一作“侣”鸾俦。母约束怎敢迟留？秀才你看一无“秀才你”。

奈子，休得要一无“要字”落后，则待一作“刚”拚饮五盞三杯，和哄离愁。

祥〔醉公子〕听剖，为母亲我功名懒求。他日里，名字稳覆金瓯，休忧。锦衣学取，斑衣呈舞袖。得志后，管取向新筑沙堤，步入龙楼。

〔么〕园中看守，子成熟，早回归家，未能怨凤友鸾俦。天佑，愿得不合风屏雨憾。分鸳偶，今夜向草庐中孤帙，和你两情独守。

合〔尾声〕园中作别应不久，等一月两旬时候，弦断再整重修。

要守奈园，必须造屋住宿，王览帮着他的哥哥同做：二人抢着做，真是义气：

祥〔博头钱〕你好不知礼，你好不度己。我主顾，缘何夺我的？

览 他（似指祥妻）央我来这里。

祥 闲言语瞒过谁？

览 些儿生活请休提，相同做，两和气。

王祥祝告新造成的房屋道：

〔野蔷薇〕娘憎着我，责令去看果么。昼防鸟雀，夜防虫鼠，托汝即苦盖，好教人，避暑更防风雨。

谁知祸不单行，这房屋并不能保护王祥不受风雨：

〔风蝉儿〕造作我们最高，斧头响得又好。造了十间房子过一宵。天明后打一瞧，骨刺刺都跌倒。

“每风雨，祥辄抱树而泣，”他只得对天祷祝：

〔秃厮儿〕撮土焚香拜三光，告穹苍，真教骤雨狂风荡！一亩奈子若失样，娘亲打骂怎生当！

同时祥妻也非常忆念王祥：

〔渔家铎〕儿夫去守奈园儿，寂寞痛苦伤悲。奴终夜独守孤帏，真个凄凄。孝情不敢违娘意，死无怨一件件依随。听得谯楼，三鼓正催。把一盞半明不灭的灯剔起，缉麻尽时各自睡。

继母“思黄雀炙，有黄雀数十飞入其幙，复以供母，乡里惊叹，以为孝感所致焉。”后来继母“有疾，……常欲生鱼，时天寒冰冻，”那里去找鱼呢？继母将此意告诉祥妻，她不得不转告王祥道：

〔莲花赚〕黄雀吃了，中意物，娘所好。寻思要鲤鱼，教君即便买来到。漫白恼，河冰都冻合，料鱼儿藏深杳。金珠易得，料此物应难寻讨，

转紫怀抱：

王祥只得冒雪出去寻鱼，唱道：

〔沙塞子〕紫府神仙会早，料应姑射，击碎琼苞。渐布满万山千壑，浑如臙粉妆巧，光耀，只见杨花乱滚，鹅毛飞舞，正正斜斜，竟随风来到。俄然堆满，须臾瑶阶玉砌，宛若梨花，满地慵扫。

〔么篇〕向河边打听，有时不拘多少。是则冒寒途路遥，顺父母严情，怎敢惮劳？但愿天地保，冰消融解，渔翁可堪垂钓。鱼儿买得归来，娘免心焦，强似遇金宝。

〔沙塞子急〕满目纷纷，乱撒真珠小。料是处河冰，冻合难消。钓叟不捕网，无鱼卖后，只怕母亲焦躁。禁持打骂劳神，病还增了，心下转烦恼。

〔余音〕孝切心坚天知道，冲寒拂冷走一遭，愿买得鱼儿真个好。

他又去问渔夫，依旧毫无结果：

〔碧牡丹〕冒雪荡风去，寻鲤鱼。到处都寻遍，无买处。远观渔父在河边，寻问取。

〔山东刘袞〕朔风起，朔风起，黑暗暗冻云垂。只见柳絮梨花，浙零零乱飞，凛凛布寒威。冻的我跌屑屑的，泥滑路难行，心急步行迟。最苦的，是冰厚三尺，没有一个鲤鱼。只虑的母亲，独倚定门儿，眼巴巴的凝望我回，他敢焦聒聒的恶怒起。

祥弟览听说哥哥冒雪寻鱼去了，焦急万分，连忙出去追赶，说道。

〔铁骑儿〕赶家兄，赶家兄，不见踪影，历尽几山林，加鞭赶上，勒马去如云。

〔雌雄画眉〕冻云冉冉，寒威凛凛。滴滴滴，滴滴水冻成冰。朔风起，

朔风起，鹅毛儿飘滚，遍长空筛碎琼，可怜路滑步难行。多方寻问我家兄，踏雪认不见一个踪影。使我痛切切珠泪盈盈。咱萱亲从早望鱼，一直到今。急急急，急急性恶发生。河冰冻，河冰厚，鱼儿藏隐。料想我兄，沉吟闷紫。没没没，没没后徒尔劳神。回家内，回家内，遭娘恶性，哥，敢你这，一顿打非轻。

“祥解衣，将剖冰求之，”唱道：

〔绿澜衫〕冰寒怎熬，浑身上下颤笃速麻木了。冰厚三尺怎能消！王祥为母来行孝。

王览见了，好生不忍！且听听他们兄弟俩的对话：

览 〔绿澜衫〕兄因甚脱衣袂，跌倒在那里？身上冷如水，寒冰冻杀了你！

祥 买鱼无见，渔翁隐藏鱼，特来卧冰取。

览 〔三字令〕论孝情，果无比。请起来，小兄弟情愿替着你。

祥 听说与，伊年未，肌肤怯，难当冷湿气，宁可我当取！

览 教我寸心碎，扑簌簌，泪双垂！

祥 听响声，似轰雷。试看时，犹如震天地。

轰雷般的一声，“冰忽自解，双鲤跃出，持之而归。”

“祥丧父之后，渐有时誉。朱深疾之，密使觖祥。”这使者便是乳娘。“览知之，径取酒。祥疑其有毒，争而不与，朱遽夺反之。”这紧张的一幕，如下所云：

奶 〔凤凰阁序〕安人转意，念儿劳顿，送香醪特来与君。

祥 今日深感母厚情，使伊来，不知道有何原因？

奶 喜喜欣欣，把一杯美酒来斟。

后来继母的毒计，被王览窃听了去，他便劝谏她：

览〔舞霓裳〕按旧编《南九宫谱》  
〔舞霓裳〕作〔天和佛〕上告吾兄听拜禀。

祥 说个甚！

览 纵然好酒且休饮！

祥 为何因？

览 闻知此酒香奇异，况兼来历不分明。

祥 笑你将无作有应难信，辄敢强词夺正。

览 忠言语，逆耳諄諄更不听。

奶〔灞陵桥〕若要我解劝时，日出在西方，落在东方去。吊桶如今，落在他井里，早晚中了拖刀计。非是我硬心肠，学取旁州例，嗟，宁做道一不是，休做了两家不是！

〔鹤打兔〕你忒胡逞，没村度，没人情。论家法，理合是当尊饮。齐放手，休争竞。拚一命不须闲论，相互斗争；把一杯美酒，倾尽无存。

奶〔四国朝序〕我亲将药酒往园儿里，若王祥吃了即便死，可恨王览没见识，只得将酒倾落地。地皮裂开火光飞，险些坏了拖刀计。

母〔么〕我听伊说起园中事，唬得人战战兢兢惧。机关暗密没个知，缘何恍惚回家里。问伊药酒是何如？从头说与咱详细。

以上戏文的故事，大都根据《晋书》。以下推车贩绢的事，便是捏造的了；正如《曲海总目提要》所说：“祥母命祥往海州鬻绢，为盗所掳。而览舍身求代。此系撮撰。”奶娘药酒毒计未遂，又挑唆继母命他到海州去贩绢，并自叙她的心事道：

〔两休休〕安人的共我机谋，园中送去药酒。推车子欲害王祥，他不死命合存留。情由，他若身亡家私有，都是我乳荫孩儿掌管收。怕一朝



死了安人，王祥报我的冤仇。

继母听了奶娘的话，便对王祥说：

〔引军旗〕休到家，限你只今，推车子便起程。床头有千贯，不如每日进分文。免致令坐吃山空，做经营何须故推，休得要恼起娘性。你若忤逆不孝天不顺，折罚你永没前程。

王祥不禁叹道：

〔蔷薇花〕萱亲不怜爱，焦聒性如火。况奶娘日夜挑唆，撮斗得我家不和。王祥竭力孝情多，甘心受折磨。

《雍熙乐府》中有《王祥出外》一出，仅存王祥的唱句：

〔山桃红〕我今日最关情处，路远迢迢。急回首望家乡杳也。未曾脱白，今日挂绿袍，推着辆车儿过山遥，娇怯怯的怎生熬！路途遥，手儿又疼，腿儿又酸，脚儿又痛也，顺父母的言情，教我怎惮劳！我今日路远迢迢。《大成谱》文字颇有异同，并录如次：“〔小桃红〕最关情处，无奈路远山遥。我回首望家乡杳也，未能够脱白挂绿袍。先推辆绢车儿，勉力过山凹，我娇怯怯怎生熬！最苦是背儿驼，手儿软，我的脚儿跷也，咱是个王祥行孝道，顺母严情，怎惮勤劳！”

〔斗宝蟾〕都是这泼奶子，泼奶子，朝夕里暗使机谋，他把这言语去急调，唆的俺母亲心焦，暗藏着把笑里刀。他把他亲儿爱惜，犹如异宝；将一个异子王祥，轻如粪草。《大成谱》云：“〔山虎儿〕皆因是泼奶婆，把言语唆挑，激发我母亲心焦。常打骂，怒不消，暗里包藏笑里刀。把亲儿爱惜，如珍似宝；把煞子王祥，轻如粪草”。

〔绣停针〕极目荒郊，地惨天昏云缥缈。足律律起阵狂风，胆丧魂消。扑簌簌雨又落，明晃晃电光高，湿浸浸洋身上犹如水浇，滑漉漉满地似油浇。

〔江头送别〕软兀刺，软兀刺，险些儿踉倒。行不上，行不上，闷怀多少！付能得鬮鬮的车儿定，平日的暗闪我一交。

〔尾声〕只愁顷刻强贼到，谎的我魂飞九霄，将一个行孝的王祥，轻轻的断送了！

果然王祥遇了强盗，强盗想将他杀了祭赛：

祥 〔十破四〕念王祥蒙娘语，装绢子推车前去，海州城做经纪，望将军乞赐容恕。

盗 看这厮，干净身躯，那更没多年纪。早料时牛马三牲，同答赛取。

一边王祥陷入了贼窟，一边祥妻正在忆念着他：

〔逍遥乐〕万里关山回，人阻阳台烟霞暝，鸦鸣鹊噪两难凭。愁生眼底，恨满天涯，水绕孤村。

〔一机锦〕云雨歇，鸾凤分，别来愁断魂。教我暗掷金钱卜远人，吉和凶尚未闻，眼巴巴绝了信音。空教我数归鸿，不见书来也，我便扑簌簌泪暗倾。

〔锦上花〕同鸳枕，共鸾衾；生隔断，两离分，把恩情如盐落井。你奶娘奸猾，搬斗我萱亲，他特故地使着绵里针，割舍把孩儿在险路上行。投入苍山，西出阳关，眼睁睁无了故人！

她一面叹息她的丈夫推车受苦，一面请她的小叔王览去赶他回来：

〔搥背歌〕叹奴丈夫，推车受苦，因甚的流落在途路？想中间有缘故。是奶婆挑唆着老母，这苦难告诉。陷孩儿出路去，亡乡失土。望叔叔思手足，上前相救护。

〔叠字锦〕兀的不是，痛杀人也么嗒。奶婆每，直恁的多奸诈，挑唆着母亲，令着我夫，沿路上，推着一辆绢子车。遇草贼，应饶不过了他。

谢小叔，拚命去赶他，又恐怕路途差。嗟，屈使儿夫，登山渡水，荡风冒雪，吃尽辛苦，遭劫被擄，屈死在黄泉下。兀的不是，苦杀人也么冤家。

王览便去寻找哥哥，愿以身代，强盗也为之感动：

盗 [冰车歌] 见你每尽孝情，替死义气深。遣三军总思念亲！

王 父母生身，乳哺怀担劳顿。离乡背井，再思还家奉养亲。奈辞别珠泪暗倾，死里逃生。谢得将军怜悯，兄和弟感恩不尽，便辞别回归乡井。

盗 贤良略少待，祭赛毕须管待您。

王 感义深，老小家中专等。

盗 今有数两黄金相赠，小喽罗防护送君行。

凑巧这时仆人闻讯，也赶来想给主人王祥替死，

[水唐歌] 沈吟久，细思之，孝义双全人怎比，到不如李德追恩主。寻思起，我去替兄身死受凌迟。也落得好名儿，留着在史书上提。

[五团花] 我特来追主，幸到此相遭际，背剪入山去。他说明日要赛愿，将他来杀取。情愿替，奈我此身不由己。

仆人的义气，使得强盗更加感叹：

仆 [醉僬僬] 衰老，悔言语疏狂颠倒。喜恩主幡然，必求请道。

盗 难效！最喜是兄弟怡怡情无间，主仆两相安，皆可褒。

结果自然是王祥王览以及仆人同归，母子、夫妻、兄弟、主仆团圆：

妻 [小蓬莱] 独守闲庭深院，听孤檐灵鹊声喧。孤鸾只叹，今朝会合，重效鹣鹣。

母〔园林杵歌〕叹王祥，因甚敢自专，勾引我孩儿离乡远？

览 因兄遭难。忙向前，劝娘休把哥哥怨。

母 大的媳妇将儿遣，教娘望得眼儿穿。

览 奶娘何故不思善，枉将姆姆埋怨。

祥 亲娘，幸安然，不必意悬悬。数两金，百匹绢，乞收管来朝赛愿。

合 答谢天，合家贺喜排筵宴。母子重相见，办炷名香祷告天！

## 五 周黄两孝子

元代戏文劝孝的很多，除了《王祥卧冰》外，已佚的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存有残文的，还有《周孝子》和《黄孝子》这两种。这趋向似乎到了明朝依然存在，我们能够在《南词叙录》里的本朝（即明代）剧目中看到《姜诗得鲤》和《孟宗泣竹》。

《周孝子》就是《南词叙录》宋元旧编部分里的《教子寻亲》，明人的《寻亲记》即据此戏而作。《寻亲记》见存《六十种曲》中，《曲海总目提要》卷十四有情节述略。《南九宫谱》中现存《周孝子》残曲四首，又《教子记》或《教子传奇》二首，共计六首。兹借用《寻亲记》中概括本事的《满庭芳》曲来作说明：

“文墨周生，糟糠郭氏，家道萧然，因官差役，无钱使用，遣妻张郎告债。”张郎屡次催逼，周生便唱《雁过声》道：

思之这一筹，朝夕为此耽生受。我身衣口食，尚且不能勾，许多钱终不得干休。他来索钱，教我如何措手？也不会思前算后。过了一日又添一日利，早难道明日愁来明日愁。

“张郎见色，将实契虚填，信仆奸谋，杀人性命，屈把周生陷极边。”这时，郭氏想跟随同去受苦，无如腹中有孕，不能行走，她唱《望歌儿》道：

艰难。我欲待要随伊去，又被官府牵。我欲待拚死相随，奈己身又将分娩。纵有孩儿，永不识父亲之面。生不能够相看，和你同饱暖，死不能够魂魄和你相留恋。

“单身如因财被逼，此际实堪怜。节妇贞坚，遗腹孩儿要保全。”她对她的婴儿数说他父亲的面貌，唱了一曲真切动人的《金落索》：

说起真可怜，那有孩儿不识亲爹面。自别后二十年，略略仿佛仪容，说与孩儿看。他身材小更短，瘦容颜。白净脸微须，一双清秀眼。宽衣博带，做个儒生扮。只怕流落他乡不似前，堪怜念。爹行不在，孩儿不识，使娘难言。

张郎想霸占她，她就“刚刀立志，毁伤花面。”张郎之妻甚贤，唱《川鲍老》劝张郎道：

平山莫作亏心事，世上应无切齿人。君无子孙，休把阴骘损。他夫妇怎教两分？夫妻厮守，谁无百夜恩？须思忖，毕竟是人心相似，休折害子孙。（此曲题作《教子记》）

她亲自往郭氏处探听，见她“花容破毁”，益加钦敬。下面的《二莺儿》，就是她在见了郭氏以后所唱的：

非是。我从来敬你，从来羡你，苦谏我儿夫不肯依。他归来说，你和他完聚，真伪未知，特来探取。今见你花容伤毁，细思之，方信道周秀才家有这般贤妻。

后来郭氏“诗书教子，书中青钱，弃官寻父，旅馆相逢话昔年。归来日，冤仇已报，夫妻子母再团圆。”于是郭氏回忆前事，唱《五供养》道：

儿今大魁，懊恨你爹身流落天涯。只愁你娘做了别人奴，爹做死尸骸。谁想道守节妇教子成大才？荷生儿寻父临边界。题起当年事，愁满怀，骨肉相逢，喜中变哀。（此曲题作《教子传奇》）

诗云：“张员外为富不仁，周维翰因妻陷身。背生儿弃官寻父，守节妇教子寻亲。”

《黄孝子》就是《南词叙录》宋元旧编部分里的《王孝子寻母》。江浙人读“黄”和“王”每每是分不清楚的。《南九宫谱》现存十八曲；又有《寻母记》一曲，其实也就是《黄孝子》；故合得十九曲。关于此戏，我还不曾得到其他的参考材料，只能就残文来加以揣测。此戏似乎可以分为三方面，一方面叙媳之贞节，一方面叙子之孝行，一方面叙母亲之受苦。关于妻子的有六曲。自从黄孝子出去寻亲后，她就矢志不改嫁，父亲逼她，她就投江死了。残文如次：

女〔天香满罗袖〕身处深深庭宇，镇绮罗珠翠，簇拥香肌。阿来时闲散菖蒲，消遣处戏画鸂鶒。任烹鲜煮肥，任烹鲜煮肥，琼浆醪醕。三春园斗草，九夏避暑，清秋玩月，严冬拥炉。一年好景，怎肯空辜负？

父〔一封歌〕黄家子已去，上天涯寻老母。家零替怎诉？把居室作取字。去路茫茫何日返？尘世劳劳岁月徂。细思之，我差误，须把孩儿别改图。婚姻事，须记取，早知今日悔当初！

女〔玉女步瑞云〕万种幽情，欲诉向谁评论？羞睹那孤形瘦影。

父〔金莲带东瓠〕婚姻及时须揣度，这场事务非小可。良媒证一心要付托，岂容仍前执滞更差讹，身后事如何？

女〔清高七犯〕儿生蹇，逢患难。甫三龄把姻事攀。蓦忽地四海干戈，不堤防一旦离乱。心酸，尊姑被擄遭逼赶。五岁儿既长，悲潜，居室合作僧堂，寻觅慈颜，不见母誓不回还。为父逼要我改调更弦，奴心愧赧。论贞女肯二天？颜汗，泪斑斑，甘愿与鱼龙作餐。

母〔二犯香罗带〕冤家主意偏，不容劝谏。花枝样好儿成逼遣。

女 进无门路退无缘。也，只得拼一命，丧黄泉。

母 如今随波逐浪魂魄远。指望你终身养老，谁想半路轻捐。思量起俏脸儿，怎不教人可怜！

黄孝子出去寻母，多亏了他的仆人和太宜人，所以他唱《仙吕宫近词赚》（《南吕宫近词》《赚》亦收此曲，词同，不引）和《傍妆台》来感谢他们：

高义惟仁，乳哺看承得到今。蒙尊嫂，提携抚抱谁似您。为寻亲，又赠盘缠规且箴。音问长询见素忧。到此犹成美，大恩未报，厚颜堪疹。更休搬窄，更休搬窄。

宜人恩德浩如天，已分今生欲报更无缘。既大厦相遮庇，又六事每周全。陪早常晚厮伴，活计相扶援。光阴换，岁月迁，等闲绿鬓变华颠。

他在途中的经历，如下面他自己所唱：

〔庆丰歌〕日迟云淡东风软，泥融沙暖物华鲜。墙里红妆戏秋千，盈盈笑语挥罗扇。行程处，景正妍，桃花如火柳如烟。扬征袖，行步展，傍花随柳过前川。

〔马鞍歌〕晓莺隔叶娇声转，时闻得闲啼鹃，掠波燕子如双翦，入雕梁朱帘半卷。还如重重村落，又行来攘攘区廛，消停饱玩频留恋。非同向日，苍皇袒跣。阳和老，寒风浅，莺花似锦絮如绵。扬征袖，行步展，傍花随柳过前川。

〔朱奴带锦缠〕明日里轻舟便驾，今日里把行装尽打。化纸焚香烧炬蜡，神明事敢违时霎。酌水献时花，三牲福礼，银杯酒泛霞。但愿皇天祐，好风吹送上京华。

〔绵搭絮〕草芳风暖正春深，只见汉寝秦陵，跨骊山苍翠森，过华山阴，雷首将临，又见巨灵仙掌，太白豪吟。我这里东望长安，千仞山遥



日响金。(此曲题作《寻母记》。)

〔搦蓼弄金风〕冲州府，离家乡，途路走忙忙。忽向丹霞楼过，笑杀孟知祥。当年瓜枣拜天皇也，嚶，却忆相如词赋，子美文章。绿暗红稀，不觉客怀增壮。

〔孝顺儿〕家乡远，路途里，孤身万山吾命危，杨朱任含悲，阮籍空垂泪。思量此际，举步难行，欲行无计。勉强撑持，陷入泥途里。细想萱亲何处，若得相逢，不枉了驱驰狼狈。

〔骤雨打新荷〕推窗看，撒玉葩，彤云满空歧路赊。冷逼重裘，只见乱纷纷蝶翅斜，子猷舟怎驾？浩然驴怎踏？端的压折枯槎，冻损梅花，渐觉晚来密愈洒。

他所唱的《天灯照芙蓉》，自叙寻亲之苦，较有“本事”可寻：

我有二十八年江湖上，水涉陆驰，途路飘荡，亲遭擄难觅行藏。儿不见徒然涕滂，几时得遂儿终养，酬乌鸟寸草辉光？如今知亲在那厢？乳哺劬劳空思报，役梦断魂无计偿。提将起，不由人惨伤。念冬温夏凉，谁效黄香？

他在酒楼上有自负的话，见《摊破簇御林》：

秦楼上，卖酒牌，邂逅相逢梁栋材。饮一杯且自销忧，又何必两行金钗？风云遇时君莫骇，一朝奋发君须在。禹门开，蛟龙得雨，池沼岂沉埋？

此外，还有《黄龙捧镜月》和《莺啼春色中》大约是黄孝子的母亲和贼寇所唱的吧：

孤苦伶仃逢厄运，方当四海龙竞。只为兵戈扰攘，母子分离，各自逃生。被鞫囚万里难凭，遭擄掠一身谁拯？今忽遇降降恩，如同再生。一言激得我怒起，不由人不生嗔。你是个遭驱掠被擄弩骑，怎与我勋胃

相亲？看他假撇清，一似装聋作哑，虚礼数卖乔生忿。自今为始，暮春朝牧，敢违方寸。

现在再结上文所引，钩稽出一个简单的本事来。其中并添上我的揣测，以括号表明：“黄孝子幼时即与三岁的女孩订婚。适乱起，黄孝子的母亲被掳。孝子蒙其仆抚养成人，（及长，仆即以母亲被掳事告之，）并赠以银，孝子遂出门寻访。孝子去后，其未婚妻矢志不再改嫁，其父逼之，遂投水。孝子遍历衡州、华山、长安，冬去春来，凡寻母二十八载。（后孝子备悉）母在掳中所受‘暮春朝牧’之苦并得团聚。”

据郑振铎的《三十年来中国文学新资料发现史略》所说，《周羽教子寻亲记》和《黄孝子寻亲记》的全本都已被发现。在这两种戏文未流行以前，我还是保留了本节的残文，以备他日见到原书时印证，倒也是很有趣味的。

## 六 江流和尚陈光蕊

《江流和尚陈光蕊》在沈璟的《南九宫谱》里存残文十七曲，其中一曲题作《陈光蕊传奇》（《金鸡叫》），徐均题作《江流传奇》。

兹借用《曲海总目提要》卷三十《慈悲愿》的本事来作为说明情节的帮助，凡引号内者均是：

“观音大士颁佛旨，令毗卢尊者降凡，托生陈光蕊家，光蕊名萼，海州弘农人，妻殷氏，大将开山女。贞观间，光蕊擢大魁，选江州州主，携家之任。”下面的《齐天乐》便是陈光蕊赴任别母时所唱：

荣膺丹诏瓜期逼，只得暂离京国。泛水残英，随风飘絮，添我离愁堆积。三年任满，便回乡里，泪珠偷滴。叠叠阳关，好教高唱助行色。

在“望远行”一曲里，陈光蕊是一面唱着，一面上旅途：

名缰利锁，历尽程途凄楚。翠减红销，何日此身安妥！过了叠叠山崖，又见迢迢野渡，回首望长安日下！

陈光蕊夫妇迢迢行去，到了江边，看见一只小船，又唱起《拗芝麻》来：

崎岖去路踪，见叠叠几簇人烟风景佳。遣人停住马。扁舟一叶，丹青图画，一抹翠云挂，远雾罩汀沙。靛白鸟数行飞，见人来也，惊起入芦花。小舟钓叟，收纶入浦。弄笛相和，动人万般凄楚，离情怎躲！偶晴前村，水绕人家，画桥风展酒旗斜，好买三杯，消遣倦乏。西山

日渐沉，此际端不可。暑气炎，宜趋步，早去寻安下。樵叟闭柴门，牧童归草舍。古寺钟敲数声，野水无人渡。（《雍熙乐府》以此曲误入《古西厢》，并附《尾声》云：“绿杨影里新月挂，孤村酒馆两三家，借宿今宵一觉呵。”）

后来他就“雇刘洪舟。洪素凶恶，惯于水面行劫，觊殷美丽，刃其仆，缚光蕊投江中。”这一个危急的场面，现存有《缠枝花》和《贺新郎袞》：

光蕊 告壮士听拜启，念我是儒生辈。要财宝都拿去。望周全归人世。

刘洪 好笑你无道理，把我如同儿戏；若要我周全你，只饶你个血漉体。

殷氏 这贼汉全无些道理，杀害我一家使婢。若把我男儿害取，我情愿先投下水；

刘洪 休恁地，只为你，只为你庞儿俊美！

光蕊〔袞〕这贼汉谋心恁地，把我妻辄欲骗取。只虑你怀胎在体，更兼我娘行老矣。

殷氏 休怨忆，莫怨谁，祸到临头怎避！

“初，光蕊曾买一金色鲤鱼放生。鲤鱼，龙神子也。神知光蕊厄，拯入龙宫，俟复仇时送归人世。洪欲犯殷氏，拒以怀孕。”大约此后刘洪便冒名顶替了陈光蕊去上任了吧？他大开宴会，以贺新除，并唱《柳梢青》道：

今日试展开幡，看来煞富贵。正新除，政事廉能，黎民总喜。（二盗）欢乐在画堂深杳，贱累得蒙望周庇。广设华筵，畅饮高歌，大拚沉醉。

他想喊殷氏来同乐。殷氏忍辱顺从，只为腹中有孕，想他日生

子以报夫仇；哪里有心饮宴？所以她唱《女冠子》道：

冤家今日开芳宴，这苦事怎生言！画堂中只管频呼唤，不知道我心内怨。

一面刘洪正在这里作乐，一面陈光蕊的母亲，还以为儿子已经到任，怪他忘恩负义，不来接他，不知道她的儿子早已做了江中之鬼。她唱《金鸡叫》和《醉扶归》忆念她的儿子：

忍冻担饥馁，镇日间泪流如雨。恨我孩儿陈光蕊，撇下亲娘，自去享荣贵。

望得望得肝肠断，哭得哭得泪珠干。你去为官已开藩，怎不把你亲娘管。常言道，‘子孝母心宽，’不道泪滴尽秋波眼！

一面母亲在忆念儿子，一面妻子也在忆念她那被投江中的丈夫，也唱《醉罗袍》和《香归罗袖》：

画楼独倚灯挑尽，香衾半拥梦难成！暗想当年缔姻亲，玉貌多风韵。尘蒙鸾镜，也只为君；寒生鸳枕，也只为君；离愁万种千般恨。金炉香喷，银缸灯烬，离人怕到黄昏，又早黄昏光景。怨孤眠凤帏，愁欹鸳枕。我欲图一觉，捱他寒更，阳台争奈梦难成。今有相思令，心归门里，放秋上心，问道思何事，我便只思量着那个人！（《雍熙乐府》卷十六《金落索》《愁网》有此曲，前有《金落索》，后有《月中花》，叙的是生离，不是死别；那末此曲也许不是《江流记》里的了。）

所谓“独倚”和“孤眠”都表示正在怀孕期间，“洪欲犯殷氏，拒以怀孕。”两曲均言“梦难成”，明光蕊已死，只能在梦中相会。所谓“暗”，表示不能“明”，因在贼人手中也。或谓此两曲应在开端光蕊赴科举时，妻在家中念之。不知光蕊是在中举后才娶殷氏，

随即一同上任，其间并不曾有过离别，故仍以放在此处为是。倒是母亲所唱的《阮郎归》是应该放在开端的：

孩儿往，求科举，到如今兀自无个消息。遣娘悬望，倚定柴门无踪迹，只怕你恋酒贪花，顿忘却亲闲甘旨。闪得我冷清清，闷恹恹，扑簌簌，泪双垂。何日挂，锦衣归？

“及分娩，生一子，”殷氏唱《转山子》，

梦叶麒麟应佳兆，又添我无聊。才离了十月怀胎，又恐惹一场烦恼。战兢兢度日，算吉凶难保！

她的猜想果然证实了。她所生的儿子“貌甚歧嶷，洪欲害之。”她和刘洪吵了起来。这把仆人吓坏了，他唱《痴冤家》：

猛可的听得闹炒，老汉大胆来到。只见相公吁气心下焦，夫人在那厢烦恼。（殷氏）无倚靠，如何是好！难说尽他这般圈套！

殷氏恐刘洪拔出刀来要杀其子，殷氏唱《红芍药》：

负屈与衔冤，苍天也知道。闪的我扑扑簌簌泪痕交。寻思痛苦咽倒，算米算来此事难恕饶，拔刀处断不入鞘。你如今一心待杀小儿曹，拚得个人怨也声高。

她只得求她儿子一个全尸，“刺血书生年月日及父母姓名，啗其足小指，盛木匣中，浮之江。金山寺僧丹霞，（《西游记》曰法明）有道僧也。伽蓝命霞捞救，遂抚育之。殷屡觅自尽，洪不敢犯。丹霞所取光蕊子名曰江流，稍长，取法名元奘。年十八，告以父母名，出血书以示，令踪迹其母。奘大痛，遂沿江行脚。贼洪恚殷氏逆己，折磨备至。尝令汲水江边，适遇奘，睹其貌，

肖己夫。讯出家始末，奘出血书，殷乃认其子，相抱痛哭，令奘毋泄漏，速诣外祖殷开山诉冤，勿使贼遁。”此时贼年已老，似有悔过之意，他唱《浪淘沙》道：

乌兔走如飞，寒暑相催，浮生能有几闲时！绿鬓朱颜应不再，悟今是  
昨非！

“奘赴长安，谒开山，开山遂擒贼。”因为此时贼已失去抵抗的能力，看他所唱《惜奴娇》便知：

老子凄凉，叹门楣犹不在。病恹恹愁肠似海。事到头来，且宜宽解，  
无奈，怎捱得形衰力败！

开山“斩其首以祭光蕊，而龙神已知，送光蕊出，僵卧江畔。殷见，拊起，复苏，端然无恙。”于是一家团圆，陈光蕊唱《耍鲍老》道：

忆昔衔冤并负屈，岂想道重欢会！奸雄空使牢笼计，瞒不过鬼神知。  
那时若没神龙救，怎能勾有今日！若还不遇迁安的，也葬在鱼腹内。  
看来罕希，恰似柳毅亲递书，犹如豫章逢故知。把芙蓉帐，孔雀屏，  
重拂拭。菱花再合月再辉，鸾胶再续弦重理，论缘分非容易！

“开山奏其事，唐太宗嘉奘笃孝，且有道行，赐经、论、律各一藏，号三藏法师，令诣西印度取《大藏经典》，公卿祖饯，师以松枝植寺中。公卿曰：‘松无根，焉得活乎？’师偈曰：‘无根要有根，有相若无相。我若取经回，松枝柱东向。’遂长往，后去十四年。据《圣教序》云：‘取经回，其松枝果东向’云。”

## 七 仅存三五曲的元代戏文

《南九宫谱》和《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里有六种戏文仅存三曲至五曲。这六种戏文中，为《南词叙录》所著录者有五种，即：《刘盼盼》、《刘文龙菱花记》、《唐伯亨八不知音》、《朱文太平钱》以及《裴少俊墙头马上》。为《宦门子弟传奇》所引者有“崔护觅水”一种。

现在把六种残文都录在下面：

一、《刘盼盼》 残文存四曲。大约刘盼盼误落平康，受鸨母毒打，只得接待客人，遇见一位公子，两下有了情意。而这公子家中却是有妻子的。下面四曲，首二曲为刘盼盼所唱，后一曲为公子所唱，最后一曲为公子之妻所唱：

〔蛮牌做宝辘〕车马遑疏狂，无个有情郎。家缘虽足备，不幸落平康。送旧与迎新，怎当？空教奴消减容光。在这星前月下，深深拜告，早早还乡。

〔忆花儿〕珠泪滴，雨泪滴，爹娘打骂是怎的？自恨我生前作何罪，致使今朝遭遇伊。嗟，勤劳一旦成虚费。

〔剑器令〕咱每论丰标，看过了多多少少，这玉容都强别个，果然一见魂消。

〔金风曲〕花衢柳陌，恨他去胡沾惹。秦楼谢馆，恨他去闲游冶。独立在帘儿下，教我眼巴巴。只见风透窗纱，月上荼蘼架。朝朝等待他，朝朝等待他。日日盼望他，望不见如何价。

二、《刘文龙菱花记》 我疑心此戏即《分镜记》，曲中有云，



“解元莫忘奴表记时，”大约这表记就是妻子所送的菱花镜了。惟无确据，姑且使它们仍各自独立。残文存五曲，前四曲叙刘文龙别父母妻子，上京赶考，最后一曲叙刘文龙赴考后，他的妻子的忆念：

妻〔两蝴蝶〕爹爹赠与你金共珠，妈妈与你布袴儿，急急往长安去。

做官时，阿娘也惭愧！愿得状元郎及第归，解元莫忘奴表记时。

父〔赛红娘〕我儿离家去，求显迹，爹爹赠与盘缠费，金共珠。去时休得恋歌妓，忘故里。

刘 文龙焉敢恋歌妓，忘故里。

〔元卜算〕文龙拜别登歧，爹妈休得过虑。孝顺公婆老，成名天下知，焉敢顿忘伊。

〔桃红菊〕往长安三千里路余，免不得登山涉水。望神京杳如天际，唱名了即时寄书。

妻〔杜韦娘〕终朝没情绪，眉黛尽敛愁如织。怕楚馆秦楼迷恋在，尚未有归来消息。忆当初风帐鸾帏，漫得三宵，怎得轻离拆。一番思，泪眼但搵透蛟绡数尺。

从上面父亲的叮嘱，“休得恋歌妓”和妻的揣测，“怕秦楼楚馆迷恋在”这两句看来，或许刘文龙后来竟有恋妓之事亦未可知；然则此戏该是《张协》、《王魁》和《赵贞女》的同类了。

三、《唐伯亨八不知音》 存残文四曲。据《曲录》云，此戏非《犀合记》。按，《犀合》一名，见郁蓝生《曲品》，仅云“古人传奇”，未言何人所作。从残文里，略可看出一段旅邸惊艳的情节，似均为唐伯亨所唱。惟《金娥神曲》中有“纤手”一语，似专用于女子；惟女子乘马，古又少见，姑志此以存疑。残文如下：

〔金娥神曲〕黯淡天昏欲暮，呵纤手鞦马长途。回思旧日，马上不记扶，谁识在旅邸，有许多辛苦。

〔步步娇〕为半纸功名把青春误，好景成孤负，携琴往帝都。只见几朵红梅，半拆微露。不见老林逋，惟有清香吐。

〔雁过声〕赤帝当权耀太虚，半点南来薰风意。任吞冰嚼雪成何济？扇频挥汗如珠，空持损玉骨冰肌。我移身傍翠微，使儿童撼竹求风至，烦暑也得释片时。

〔风淘沙〕闲倚雕阑日渐西，看鸳鸯戏涟漪。不觉夜凉生衣袂，见萍开月破水。金波影转，翠荷丛里。脸笼霞逞妖娆，并头莲蒂。芳心可惜不解语，为谁人怎凝伫。

四、《朱文太平钱》 存残文四曲。明人有《太平钱》，咏张果老婆少女事，与此无关。此戏《永乐大典》题作《朱文鬼赠太平钱》，散曲《南吕宫》《黄钟赚》亦云：“昔有朱文，太平钱鬼为缔姻。”下面四曲，第一曲是朱文初遇女鬼时咏所见，第二曲是女鬼拿太平钱来赠给朱文，第三曲似是朱文从鬼境出，故觉“青山皆非旧”，第四曲则是普通的叹世曲，似亦朱文所唱：

〔梧桐树〕飘残柳树锦，落尽梨花片。巧手天工，剪破银河练。餐毡劲节人争羡，咏絮高才思欲仙。压倒寒枝，拂拂清香远，逍遥宛在琼宫殿。（按此为明人作）

〔杵歌〕绣筐儿绣牡丹，是奴亲针线。平日珍藏，十分爱怜。逢君后，更无物表奴心坚。中间有一百个太平钱，一齐都赠贤。

〔小措大〕草枯野旷，古城黯黯云浮。曲径浅堤，回绕寒流。顷刻里，望青山皆非旧。冲寒杖取樽酒。短筇杖，携来还退后。筋力休，自揣浮生如浪沤。棹山阴偶来访戴，休教跨鹤扬州。

〔棹歌望乡〕矮茅檐不碍蟾辉，短簾亘倩将云砌。度朔昏不寒不饥，少

风波无愁无虑。笑杀那恁高官·闹金穴，恃雄威。有日里江心船漏难回避。千年调，或逝水，须覩破排场戏。(此二曲钱南扬本未收，甚是，因此乃明人之《太平钱》也。)

五、《裴少俊墙头马上》 存残文三曲。元曲亦有此剧，为白仁甫作。从下面三曲的情节看来，似较杂剧为繁琐；因为第三曲有途中的描写，而杂剧则无之：

〔水仙子〕两步入，名园里，这心事与谁同语？长记去年今日，病恹恹的，休对百紫千红破蕊。

〔换头〕举目忽睹墙阴里，满枝头上，青青梅子垂。群芳内，独占得先结果，偏我未谐连理。

〔红衫儿〕独步房栊。人只影先自孤凄。奈眼前斗合，这般事际。报道君往坟头，割舍去离。教我听得这消息，心下千愁顿积。

〔淘金令〕恩情到头，我也不由己；因缘契合，我也不由己。离了家乡，共谐连理。怎料鞋弓袜小，步细行迟，香罗暗拭珠泪垂。如今去也，万径千歧。未卜何时，到得家里！

以上三曲均为女主角所唱。

六、《崔护》 存残文四曲。也许这戏很短吧？现在的四曲都是觅水这一节的事情。唐孟棨《本事诗》中也有崔护故事。兹将这四曲按照先后排列如下：

女 〔海棠赚〕听得娘行，叫奴家有何事？问因依。这个官人是谁氏，我娘行，缘何的都在门儿？

母 只为这官人，洒渴扣门觅水。听我叮咛，新吸凉浆请些个。

女 谨领娘旨，谨领娘旨。

崔 〔海棠赚〕君家款曲行轩，且从容耐烦取。

女 藕相逢，便肯留心恁如是，莫嫌迟。清泉水满泛金杯。亲劝取官

人，略略表奴真意。

崔 足见相怜，自愧劳烦甚无谓。澆儿收去，盞儿收去。

〔川豆叶〕果然是春醒顷刻都退。荷亲劝凉浆，多少恩意。君子之交，正当恁的。

女 凉水大都一杯，算将来何足挂齿？

崔 是则是物轻人意美。

〔沉醉海棠〕谢得我娘行赐水，心儿里万千欢喜。

女 相如病想已都除，意不诚望君休罪。

崔 真奇美，便做玉液琼浆，也只如是。

此戏是说崔护先见女母，后来才见女，故女云：“听得娘行，叫奴家有何事？问因依。这个官人是谁氏，我娘行，缘何的都在门儿。”此与《本事诗》不同。《本事诗》云：“博陵崔护，姿质甚美。而孤洁寡合，举进士下第。清明日独游都城南，得居人庄。一亩之宫，而花木丛萃，寂若无人。扣门久之，有女子自门隙窥之，问曰：‘谁耶？’以姓字对，曰：‘寻春独行，酒渴求饮。’女入以杯水至。”《南九宫谱》另有《觅水记》，则与《本事诗》同，与《崔护传奇》异，因为残文一曲也说的是崔护直接与该女相遇，其间并无母亲的呼唤与叮嘱；“〔养花天〕(崔)赏芳菲，为酒渴无聊，故来觅水。值庄门闭，弹指更弹指。(女)正拈针线深闺里，谁击朱扉？待开取，未审何人到此。”这个故事成为后来戏剧的极好题材，如《人面桃花》、《题门记》、《登楼记》、《桃花记》等均。元人杂剧也有白仁甫和尚仲贤的《崔护谒浆》。其重心则在于崔护二度访女所作的七绝一首：“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只今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数日，崔护又去寻访，闻其中有哭声，有老父出，告以其女因见诗而病，绝

食数日而死。崔护入，举尸哭而祝曰：“某在斯，某在斯。”于是该女复活，团圆大吉。

## 八 仅存两曲的元代戏文

《南九宫谱》和《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里有些戏文，仅存两曲。见于著录者凡六种：其中著录于《南词叙录》者五种，即《司马相如题桥记》、《孟姜女送寒衣》、《薛云卿鬼做媒》、《张资筠鸯灯》以及《生死夫妻》；著录于《永乐大典》者一种，即《郑孔目风雪酷寒亭》。今一一抄在下面：

一、《司马相如题桥记》 这故事似为戏剧所独有，《汉书》中并无“题桥”的传说。惟残文所云，也只是听琴私奔而已：

卓 [木兰花]叹嫖眉绣阁间，听琴声韵美，徐步回廊。蓦然牵惹情意起，特来扣户，皓月东墙。

司 [换头]阿桃灯把琴自理，试弹弦弄曲，一操《求凰》。前缘分福得会面，天教配偶，美女才郎。

[三台令]抚琴韵切能牵惹，听琴声使娘行动情。

卓 歌曲偷身步月行，遂扣向书斋求讯。与君结取鸾凤偕，亦至诚同坐同行，愿永谐百岁琴瑟，似同心共结并根。

“听琴声使娘行动情”似是第三者的口吻，难道这竟是南曲的诸宫调么？元关汉卿、屈子敬及无名氏均有这故事的杂剧。

二、《孟姜女送寒衣》 金院本打略拴搐类有《孟姜女》一本，见《辘耕录》，元郑廷玉有杂剧《孟姜女送寒衣》一本，见《录鬼簿》；佚文均无存者。戏文所存佚文如下：

[朝歌令]咱每本是簪缨裔，官差来北苦寒地，僑身挂荷衣，送随队里。

河堤运泥，筑城万里。大家努力，唱个〔划锹令〕儿。

〔乌夜啼〕懊恨孤贫命！图一子晚景温存。可怜不遂平生愿，到如今母子两离分。

第一曲为筑城者所合唱，第二曲为范喜良之母所唱。第二曲既收于大石慢词，又收于南吕慢词。据钱南扬《南曲谱及民众艺术中之孟姜女》说：“本来慢词性质与引子相同，填词者皆可不据宫调，随意用之，惟作谱者不能不分别门类耳。”同人的《南曲谱一词两见之理由》云：“《南曲谱》一词两见，顷又得一例。《黄孝子传奇仙吕近词》与《南吕近词》同引《赚》‘高义惟仁…’一词是也。总观《南曲谱》一词两见，只有此与前《孟姜女传奇》之《乌夜啼》二曲耳。又此两见于仙吕，南吕二宫，与前两见于南吕宫、大石宫，宫调虽异，然此三者，以笛色论，同属小宫调或尺调，故可通借。此亦一词两见之一理由也。”

三、《薛云卿鬼做媒》 佚文两曲是问答对白体，一个是张文桂，另一个不知是否做媒的薛云卿。姑以“生”字代张文桂，“外”字代张文桂所请求的布施者：

生 〔得胜序〕听文桂拜启。住西京城市里，要游赏东京景致。文桂使办些金珠，行李囊篋已备。

外 一身为何褴褛？

生 将近帝里，被强人拦住，尽皆劫去，以此飘蓬在旅邸。忽遇风雪乱起，闻贵地行布施，特来告求周济。时乖运蹇，到此吃尽禁持。

外 你家中祖父，原是姓甚名谁？

生 〔前腔〕积代姓张氏，念家父生居帝里，开米市名满街市，是大桶员外孩儿。

外 方知仔细。英俊甚般年纪？

生 卑人贱齿，二十一岁。

外 少年之辈，骨格精神更美，那更言谈可喜。留在此作区处，周全此身容易。

生 深深拜跪，是父母今生重遇；衔环结草，报答何时！

从曲文看来，“外”问“生”问得这样详细，甚至问到他的祖父；或许“外”竟是“生”的祖父之友吧？而他也许已经死了，他的孙女尚存，说不定他就是薛云卿，把他的孙女嫁给张文桂的。

#### 四、《张资鸳鸯灯》 佚文云：

〔春色满皇州〕告郎略听启。想前生，采线双双曾系。今世里，依旧共谐于飞。几年家路阻桃蹊，谁想道僧房重会！因缘到此，天为比翼，地效连理。

〔玩仙灯〕元夕风光，看车马往来相拥。御街前笙歌韵雅。见这逐鼓咳来，尽般般呈罢。欲赏花灯，想乾明相将近也！

第一曲里的“郎”当是张资，第二曲“赏花灯”其中大约有鸳鸯灯。

#### 五、《生死夫妻》 佚文如下：

〔船入荷花莲〕风物依然传荆楚，汨罗事至今遗俗。随赴花衢，遂登华宇，同乐醉乡深处。

〔换头〕闻得贤兄相招取，庆重午共成欢聚。巧梳妆，步金莲，来到画堂深处。

〔双金令〕山门奇迹，也出不得已；乞食奉亲，也出不得已。斋粮化几盂，济他寒与饥。想着投岩，拚死节义。幸然当日神助，救拔自己。爹娘舅姑得所归。蝴蝶每单飞，鸳鸯君独栖。死便为期，心不成灰，荒村冷落无怨悔。

#### 六、《郑孔目风雪酷寒亭》 元杨显之也有同名的杂剧，略



云，郑孔目救了杀人犯宋彬。又值萧娥乞告从良，他便住在她的家里。萧娥与郑孔目同归，气死了妻子。萧娥便做了继室。孔目去后，萧娥有了奸夫，并虐待前妻二孩。孔目闻知此事，急速赶回。《集莺花》似即此时所唱：

闲花野草列画屏，映泼黛山青，负薪樵父回山径。愁怀转增，旅情倍增，子规声里添归兴。路上看花并有酒，一程并作两程行。

孔目杀了萧娥，被刺配沙门岛，后为宋彬所救。《琐窗寒》不知为何时所唱：

前回入马欢娱，效鹣鹣谐比目，一双两好，世间真无。鸳帏绣阁，不离一步，谁知有这般情苦：此行须是早回归，共乐百岁夫妇。

此外，《南九宫谱》里仅存两曲的戏文，而《南词叙录》、《永乐大典》等书中均不见著录者，凡四种，不知是否元代戏文。谨抄录如下：

一、《风流合》 按《南音三籁·戏曲》上，页廿，亦录此，作《风流合三十》。余颇疑此即《风流王焕贺怜怜》，因王焕乳名“三十哥”（或排行）也。

〔正宫·白练序〕花磨月恨，每日偿他债未尽，直教我相思为伊成病。

愁凝两翠颦，空有韩香满绣裯。人何在，罗帏里怎捱得这般孤另？

〔前腔·换头〕银瓶已堕井，钗股断金。也无心对爇消兽炉香烬，窥人月自明。奈一夜相思一夜深。他还记，佳期每约在夜阑人静。

〔捣白练〕风似分，难重整，对良宵冷落怎禁。况这般深院，这般秋暮，甚般情兴！

## 二、《盗红绡》

〔长生道引〕“风光”最“美”，“画堂”内逢“多丽”。无计“诉衷情”，漫“惜分飞”。两“意难忘”情如醉。“花心动”也，共“效于飞”，共伊同跨“彩鸾归”。

〔山麻稽〕朱门半掩。正夏日淡威，南薰庭院。艾虎神符，向朱门高悬。瞥见，画帘如语，呢喃双双飞燕。海榴如火，锦葵倾日，高柳鸣蝉。

〔前腔·换头第二〕堪恋，景物宛然。尽彩丝百索，合欢交缠，聒耳笙簧，听鼙鼓喧天，闾闾。锦标高揭，两两龙舟如箭。果然一见，素涛拍岸，雪浪翻天。

〔前腔·换头第三〕听言，艾叶垂乌云髻，钗插神符，映绿鬓云鬟。照水芙蓉，似红妆三千，依然。画堂深处，安排筵宴。美人雪藕，翠眉度曲，沈醉花前。

### 三、《燕子楼》

〔渔家灯〕奈何未得著边际，中途里簪折瓶沈，缘慳分亏。坐里行里没情绪，见时难别时却容易。只得办坚心守己，补前愿如何敢负亏？

〔宫娥泣〕记年时，欢笑相逢在花径里。醉春风携手，一步也不厮离。晚夕归，前后拥花篮闹竿儿，花轿儿。奴奴阵马相随。海棠院宇，更低声问燕子归来未。两情真个美满，相看过似捧壁擎珠。自来举止孜孜地，那更好模好样，一捻儿腰肢。这风流全在娇波转，顾盼海济儿，教人怎不拚死在花枝里，朝云暮雨。正是落花有意随流水，两情真个美满，相看过似捧壁擎珠。

### 四、《复落倡》

〔二犯二郎神〕朱颜去了不再还，怕雪鬓霜鬓。这个门庭难自拣，陷此身重为花旦。早知道如今遭患难，悔当初行程太晚。漫凝盼，空自对月临风，短吁长叹！

〔莺啼序〕云羞雨淫缘分悻，恨历尽艰难，这门庭那得安闲，到头总有包弹。从古道烟花聚散，谁愿把家私积趲。凝泪眼，日夜长吁短叹！

以上四种，《盗红绡》当然是源于唐人传奇。《燕子楼》另有元侯克中杂剧《关盼盼春风燕子楼》。《复落倡》另有明朱有炖杂剧《宣平巷刘金儿复落倡》。

## 九 仅存一曲的元代戏文

见于《南词叙录》，仅有佚文一曲存于《南九宫谱》者，约如下列：

### 一、《朱买臣休妻记》

〔木丫牙〕步入寒林数里，岚阴杳霭，苍屏翠碧，森森见古木云齐。听触石潺潺响涧水，只见辞柯风惨悽，遥望那归鸦接翅飞。一树孤松，正伤情绪。听鹤唳声声猿又啼。

### 二、《赵普进梅谏》

〔蛮牌令〕得遇艳阳时；妆点在鬓云垂。一从春去了，寂寞在疏篱。空长得冰肌素姿，何时到金屋鸳帏？雕阑畔，曲槛西。漫嗟繁杏，空傲茶麝。

### 三、《诈妮子莺燕争春》

〔金络索〕春来丽日长，渐觉和风荡。犹记临行，烂漫桃花放。倏忽柳絮飞，过炎光，金井梧飘渐积凉。相将半载分离去，恁地音信全无纸半张。伤情处，啾啾唧唧雁儿过南厢。听一声声叫得凄凉，愁锁在眉尖上。

### 四、《林招得三负心》

〔金犯令〕一心告天，愿我无疾患；一心告神，愿我无灾障。暗想花阴，遇着才郎，为他身贫家窘，赠与资装。谁知到今成祸殃。虔诚拜三光，

虔诚祝上苍。表我真心，诉我衷肠，瞻星望月一炷香。

### 五、《冤家债主》

〔石榴花〕朔风凛凛，旅馆有谁亲？不如暂回乡故守清贫。问天何故困儒人。奈衣单食缺，有口耻难陈。想先贤也曾受苦辛，料儒冠岂误咱英俊！男儿汉，气冲霄，志凌云，只知忧道不忧贫。

### 六、《宝妆亭》

〔沙雁拣南枝〕想当初共佳期，似鸾交效于飞。当初对酒同宴逸，观花玩月成欢会。乐极果然生悲忆，愁似织，还自释。泪揩干，又偷滴。

### 七、《刘孝女金钗记》

〔玉团花〕我心中惨凄，不由人珠泪垂。寻思使我无依倚，我便孤身匹配。父亲和妹妹，几时得见你？除非是再生重会日，此事非容易。

见于散曲《刷子序集古传奇名》的也有两种是在《南九宫谱》里存有只曲的：

### 八、《韩寿》

〔大斋郎〕试官来，选场开，三年大比用英才。有钱教你为官宦，无钱依旧守书斋。（姚华《蕙猗室曲话》以此与《王焕》、《王魁》、《陈巡检》并列，似认此为宋人所作。）

### 九、《李勉》

〔渔家傲〕卑人在馆下多年恩爱深。自从那日游春，逢着那人，共他离了家乡去，做扑花行径。在闽州同作家筵，受千苦万辛。与卑人生两个孩儿，看看长成，教他别取个头条嫁个人。

此外，不见引证，仅有残曲一支存于《南九宫谱》者，还有以下八种。不知是否元代戏文，姑录于此：

一〇、《风月亭》

〔河传〕银河耿耿，亚朱扉半掩，更兰人静。红杏翠阑，行至梧桐金井，风淅淅，月团团，露华冷。

一一、《一夜闹》

〔桂枝香〕停杯注目。正秋高夜凝，寒气肃肃。虹散云收，雾敛远山鸣瀑。玉律西中回南吕，见征鸿数点相逐。好风时送，轻舟浪稳，片帆高矗。

一二、《吕星哥》

〔长生道引〕暑雨收晴，荷花初绽芳蕊。媚脸香肌，悄(俏)然如洗，似凌波步出仙侣。窈窕艳妆，轻盈绿盖，见鸳鸯戏涟漪，成双成对。莲歌偶然惊散起，双飞去又还飞至。不如对此花前，共吟佳句，玩赏归来庭院好得意。

一三、《同庚会》

〔红绣鞋〕宋玉为甚相知，相知，问他因甚伤悲，伤悲。可笑他，全不解秋意。虽然是，暮秋时，菊残犹有傲霜枝。

十四、《琼花女》

〔红绣鞋〕画堂罗列华筵，华筵。蓬菜阆苑仙眷，仙眷。风栖竹，麝衔花；松驾鹤，满亭轩。(合)一齐共乐同欢宴，一齐共乐同欢宴。

一五、《韩玉笋》

〔绣带儿〕东风扇花红锦绿，流莺对语如簧。游蜂粉蝶双飞，触目对景  
恹恹。〔醉太平〕堪伤，声声杜宇怨春忙，转教我闷怀难放。自从分散，  
在花前共谁浅斟低唱？（按这里实有两曲，应归入前节中。初版时误并  
为一曲，名为〔绣太平〕，亦误。）

#### 一六、《锦机亭》

〔霜蕉叶〕花笺写了，不见红媒到。独立花阴信杳，望阳台那堪路遥！

#### 一七、《琵琶怨》

〔黑蝶序〕习习东风，卖花声吹入，小小帘栊。被流莺唤起，绿窗幽梦。  
烟笼，萋萋芳草绿，苍苔衬乱红，锦机空。为这东君昨夜，横雨狂风，  
堪痛，蝶困莺慵。见衔泥燕子，戏绕华栋；看秋千采索，墙外低控。  
帘栊，日高花影重，鹃啼翠雾中。

在上引的八种里，《风月亭》与《清平山堂话本》里的《风月瑞  
仙亭》不知是否题材相同；杂剧中有明汤式的《风月瑞仙亭》，又  
有明杨景言的《风月海棠亭》。又《琵琶怨》亦有杂剧，《蓝采和》中  
曾题起过“张忠泽玉女琵琶怨”，想系指元庾天锡的《玉女琵琶  
怨》。

见于《永乐大典》戏文八（卷一三九七二）的，还有《金鼠银猫  
李宝》一种，《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亦载有残曲一支，惟仅前半；  
《南九宫谱》所载是全的，后有换头：

#### 一八、《李宝》

〔孝顺歌〕一闻道，办去程，愁肠九回百虑生。和伊在云屏，和伊在芳  
径，和伊共饮。恁忍一时，鸾凤分影？泪珠偷弹，春衫尽是啼痕！  
〔换头〕我今日去也，今日离此行！非是我忘恩，非是有别情，非敢负心，

要赴桃源，新除一任。怎别家乡，一心为着功名。

见于《南词叙录》，仅有佚文一曲存于《九宫大成南北宫词谱》者，有下列一种：

一九、《何推官错勘尸》

〔麻婆子〕太守我自为婚主，花红有也无；吏典你去为媒妁，喜筵不用铺。佳人才子两欢娱，百年偕老成夫妇。待等异日春雷动，看取化龙鱼。

据钮少雅考订《牡丹亭》，还引有《锦香囊》（按即“杨实锦香囊”），也是元代戏文，《南九宫谱》里也存有一曲：

二〇、《锦香囊》

〔湘浦云〕倍觉伤春，绕画阑十二独凭遍。红粉懒匀，乌云无心绾。蝶双双，舞翩翩，可煞奴偏教没方没便，良宵梦远。寸心千里，觉来肠断九转。无言，宝鸭无奈，万叠千缕愁如茧。蟾窗抱影，鸾衾独自一个和谁展？意恁恁，泪涟涟，待甚日重逢潘郎一面？相思病染，望穷湘浦，云烟春水隔断。

《雍熙乐府》有《香遍满闺思》一套，中有句云：“做一个香囊儿紧收，”此套不知是否《锦香囊》的佚文，姑志于此以存疑。